

陳曉林著

青青子衿

靜晁題



時報出版公司

時報書系 106





衿子青青

著／林曉陳

司公版出化文報時

⑩⑥系書報時

書時報

⑩⑥

青青子衿

陳曉林著

時報出版公司

陳曉林著

青青子衿

靜農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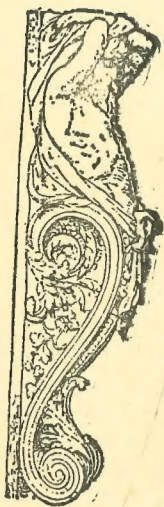
時報書系 ⑩⑥

時報出版公司

封面題字／臺靜農

封面設計攝影／楊熾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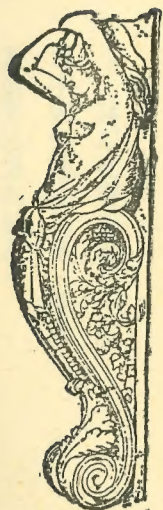


時報出版公司

時報書系 ①⑥

# 青青子衿

陳曉林著



瓊霞如赭水如牋，  
爲誰無盡寫江天？

——謹以此書獻給每一位  
爲中國的前途思考、探索  
乃至哭泣過的朋友。



目 錄

|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——自序 | 五  |
| 聞道飛車十萬程       | 一七 |
| 附錄：兩個故事（薛興國）  | 二三 |
| 蒼茫古木連窮巷       | 三三 |
| 一自美人和淚去       | 四一 |
| 河山終古是天涯       | 五一 |
| 高懷曠代盡知名       | 六五 |
| 江湖寥落爾安歸       | 七九 |
| 滄海橫流更有誰       | 九三 |
| 龍山極目煙塵滿       | 九九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長溝流月去無聲         | 一〇五 |
| 附錄：海外心聲（馬瑞雪）    | 一二三 |
| 俠氣崢嶸蓋九州         | 一二七 |
| 附錄：一將功成         | 一四七 |
| 敢有歌吟動地哀         | 一七九 |
| 不廢江河萬古流         | 二〇七 |
| 附錄：從西方的沒落談中國之未來 | 二三三 |
| 但爲君故 沉吟至今——後記   | 二四三 |



##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

### ——自序

圓融固然是智慧的高度浮現，掙扎却是生命的真實軌跡，不會經過一番掙扎、徬徨與沉吟的人生，也許是幸福的，然而却不真實。

很少人在小時候沒有讀過「三國演義」這本書，因此，曹孟德那經過小說家渲染與扭曲後的形象，在一般人心目中，總是映現著伶仃猙獰的暗影。然而，曹操並不是無辜的癩祭，真正在歷史的定論上，使這個飛揚跋扈的「治世之能臣，亂世之奸雄」，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，其實既不是羅貫中的生花妙筆，也不是平劇裏的奸臣臉譜，而是他自己悍然下達的求才令，所謂求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」一條，已徹底暴露了曹孟德那種兒戲天下英



才、蔑視人性尊嚴的野心，目空一切，惟力是視，所以明末大儒顧炎武在「日知錄」中，以嚴如斧鉞的春秋筆法批判他說：「夫以經術之治，節義之防，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不足；毀方敗常之俗，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」，當真是大義凜然，擲地有聲，曹阿瞞再有瞞天過海的本領、翻雲覆雨的手段，却也堵不住天下後世的悠悠衆口了。

然而歷史的實蹟與文學的成就之間，有時却顯現著出人意料의 抵觸與對蹠，例如，在文學的世界裏，曹操就比較可愛得多了，他那些蒼涼悲壯、沉雄鬱勃的詩篇，實在不愧是建安文學的冠冕，尤其是那首著名的四言古詩「短歌行」，直抒胸臆，脫口而出，灑落有致，回味無窮，不但隱隱然把一代梟雄那四顧蒼茫的心境，襯托得歷歷如在眼前，而且也於不自覺間，反映了宇宙的浩渺與人生的短促、塵世的歡愉與歷史的愴楚，深得遠古詩人口傳創作的旨要，所以連天才橫溢的曠代文豪蘇東坡，都會在「赤壁賦」中神馳意動，爲曹阿瞞的這首歌行低徊不已。

也許因爲從小看慣了現實的坎坷之下，那些佝僂的背脊、悲愁的皺紋、風霜的鬢髮，心裏總覺得那些叱咤風雲躊躇滿志的奸雄，只是另一個世界裏的魅影，與眼前的人間世界了不相干；總覺得他們天生就與鄉野民間淳樸敦厚的人們，站在截然相反的對立地位，於是，在內心深處，個人從來就無法喜歡曹孟德這種不可一世的歷史人物，但不知怎的，對他那種瀟灑

賦詩擊楫高吟的「短歌行」，却是自幼即印象鮮明，念念不忘。尤其是這兩句：

「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；

但爲君故，沉吟至今。」

對於這種莫名其妙的欣賞與感動，當時似乎百思不得其解，後來研詰之下，發現這短短的十六個字，極能表達出一部份生命的掙扎與執著、一部份浪漫的疏狂與矜持。而這種欲說還休的掙扎與矜持中，並沒有詭譎險夷的權術氣息，反倒深具真實的、甚至軟弱的人性色彩，與一般平凡而單純的人們年輕時的生活情調，頗有不謀而合的地方，至少，這十六個字能令人一逕回想起嫩綠的青春、顫抖的心靈、少豪的意氣、幽秘的遐思等等，與年輕生命的脈動有關的事象，而年輕，無論如何，總是可喜的。

x

x

x

浪漫者的故事幾乎全都一樣。「早歲哪知世事艱？中原北望氣如山」，曾經，在古漆斑駁的紅樓殘陽下，在春風駘蕩的杜鵑花影裏，就有過一批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，鎮日間聚集在一起，爲一些嚴肅的論題或抽象的概念，爭辯得面紅耳赤，炫弄著一知半解的「學問」



，談够了那些不著邊際的理性與信仰、存有與空無之類唬人的大名詞之後，也會開始慷慨激昂地痛論民族的苦難、中國的滄桑，於是在早熟的激情中，月旦人物，臧否文章，仰天長嘯，攘臂高歌，一付煞有介事的樣子，然後，虛榮滿足了，激情平復了，踏著微暈的月色歸去，胸中猶自鼓盪著一種自以為高貴的情操，彷彿自己對理想、人生、文學、藝術都充滿了狂熱的憧憬與欲求。那時候，沒有什麼人甘心在煩瑣的現實世界裏銷磨一生，大家心目中嚮往的典型，若不是羅素那種畢生探索學術真理的生涯，就必是史懷哲那種獻身叢林服務人羣的志業，認為唯有如此，才是為「多難的中國」效命的途徑，才具有「知識份子的使命感」。從沒有一個人會想到：自己生存的現實憑據究竟在那裏。彷彿生活的壓力、環境的驅迫、外在的推移，永遠都不曾存在過似的，存在的只有那個人的灼灼雄心與騰騰壯志。

猛回首，好幾個年頭飄過去了，校園裏的酣夢倏然醒了。略一點數，當時那一批痛飲狂歌雄姿英發的少年，爲了爭取最低限度的生存權利，不旋踵間就已蓬飄星散，天各一方。什麼羅素、史懷哲，也早就當作少年時代的靴子，不經意間就拋到了九霄雲外。遺落在塵埃裏的，只有一份尙稱鮮明的記憶，然而也在日漸逝褪之中。

據說人類的樂園，是早在神話時代即已失落的了，而一部人類文明進展史，就代表了人類重新找尋那「失樂園」的努力；可是，在個人這些年的體悟裏，却逐漸發現到，其實每一

個人都曾有過他自己的樂園，那是在朦朧遙遠的早年，在漫無心機的歲月，對世界的一切，都充滿了掩抑不住的好奇與善意，這樣未經污染的心境，正不啻是樂園的化身，而一旦我們已經驚覺到應該去捕尋當時的歡樂時，樂園就永遠失落了，自我心靈中失落了。而嗣後一切的追贖與攀援，都適足以使那個一度確曾存在的樂園，隱退得越來越模糊、越來越虛幻，終至完全消失了踪影。「人生識字憂患始」，寫這句子的古人似早已看出了箇中的玄機，然而天性執拗的人們，却偏生要自以為是地死死去追求心智的成長、探究知識的奧秘、理解時代的真相，然後才在重重憂患之中，沉靜地體驗苦澀的人生况味。在殘酷的人世升沉之中，樂園的記憶，也許反成爲一種冗贅的包袱。所以眼明手快奔赴向前的人們，並不需要珍惜這份記憶，也許，樂園就因爲這樣，才離人們而去了，然而人類的歷史，却也正是這樣一步一步掙扎下來的。在這掙扎的歷程中，一羣天真的浪漫者，爲了能够立足於現實的工商社會，不得不抖落一份純真的幻想，和滿天星斗的浪漫時代揮手作別，毋寧也是極其正常的事，絲毫不足爲奇。

x

x

x

無論就羣體而言、抑或就個體而言，人類都像是經常搖擺在兩個極端之間的生物。當承平日久萬里無雲的時候，自然有從容的餘裕做到「執兩用中」的要求，爲自己取得適度美妙



的和諧。可是當外在的境況或內心的理念，經常發生急劇的變動時，自一個極端過渡到另一個極端，却往往只是順理成章的舉止。在一個典型的現代工商社會中，人們所目擊而身歷的是酷烈的競爭、無情的考驗、飄泊的感受、挫折的創痕，現實生活的浪濤把大部份人捲入到一個陌生疏離的壇場之中，承受內外交迫的鞭撻。真實生活的閱歷，最容易助使人們成長，然而成長是需要付出代價的，別人付出的代價為何，我不得而知，就我看到自己朋友們的表現而言，却是放棄了飛揚跳脫的少年意氣，放棄了放言高論的縱橫健筆，也放棄了當年對亦儒亦俠的古之「天下士」的憧憬，開始平凡而紮實地營求更具體的目標。惟有在朋友們偶然通信時，才可以在那些充滿諧謔或自嘲的句子中，看出一絲早年衡文論藝的影子，但也只如寒潭迴影而已，沒有若何的光熱可言了。

半個世紀之前，傅雷在譯完羅曼羅蘭的「貝多芬傳」之後，寫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，他說：「唯有真實的苦難，才能驅除羅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難；唯有看到克服苦難的壯烈的悲劇，才能幫助我們擔受殘酷的命運。」這幾句話曾經在我心中印下不滅的刻痕，然而，工商社會却是一個極奇怪的社會，它並沒有甚麼明顯可見的「真實的苦難」或「壯烈的悲劇」，而它之能够驅除一個人的「羅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難」，却是無可否認的事實。生活在工商社會中的人們，在某一方面而言，是需要相當冷漠無情的，因為他們必須迎向種種逼人而來的現

實驅迫，再沒有任何多餘的閒情逸致，可以去瞻前顧後，撫今追昔，所以他們對於什麼浪漫、幻想、苦難、悲劇之類的事象，似乎早已具有了免疫的能力。這種「壯士斷臂」式的決絕，固然使現代人更易於適存在工商社會的冷酷角逐裏，然而却也造成了一種意想不到的惡果，那就是：現代人似乎與歷史的承傳、與自然的紐帶、與心靈的脈動逐漸脫節了，只剩下一個個孤獨飄泊的形象，在無邊無涯的生活之海中載浮載沉。所謂「不連續的時代」，固然是指科技的突破一日千里、觀念的變異與時推移而言，然而它拋落在每一個人身上的投影，却更襯出了人們內在的空虛與焦慮。西方最後一位浪漫英雄唐吉訶德，尚有一個龐大的風車，作為他幻想中挑戰的對象，而頭腦明晰、眼光銳利的現代人，却連向風車挑戰的傻勁（或勇氣）都失去了。

在這樣一個生命力貧乏、目的感模糊的工商社會裏，我們還能够表現出什麼「真實的苦難」或「壯烈的悲劇」呢？

x

x

x

經過這些年的生存掙扎與現實煎熬，和朋友們一樣，我對很多以往堅持的信念或理想，都已淡然置之、不再繫懷了，少年歌酒，當時蹤跡，跌宕歌詞，縱橫書卷，距離我們當前的心境，都已太遙遠了，我們還能要求什麼忘形的歡樂、或交會的光亮呢？這些年來，朋友們



出國的出國，經商的經商，「同學少年多不賤，五陵裘馬自輕肥」，仔細想來，現代工商社會對於這些布衣青衿、一無憑藉的學生浪子，實在也沒有任何虧欠了。

然而，像自動去負上軛圈的犢牛一樣，有一種關心、有一份熱愛、有一抹愴楚，是這些布衣青衿的學生浪子，永遠擺脫不了的，永遠甘心承荷的，那就是他們對苦難的中國所具有的刻骨銘心的感情。無論他們在國內還是國外，無論他們是得意還是失意，自學生時代初具心智能力起，中國的一切，就已成爲他們靈魂深處無時或忘的事象。經過這些年歲月的洗煉，含淚的浪漫激情固然早已褪盡，中國的苦難形象却更清晰地浮現在每一個人的心頭。令我感動的是，每一次收到這些朋友的信，都會再一次感受到這種對中國的關懷和熱愛。有一位朋友曾寫道：

「中國，一直是我惟一的愛。」

「舊雨慇懃懷昔日，夢魂彷彿在平生」，看到那麼多遠適異域浪跡天涯的朋友，在現實的坎坷之中猶自念念不忘於中國的苦難，有的時候也不免激起我自己的一些惶恐、一絲慚愧。兩三年來，我一直想寫出一系列環繞著中國民族與中國文化的文字，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出

發，刻畫中國的苦難與偉大、擁抱中國的土地與人民、探索中國的命運與方向，一方面爲從前那段布衣青衿的學生時代作一總結，另一方面也爲許多棄文從商的朋友，一了心頭的素願。私心期待的，是這些文字能符合當時朋友們的水準，表現出所謂：「英雄割據雖已矣，文采風流今尚存」的意味。然而現實的蹉跎與心境的蒼涼，使我一再遷延推諉，不會真正著手寫去。而如今知性訓練方面的進展，也使我對感性的表達一時視爲畏途了。

一度，爲了探尋中國近代災難的線索，我曾經迫使自己重看了一些中國近代的史料。在翻查的過程中，却發現了許多踽踽獨行的歷史人物，在「五四運動」如火如荼的氛圍之外，孤懷獨往，深心悲願，默默地在書劍飄零的時代，作薪盡火傳的努力，爲民族的運命而掙扎奮鬥。這些人物使我深深感動，他們璀璨的才華、卓絕的學養、堅毅的抱負、晶瑩的人格，在歷史的濃霧裏，迸放著萬丈的光焰。然而，在功利主義勃興的現代工商社會中，他們却是不受歡迎的過時人物，他們的聲名逐漸煙沒、事跡逐漸模糊，除了專業的史學家之外，已很少有人肯於討論到他們的代表意義了，這是我一直以爲憾的事，我一直想以自己微薄的力量，爲中國近代史上一些壁立萬仞的寂寞人物作一素描，讓更多新生一代的中國子民，能够緬懷到他們的風采和典範。「雖不能至，心嚮往之」，也算表示一個生活在現代中國，「風塵碌碌，一事無成」的年輕人，對他們無限的景仰與追慕之意。



然而無論是寫中國近代史的苦難、或是寫中國獨行人物的素描，每一落筆，都不免感慨萬端，句不成章。心中明明有千言萬語，欲待順流奔湧而出，事到臨頭却又擱筆長歎，到這時回想起曹孟德「短歌行」中的：「但爲君故，沉吟至今」，不覺深有所感。也許，中國是我們全部感情的中心點、全部思想的輻合處，面對著苦難的中國，顫抖的心靈既灼痛、又熨貼，反而啞啞不能言了。王國維先生說得好：「詩人對於宇宙人生，入乎其內，又須出乎其外。入乎其內，故能寫之，出乎其外，故能觀之。」而對於中國，我們永遠是只能「入乎其內」、無法「出乎其外」的。我們也不想「出乎其外」。

x

x

x

無論幸運抑或不幸，中國的苦難，是每一個中國的子民定需要負荷的重擔。近代中國一整幅淒苦挫折的悲劇歷程，迴映在每一個華裔子民的心頭，都是同樣的鮮明和浮凸。雖然，作爲生活在歷史高潮之後的人們，我們距離中國近代史上那些心智啓蒙的運動、救亡圖存的奮鬥、慷慨悲歌的行徑、四野浴血的掙扎，已經相當的遙遠，我們只能在想像中描摹這些悲壯的圖像；然而中國的滄桑、中國的顛沛、中國的憂患、中國的瘡痕，却是我們歷歷可睹觸目可見的景象。在中國的悲劇落幕之前，我們很難想像，有哪個曾經在中國的河山大地上生長過的華裔子民，能够在內心深處，找回他失去的樂園？「一照若耶溪畔月，始知楊柳

隔天涯」，在整個民族如火如荼花果飄零的時代裏，我們一向所嚮往的那種「楊柳岸，曉風殘月」的寧謐優美的歲月或心境，是早就遠在天涯了；甚至，連楊柳所象徵的那種中國泥土的芬芳、中國情調的悠揚，都已逐漸黯然消沉，在功利思潮泛濫的現代工商社會中，失去了它原有的光澤。

然而我們並不悲觀，受苦的人本就沒有悲觀的權利，何況撫著中國歷史上斑斑累累的創痕細數過去，我們不能不承認，自遼古至於如今，中國本就是在無數的憂患與橫逆之中掙扎成長起來的，而默默承荷著中國的苦難的，本就是一代代純樸善良的中國先民們。他們爲中國盡過他們的力、流過他們的血、奉獻過他們的智慧或生命，所以中國壯闊的大地上、中國古樸的文化中，無時不在閃爍著先民們艱難締造永恆追尋的精神，所迴映出來的朦朧光華。作爲這樣一個飽經憂患的民族中的一份子，我們更何嘗能有悲觀的權利？

我們深深知道，中國現代所面臨的困境和危機，實在是深鉅繁複史無前例的；而文化轉型期所必有的痛苦和犧牲，尤其不是單純的樂觀或渴切的關注，可以紓解於萬一的。然而透過同情與諒解的眼光，來觀照中國民族的苦難、體驗中國民族的精神、溶入中國民族的脈動，却仍使我們對這個民族充滿了信心。而在此同時，我們也看到了海外與大陸的中華兒女，與我們一樣，在爲中國的前途、爲文化的方向而殫精竭慮，奔走呼號。尤其是大陸上的新生



一代，爲了扭轉苦難民族的歷史運命，已經發出了撼山震野的呼聲，天安門前的怒火，其象徵意義絲毫不下於博浪沙的驚天一擊，已爲一個新的時代揭開了序幕。在這個新的時代裏，我們有理由相信，劫後重生的中國民族，將會在熊熊烈火之中逐漸浮現出來；而蛻變後的中國文化，也終將在舉世矚目中振翼而飛，表現出它溥博沉雄的風姿，好似莊子筆下由鯁魚蛻變成的大鵬：

「……化而爲鳥，其名爲鵬，鵬之背，不知其幾千里也，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雲。」

而這一蛻變和重生的漫漫長途，却應是每一個關心和熱愛中國的純樸子民，以他們掙扎跋涉的腳印積累而成的，所以，透過這些掙扎的腳印，我們也正像在一歩一步邁向心底深處久已失落的樂園。

## 聞道飛車十萬程

這些年來，就社會上一般人的眼光看來，出國留學可算是一宗相當光耀的事體，父母常以「望子成龍」的心情，敦促子弟深造，親友多以「當如是也」的眼光，鼓勵子弟效法，而當事人本身，也往往覺得負笈遠行，前程萬里，海闊天空，一片光明。然而，對少數感受特別敏銳的心靈而言，出國與否，却是一項極其痛苦的抉擇，一項進退兩難的取捨。是留下來，以質樸的熱情、普通的學識，全心全意地擁抱這個社會，以期從基層著力加以改進呢？還是出洋去，追求更深一層的知識、更廣一重的視域，留待將來爲這個多難的民族效力？在目的上，雖然是殊途同歸的，可是在個人的心態上，這卻往往構成了一個價值判斷的問題，甚



至是如何安身立命的問題。

倒不是晚近流行的「留學生文學」中，渲洩了一部份海外遊子的委屈與辛酸，使得繼者心有戚戚焉。事實上，任誰都可以想像得出：出國深造的學子，絕非觀光旅遊的花花大少可比，在現實而忙碌的異邦社會中，他們因語言的隔膜、課業的繁重、打工的辛勞、種族的歧視，而受到的生活與心靈雙方面的壓力，的確是沉重不堪的，尤其，「錦壺催畫箭，玉珮天涯遠」，搖搖異地，孑然一身，人情的冷暖，世態的炎涼，迥非國內所能體驗，而去國懷鄉、羈旅思親，在寂寞的日子裏，尤其是一種「剪不斷，理還亂」的思緒，這些，都是人人可想而知的實情。也任誰都看得出來：一項「海外學人」的頭銜、一個外國博士的學位，背後蘊含的是多少的掙扎與奮鬥，多少的汗水與淚水。然而，這一切都還不是問題的核心，都還不足以構成相當的深度，因為，作為一個多難的國家的一份子，作為一個落後社會中的成員，所有的磨練與煎熬，本就是無可逃避的天職，每一個真正的中華兒女，都命定的要在艱難困苦之中，努力締造個人和民族的未來。

真正使出國的問題具有了嚴肅的意義，乃至悲劇的意味的，倒是，很多人焦思苦慮，反覆推敲：究竟如何才能動盪的時代裏，對自己的民族與社會，作最具體有效的貢獻？究竟如何把我們對這一塊「生於斯，長於斯，歌於斯，哭於斯」的土地的熱情，發揮到最大的極

限？——是出國深造，還是留鄉盡瘁？

猶憶在三年前的一個星月燦然的夜晚，在剛畢業不久，帶著一份依戀和懷舊的情緒，漫步走進校園的時候，青青校樹之旁，無意中聽到了一段動人肺腑的對話，顯然是兩位已經服役回來的學長，在討論有關去留的問題，那字字句句，迄今還深烙心版，歷歷可睹：——

「老楊，下星期你走，我不來送行了，你知道，我最怕那樣的場面；我只等著等你回來。」

「當然，咱們哥倆何必還來這套小兒女態？走，本來就沒有什麼可喜的，我早就準備好，好苦上幾年了，走，也沒有什麼可悲的，誰叫我們自己不爭氣呢？」

「如果在那邊太忙的話，也不必常寫信來，反正我們彼此心知，『淡如水』也罷！你放心，伯父母那裏，我一定盡力照料的。」

「老馮，說真的，我實在很佩服你決定留下來。」

「我更佩服你決定出去，反正，總得有人走，也總得有人留下來，兩條路子非得挑一條不可。」

「真的，還是前幾天講的那幾句老話：『不有行者，無以圖將來，不有留者，無以報國』」



家，……程嬰杵白，月照西鄉，吾與足下分任之」，只要大家都不負初衷就好。」

我當時聽了這一番話，真是如雷貫耳，一股說不出來的悲涼之感，充塞在胸臆間，「程嬰杵白，月照西鄉」，那是當年戊戌變法後清兵搜捕志士時，梁啟超與譚嗣同訣別的話啊！當時變法失敗，大禍臨頭，梁啟超本想勸譚嗣同一同東渡，譚嗣同却胸有成竹，認為「不有死者，無以報聖主」，堅持以「趙氏孤兒」中的公孫杵白自任，而勸梁啟超力負重任，徐圖將來，「遂相與一抱而別」。這「一抱」，當真是中國歷史上驚天動地的一幕悲劇，也是中國人必將永立於天壤間的一種保證，因為後來，譚嗣同慷慨就義，梁啟超奔走呼號，碧血丹心，黃鐘孤管，終竟激發了無數志士之氣，搖撼了清廷百年之基，使得後來的中山革命，得以獲臻順利的成功。如今，這一代的年輕人中，竟有人有如此深刻的思想，如此愛國的情操，對留學的問題，作如此深入的透視和悲壯的擔當，這確實證明了中華民族，委實不可輕侮，中國的下一代，已經在不知不覺中真正成熟了。尤其是，這話出於一個行將出國者的口中，可見他對留在國內的朋友的苦心，早已有透澈的了解，而留在國內的朋友，也絲毫不認為他出去是一種逃避，這種互相的溝通與諒解，期許與責勉，代表了一種何等坦蕩的襟懷！與

傳統的中國人，以天下為己任的氣魄，又是何等的肖似！從他們的口中，我彷彿已可以看到一個未來的中國，一個自立自強的中國的形貌，已在冉冉地升起。

從我後來的經驗裏，我發現具有類似思想的年輕人，實在不少。如果說：由於國家目前艱難的處境，與將來復興的需要，使一部份優秀的青年，不得不遠赴海外寄人籬下，這樣的事實，是一種悲劇的話，則從上面的出國者與留下者，對於留學問題所作如此明理而又悲壯的對話來看，這悲劇之後，却必會是一種匡復的契機。血濃於水的感情、民族文化的涵泳、現實苦難的考驗，如果能夠產生出這麼優秀的下一代，我們何愁中華民族沒有燦爛的明天？也許，百年來的中國歷史，的確太悲愴了一些，一連串的屈辱和挫敗、一連串的不平等條約、一連串的陰謀和迫害、戰爭和流浪，使我們有時不免陷入絕望，但是，煉獄是必通過的，苦難是必須承負的，在烈火的焚燃之中，更顯得重生後的火鳳凰，光彩耀目，難能可貴！而程嬰與公孫杵白的故事，譚嗣同與梁啟超的事蹟，也一致顯示了：在悲慘的歲月中，其實已經埋下了復國的種籽，苦心謀國的遠見、忍辱負重的行徑，終究會帶來一番國族的新氣象，誰說中國沒有悲劇？中國只是以一種深沉的摯情，把悲劇提升到一種更高的境界罷了。

這些年來，那天所聽到的校園夜話的句子，一直迴響在心頭，那種沉著的自信與宏闊的識見，真如暮鼓晨鐘，發人深省。所以，雖然在不久之前，留學的季节裏，平時交好莫逆的



老友中，也頗有幾位負笈遠行，而惜別筵間，飛機場畔，離情別緒是免不了的，可是，大家的心目中，已不盡是「此地一爲別，孤蓬萬里征」式的蕭瑟之感了，而還帶有一種任重道遠、彼此互期的會心之感。因爲大家都深知：感情儘管難分難捨，目的終究殊途同歸。當然，那些肝膽相照、縱酒高歌的快意日子是已經過去了，從此，大家天各一涯，孤獨奮鬥，還不知哪年哪月，才能如願共聚一堂，重拾當年天真的歡樂？所以，仍有人忍不住流下那些真情的眼淚。然而，有了彼此的默契之後，這些眼淚，也許正可以視作是一種自我清滌的洗禮、一種互道珍重的叮嚀、和一種不負初衷的盟誓。而一絲蕭瑟落漠的情緒，也許正可以留作驅迫自己好生努力，以期早日故友重逢的原動力。

「碧雲天，黃花地，西風緊，北雁南飛，曉來誰染霜林醉？總是離人淚！」無疑，忍受煎熬越過考驗的信念，我們是有的，可是，在這深秋蒼茫的時節，在火鳳凰躍然重生之前，我們還得洒下多少中華兒女的離人淚呢？

（六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「人間」副刊）

## 附錄：兩個故事

薛興國

感時花濺淚

恨別鳥驚心

（杜甫：春望）

### 一之1

鴉片戰爭的砲火打開了中國的門戶。

英法聯軍北上，「萬邦來儀」變成「萬砲來朝」。

曾國藩拆閱李鴻章的信：「西洋炸砲……戰守工具，天下無敵……實非中國人所能及」。

李鴻章負手而立，雙眼注視着牆上的一幅書法。龍飛鳳舞般的七個大字：「師夷長技以」。



制裏」。

軍械所、西洋砲局、製造局、船廠、機器局、譯書局陸續設立。

同治十一年（一八七二），曾國藩和李鴻章選派學生赴美留學。

光緒四年（一八七八），甘肅織呢總局開張，大紅的炮竹爆開耀眼的火花。左宗棠對到賀的人說：「以中華所產羊毛，就中華織成呢片，普銷內地。」

### 一之2

光緒二十年（一八九四）中日甲午之戰起。

譚嗣同由湖南溯江而下直達上海，暢遊京師，準備拜謁康有為，將一腔愛國熱血，洒給中國。剛巧康有為有事回到廣東，未見着。那時梁啟超任職強學會書記，對譚嗣同大談康有為講學的宗旨和經世的條理。譚嗣同聽後大為感動，便和梁啟超結為知交，日夕談論維新大事。

光緒二十三年，譚嗣同想集合南部各書生和志士，來談愛國的道理和謀求救亡的方法，便設立南學會。

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，戊戌政變作。當時，李鴻章的親家楊崇伊是守舊黨，早就向西

太后密疏告變。因此西太后在黎明前便直入光緒御宮，大肆搜查，且囚禁光緒皇帝。於是，百日維新結束，政變失敗。

### 一之3

黃昏。大刀王五和通臂猿胡七在夕陽餘暉下走進譚嗣同的寓邸。

「我不懂！西太后這直娘賊一定不會放過你，你怎麼不走？」王五氣憤憤的說：「這直娘賊！」他揮舞著虎虎生風的大刀。

「憑我們兩人的功夫，加上我們以死相護的決心，你絕對可以逃得掉！」胡七握緊雙拳說。

譚嗣同堅決的搖頭。

xx

xx

xx

油燈的微弱光芒映出譚嗣同和梁啟超鬱愁的面容。

「我已經說過，肯欲救皇上，既無可救；今欲救先生，亦無可救，我已無事可辦，惟待死期耳。你不必再勸我。」

「天下事，知其不可而為之……」



嗣同以手勢打住啓超的話，並說：「不有行者，無以圖將來；不有死者，無以酬聞主。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，程嬰杵臼月照西鄉，吾與足下分任之。」

三人淒然相抱而別。

XX

XX

XX

譚嗣同初十日被捕。他在獄中意氣自若，整日繞室而行，拾取地上炭屑，就粉牆作書。留下的只有一首：「望門投止思張儉，忍死須臾待杜根，我自橫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膽兩崑崙。」逐橫刀而笑，慷慨赴死。

梁任公則乘大島艦東渡。他的「去國行」說：「嗚呼！濟艱乏之才兮，儒冠容容，俟頭不斬兮，俠劍無功。君恩父仇兩未報，死於賊手毋乃非英雄。割慈忍淚出國門，掉頭不顧吾其東。」遂在日本辦報，爲中國苦難人民請命。民國成立後回國辦報，致身教育事業及著作，卒於民國十八年。

## 二之一

「來，寒夜客來茶當酒。這是坪林的茶葉，我爸爸帶回來的。」李明哲放下茶杯，走到留聲機前，向陳仲賢問：「要聽什麼？」

「蕭邦吧。」陳仲賢說，一面嚥了口茶。

波蘭舞曲的琴音流溢室內。

「我出國手續都辦妥了，可能下禮拜就走。」陳仲賢說：「你真的決定不出去？」

李明哲點點頭，說：「我在軍隊裡就已經決定不出去了。而且，你不覺得，我們出國的人已經太多了嗎？」

「大家都出去學外國人的東西不是很好嗎？你記不得清朝政務處的條議？西人作事，千人一心，共利其國，國利而身亦利。中人作事，百人百心，各利身，身有利而不利，而國則決無一利。又說：欲學其事，先學其心，徒取則於事，雖累萬人不爲功。我們在國內，學到的只是西人的事。出國去，可以看到他們處事的心。」

「看是看到了，可是回來的有多少？」

陳仲賢笑笑說：「我是一定回來的。」

李明哲也笑笑說：「你記得譚嗣同和梁啓超訣別的話嗎？我們就以此來共勉吧！」

「該勉的是我。你留在這裏，並沒有公差要找你砍頭呀？」

李明哲苦笑。

「我擔心你留在這裏，沒有人事關係，沒有喝過洋水，會不得志。就跟你父親一樣，落



得兩袖清風。」

「我倒擔心我的一腔熱血，在愛國無門之下會冷卻下去。」

## 二之2

仲賢：

恭喜你拿到博士學位，等着你衣錦榮歸啦！

我已經辭掉那份公職。在裏面混了四年，我一事無成，得到的只是滿腹不平。

台灣今年的外銷生意特別好，很多人都成了暴發戶。你回到台北，大概會發現它大大的不同。汽車多了，餐廳多了，委託行更是如雨後春筍般開辦。

我也準備開一家委託行。美玲的親戚常常來往日本和香港，所以店裏的貨物一點也不成問題。開委託行是美玲的爸爸向我建議的，他說光是賣牛仔褲，一年就可以賺個二十多萬。

我和美玲準備今年冬天結婚。

上星期我跟一位來台灣學中文的美國人閒談，他說我們這一代的讀書人，缺少以前士大夫的那份「氣節」。我深有同感。這些年來，台灣經濟成長非常快速，有錢人愈來愈多，一窩風的奢靡成性，我實在不能忍受。要苦大家一塊苦，幹麼要我一個人苦？所以我接受了我

未來岳丈的建議，先賺錢再說。你是留美學人，你回來國家一定重用你，祝福你能大展鴻圖，爲國效力。

明哲：

這幾年來，我聽了你不少「苦水」，我早就勸你不要老是牛脾氣看不開。現在時代不一樣，價值觀念也和以前不一樣，誰會重視你的「氣節」？你能看開了放手做生意，我值得爲你的決心在此浮一大白！

老實跟你說，我在這邊已經找到一份差事，恐怕就不回來了。說好聽一點，我一個人力量有限，能爲國家盡什麼力？國內既已奢靡成風，就算我回來，我大概也會被「混同」，而發揮不了什麼力量。百人百心，國無利；百人九十心，又有何用？

你冬天才結婚，我呢，下個月就結婚啦！我們知己一場，我想喜帖呀、禮金呀、賀卡呀什麼的，就大家都免了吧？

替我問候令尊大人。

二之三

美國總統福特正式指定一九七五年五月七日爲「越南時代」的最後一天。」

× ×

× ×

× ×

親愛的爸爸和媽媽：

我升職加薪了，所以這次寄上二百元美金給您二位，希望您二位老人家上上饅子，慶祝一番。我今天晚上就和您二位的媳婦到外面慶祝過回來了，我們吃了龍蝦大餐，喝了葡萄酒。

我不是說過今年夏天假時回來嗎？現在我決定取銷了，因爲您二位的媳婦會在夏天生產。我第一不想她飛機旅途的勞動，第二爲了將來居留的方便，萬一孩子在台北時生產就不太好了。

祝

安康

兒 仲賢

×

×

×

五月八日晚上九時。

明哲挽着美玲的手，在擁擠的人潮裏，緩緩走出「日新」戲院。

「我們到『艾迪亞』餐廳去好不好？聽說那邊情調非常好。」明哲問。

「好。我們到前面去叫車吧，這裏坐計程車的人可多喲。」美玲說。

他們走到中華路，等計程車的人依然不少，等一輛空車駛近，美玲便搶先衝出馬路，推開車門，向明哲招手。

車子停在「艾迪亞」門前。

明哲推開大門，一陣溫暖的空氣便湧上他們身上，餐廳內的女歌手正彈着吉他，唱着：

I don't care what's right or wrong

I won't try to understand

Let the devil take tomorrow

Lord, tonight I need a friend

Yesterday is dead and gone

And tomorrow's cut of sight



And it's sad to be alone

Help me make it through the night.

【後記】我這篇文章，是讀了曉林兄「青青子衿」第一篇文後，有感而作的，算是爲他的作品聊作一項歷史的補充與文學的渲染，所以曉林兄「青青子衿」出書，徵求我同意將這篇東西列爲附錄，作爲一種文字因緣的紀念，我欣然同意。

薛興國

## 蒼茫古木連窮巷

在一個社會急劇轉型的過程中，有一些包袱是必須拋棄的，也有一些痛苦是必須適應的。對於大多數人而言，繁忙而現實的工商社會，提供了蓬勃的衝擊與開放的機會，只要肯花心血，白手可以起家，布衣可以致富，人生在物質方面的慾求，幾乎無一不可付諸實現。所以，我們對那些和時代主流格格不入、在時潮沖激下黯然褪色的人們，尤其是那些守道固窮的傳統中國知識份子，似乎只能給予一聲輕輕的嘆息。而這種嘆息，在金錢至上、經濟當先的現代社會中，是絲毫激不起什麼漣漪來的。

對於傳統中國的知識份子而言，「不恆不求，何用不臧？」的黃金時代，是已經過完了

，「流水落花春去也」，不是人力挽留得住的。明辨義利的睿智、守死善道的美德、「戴着眼看侯王？」的氣節，「一簣煙雨任平生」的疏狂，在農業社會裏，的確是高風亮節，應項立懦；可是在工商社會的人看來，却已似乎是愚不可及的迂行。現實生活的壓迫與價值主軸的顛倒，一方面使能够篤守這些情操的知識份子，更顯得卓卓不凡，堂堂屹立；另一方面，也往往造成了這些知識份子命定的悲劇。幾年前，在一位畢生孤寒爲學，從未以生計爲念的學者的葬禮上，我曾看到他的夫人親撰的一幅輓聯，讀之令人悲咽失聲：——

「雷震一聲驚，書生報國，常愧寒家無正膳，  
淚淋雙眼淚，世道難人，可憐孤女未成年。」

X

X

X

鴉片戰爭確實是中國「三千餘年一大變局」，因爲不但中國原有的價值體系、政治制度、經濟結構，自此從根動搖，而且中國整個的社會基礎，也發生了深鉅的變化。當然，邁向現代化、工業化途徑的趨向，是「時之所趨，勢之所至」，絕非任何民族所能阻擋；而中國的知識份子，在這一個變局中，由於認識的不足、立場的對立、意識的分裂，使得整個應變

的行動，並不會獲得可觀的成功，這本身對於中國民族目前的苦難，便應負有相當的責任。可是，在這一場巨變中，被連根拔起拋於汪洋的，也正是傳統的知識份子。本來，中國的知識份子，雖也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基礎，只能以其學識經綸，「待價而沽」，在經世致用的仕途上求其發展；而「文窮而後工」也是知識份子源遠流長的傳統之一，可是，相對而言，他們大致還算是「有恆產，有恆心」的一羣，故而能構成社會上的一大安定力量，退則可以獨善其身，進則希圖兼善天下，再不濟也還可以鋤口度日，所以陶淵明能够澹然地不爲「五斗米折腰」，高唱「歸去來辭」回去躬耕田畝。但是，巨變之後的中國，知識份子已經和社會脫了節，在時代洪流冲刷下，他們大多離開了鄉村，來到了城市，原先的根柢與現實的憑藉，大抵已蕩然無存，而此時的社會，也沒有適當的空間來容納這些知識份子。於是他們漂浮在航程不安的環境之中，只能以教書爲業，以寫文爲生，發揮的作用既微乎其微，自己的生活也朝不保夕。在日趨商業化的時代裏，凡事以實利爲依歸，市場價格決定一切，而就市場價格而言，則今日一個教授的薪水，可能尚提不上一個歌星的數目所得，所謂昔日的「四民之首」，在今日社會人士的眼中，又能所值幾何？

這本來是應然之理，沒有什麼可抱怨的。知識份子既早已失去往日安定社會的重大功能，則他所從事的工作，如傳道授業、著書立說之類，本身也不過是社會上職業的一種，其價



延宋祚，在中國的歷史上，因學者的努力，而造成時代的更新與國脈的延續者，實在斑斑可考。即使在西方，希臘的黃金時代，也頗得力於諸大學派的智者論道，而歐洲的文藝復興，更實有賴於僧侶學者的傳道著譯，降至近代，西方每一次重大的變革或進步，都是以學者的成就為其動力，最明顯的例子是：盧梭的「民約論」與孟德斯鳩的「法意」，造成了法國大革命與後來民主體制的建立，康德、黑格爾的哲學，間接統一了日耳曼整個的民族，而愛因斯坦的「相對論」，更引發了原子彈的發明與核子時代的來臨，徹底改變了世界的面貌。無論是人文學或是科學，無論是書齋中的學者或是實驗室的專家，對於這個世界，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。

故而直到如今，西方社會對於真正的學者，都給予極端的尊重，研究的環境，所需的經費，固然不虞匱乏，社會的評價，大眾的傳播，也都投以注視，使學者們實至名歸，定心研究，相形之下，我們的社會便沒有這等的條件了，當然，格於實際的艱難，我們在財力和環境上，是無法和西方相比的，所以，前幾年有一位學者在介紹了英國劍橋大學的「噴煙制度」後，對於他們那種自由講學與討論的風氣，艷羨不已，而相對的，我們却面臨另一位教授所提出的問題：「教授們不能不東奔西跑，餬其口於四方，所以大都是『救死唯恐不遑，

笑暇寫Paper哉！——」

格依市場供需率而定，供過於求，自趨低廉。當然，對某些不能適應的知識份子而言，這情景是相當淒涼的，因為他即使想退而躬耕，也找不到陶淵明那塊「將蕪」的田園了。然而，這是無可奈何的事，時代本身是不容情的，「日暮鄉關何處是？」極目遠望之下，恐怕看到的也不過是一片落日餘暉而已。

如果讀過幾天書的人，都算是知識份子，則社會目前的待遇，天經地義，絕無可以怨天尤人之處。可是，對於絕少數窮年累月鑽研學術，數十載如一日的真正學者而言，則其因生計的菲薄與大眾的冷漠，而造成的學術上的損失，最後可能轉嫁於整個的社會。在傳統的中國，碩學名儒是普受尊敬的，而他們對國家的貢獻，也委實不可忽視，在鄉里中，他們德高望重，排難解紛，有其一定的「親和力」；在廟堂上，他們決疑定策，授學論事，往往能够表現出深厚的智慧，所謂「雖無老成人，尚有典型」，可見社會對他們的重視。至於在學術的承續與發揚上，他們的作用尤其重要，「斯文有傳，學者有師」，通常皆有賴於這些真正的學者。而在動盪離亂的日子裏，他們的重要性尤其不可輕侮，松柏後凋，鷄鳴不已，他們每常在舉世滔滔的恐慌歲月裏，抱着恆久的理想，揚揚出動人的真理，成為安定人心的主要支柱，而這些作為，還經常關係到整個民族的氣運。河間講學，終啓盛唐，洙泗論道，遂

然而，即令處境確實不堪如是，如果社會上對於真正苦學有成、積學有素的學人，能多給予一些尊敬與關懷，甚至只消對他們的成就，能多付出一份真心的正視，也就能在他們寂寞淒清的心懷中，多投上一絲社會的溫暖了。可是，這又談何容易？科學方面的學者，也許還有人注目，人文方面，尤其是傳統中國方面的學者，更有誰屑多加置理？「令德宜高言，識曲聽其真」的盛況，恐怕在現代社會裏，久已成爲絕響了。事實上，一位名教授的成就，沒有幾個人清楚，可是一位名演員的履歷，大部份人都能倒背如流了，一位名學者的新作，沒有幾個人去看，可是一位名歌星的新歌，連小孩子都能琅琅上口了。這終究是一件不太調和的事。

X

X

X

近代中國，由於一連串的動盪流離，由於烽火の焚燒、由於社會的貧窮，已不知扼殺了多少良材美質的學術生命。別的不說，僅以貧窮而言，就足以迫使很多研究計畫與學術著作，胎死腹中。一個真正的讀書人，生活可以壓低到最低的水平，可是他不能沒有所需要的書籍，然而珍本難求，書價昂貴，豈是一介書生所能負擔者？這情形似乎在近五十年來，就一直存在着，不曾獲得改進。陳寅恪先生，大概可算是民國以來，在學術文章上數一數二的大史學家了，他學植深邃、風骨凜然，曾在垂暮之年、目盲之後，尚以「天問」體作「論再生

緣」，追求自由理想，呵責共黨暴政，論證之綿密，文采之優美，令人嘆爲觀止。可是，他當年就曾身受此痛，囊中羞澀，告貸無門，無法購買他切需的書籍，我們如今看他的「與妹書」一紙，當真是歷歷在目，令人悲愴……「商務印書館重印日本刻大藏經出售，其預約卷價約四五百元，他日恐不易得，不知何處能代收我籌措一筆款，爲購此書。因爲現必需之書甚多……若不得之，則不能求學。我之久在外國，一半因外國圖書館藏有此項書籍，一歸中國，非但不能再研究，並將初著手之學亦棄之矣。我現欲籌得一宗巨款購書，購就即歸國，此款此時何能得？只可空想，豈不可憐？」陳寅恪先生由於家學淵源，非同尋常，加以天才橫溢，並世難遇，是以後來畢竟仍然成爲一代宗師。可是，其他因知勉行的好學之士，尚不知凡幾，像此等情形，恐怕皆不能免，然而，「只可空想，豈不可憐」，他們何時能够有力購買他們所需的參考書籍呢？他們何時能够把他們滿腹的才情，貢獻於中國的學術上呢？事實上，不久之前，尚有幾位剛退休的老教授，談到他們無法購取昂貴典籍的事實。

也許，近世中國，社會的貧窮與學術的衰微，正構成了一個惡性循環，而多少英年妙才、潛力深沉的學術人材，便在這一個惡性循環之中，垂垂老去，鬱鬱而終，「此翁白頭真可憐，伊昔紅顏美少年」，中國還能有多少的學術人材，可供揮霍浪費呢？面對一些兩鬢斑白、神情蕭瑟的老教授，那種聲嘶力竭、鞠躬盡瘁的表情，我常常跌入深思。暮靄沉沉，前路



渺渺，他們的一生，便消磨在這個循環中了。

x

x

x

巨厦高樓連苑起，輕歌曼舞明光裏，社會已漸漸繁榮起來了，工商企業也慢慢茁壯盛大了，以目前的情景，來支持一個健全而安定的學術環境之成立，似乎已不會十分的困難。如果整個的趨勢，真的會向這一方移動的話，那麼，首先必須注意的倒不是臺北的各大街通衢上，華屋香車，櫛比鱗次，而一些教授住宅，却是陋巷矮屋，古木參天，因為這只是由市場價格引出來的事實，價格如此，夫復何言？也不是再從頭渲染某些學者的事蹟，以推介於國人，事實上，「年光過盡，功名未立，書生老矣，機會方來」，只不過徒增惘惘而已。值得重視的倒是，如何在價值觀念上，作一次新的平衡，承認學術的價值，重視學術的價值！眞能如此，也許蒼茫古木的濃蔭下，不久竟能長出綠意盎然的新秀來，也未可知。然而，這新的價值觀念，何時才可能在社會上生根呢？

（六十四年十一月廿三日「人間」副刊）

## 一自美人和淚去

屈指算來，離開了與學校生活有關的圈子，迄今已有三年之久，這時距已不可謂不長，而我個人也不是什麼多愁善感的人物，在現實的生活領域內左支右絀之餘，當時許多的前塵舊夢、往事陳跡，既屬已事過境遷，則如今腦海中殘餘的一些回憶與依戀，終也不免會逐漸褪色，乃至於了無痕跡了。只有少許曾經怵目驚心的事實，由於當時的印象，過份鮮明而凸出，所以迄今仍是歷歷如繪，揮之不去。

這些年的學校生涯中，或由直接的機緣，或由間接的關係，前前後後也曾結識了不少同在校長中的年輕人，雖然有些只算是聲息相通，只有極少數能够朝夕與共，但一般青年學生

的生活基調、生命脈動，多多少少還是可以領略出來的，而長久目擊身歷的結果，使我獲得一個相當沉痛的概念，那就是：大多數的在學青年，在這段生命力最旺盛的歲月中，顯得過份的世故和矜持了，尤其是在感性的表達方面，當真是爐火純青，收斂自如，我絕少看到同學或朋友，有任何大喜大悲，大哀大樂的情緒流露，所有的只是泛泛的歡愉，淡淡的哀愁，默默的接受，冷冷的旁觀，彷彿一切都是事不關己，一切都是春風過隙，自己所需要把握的，只是成績單上的分數，或是某種榜上的名字而已，我個人不太相信，那麼多人能在所謂的「弱冠」或「及笄」之年，就已達到了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」的境界，甚至我還覺得無此必要，因為個性的煥發、至情的洋溢、生命的體認，都是人生可貴的經驗，而這些，在離開了單純的學校生涯之後，就很難再有追尋的機會了。當然，大家也不乏各得其樂的場合，舞會之類的娛樂，郊遊之類的活動，總是時有所聞，但也許是我的錯覺，我總感到即使是在這些場合中，一部份人仍是有着習慣性的漠然之情，為某種目的而來，懷何種收穫而去，一板一眼，有條有理。我個人是比較飛揚跳脫一些的，所以似乎總和這些典型的「好學生」們，格格不入，平時也試着與一些脫略形跡的朋友，漫遊嘯傲一番，但在這樣的氛圍之下，我們一小撮不以成績為意的朋友，終也不免自知：「對酒當歌，強樂還無味」。

而這種普遍的世故與機心，表現在愛情方情的，尤其明顯而尖銳。

在我看來，愛情是人世間最純潔、最狂熾的一種情感，也是最溫馨、最美妙的一種享受；是心靈的淨化，也是生命的昇華，如果世上有什麼事物，值得永恆的追尋，那無疑就是愛情，如果世上有什麼價值，能够獨立的存在，那可能也是愛情。無論弗洛伊德他們，如何冷靜而深入地剖析它，愛情終究是超越於理性的分析之上的，無疑，更超越一切世俗的算計之上。當兩心相通，兩情相悅的時刻，世間種種又何足掛懷？寸心之間，便是天堂，剎那之間，便是永恆，而每一樁真誠的愛情，都代表一種至高的、獨特的境界，「金風玉露一相逢，便勝却人間無數！」愛情的本質，也許不是永久不變的，但真正的愛情，其成立的時侯，確應毫無一絲雜質在內，而皓如白雪，皎若明月，透射出純真而強烈的光彩。即使一個人的愛情未蒙對方的接受或溝通，只要這愛情的意念，本身是真誠的，而且未為對方帶來煩惱，則這情操仍是美麗的，並沒有任何過失之可言，而在示意的過程中，可能發生的種種笨拙的舉止、殷勤的奉獻、曲意的承歡，也都是生命意識的自然流露，毫無值得羞恥之處。換句話說：即使是「單戀」，一方的人格，並不因此而比對方為低。只有那些因對方單戀自己，而自覺高人一等，蔑視對方；或是玩弄感情，引為笑樂；乃至播言於眾，滿足虛榮的人，才是在愛情的領域內，顯得人格猥瑣，情操低俗。而這樣的人，本身就很難和真正的愛情，扯上任何的關係。



當愛情的雙方，彼此斤斤計較於一些現實的條件，諸如經濟的基礎、所學的科系、出國的希望之類，我不知是否還成其為愛情？

離開校園之後，雖然早已是昔日同窗，天各一方，舊遊鶯燕，風流雲散，可是他們當年在校園裏所扮演的一些愛情悲喜劇，却似乎仍在不斷地向「愛情」兩字的真諦，發出反響。歸納起來看，大部份的愛情事件，可以浮現出兩項特色，一是現代人在愛情上所表現的「無力感」，一是當事者對愛情一事所抱持的「市儈氣」，兩者共同的特色，無疑是反映了商業意識已深深地滲入了現代人的愛情之中，寢假而使得這人類所應有的最高貴的情操，也變得形同市場上的商品一般，待價而沽，擇人而發。其悲歡離合、取捨進退之際，若透過純粹商業性的眼光來看，隱隱然可以看出一條統一的脈絡，有時甚至若合符節，歷歷不爽。也許，把一切事物都予以商業化、計量化，本是現代社會的特色，絲毫不足為奇；然而，若是因而抹煞了愛情本身的超越性與神秘性，似乎總還有些言之過早，而我所看到的一些現象，不免使我覺得：我們若干在成長中的年輕人，在這方面的確頗有「迎頭趕上」先進的商業國家的趨勢，甚至其細細盤算、察察為明的功力，可能還青出於藍。

現代人在愛情上所表現的無力感，似乎以艾略特的一首名詩「普魯夫洛克的戀歌」，表達得最為淋漓盡致，詩中的主角，溫吞而猶豫，蒼白而荏弱，一再要想向一個女人求愛，却

總也下不了決心，終至：

「我用咖啡匙把一生量盡，

我熟悉那些頹逝的聲華，在寂寞中逐漸隱去，

那我該怎樣表示呢？」

這是一幅表現了現代人生命力渙散、目的感貧乏、百無聊賴，「籌莫展的景象，差幸詩中的主角，年事已長，歷經滄桑，已是中國人心中「摒除絲竹入中年」的階段，可是看來仍是令人怵目驚心。若正值青春生命的黃金階段，花樣年華，白馬歲月，天真爛漫，生機蓬勃，而已蓄意以世故而老練的態度，來處理愛情的走向，務必使愛情與自身的現實利益相一致，其違反自然、斷喪生命、扼殺真情之處，恐怕又非普魯夫洛克的那首戀歌，可以望其項背的了。每次，我看到朋友羣中所發生的一些事實：男孩必先考量自己的事業前途、經濟潛力，然後才敢戰戰兢兢地萌生愛念；女孩必先細究對方的現實條件、未來展望，然後才敢畏畏怯怯地列入考慮，這期間種種的深思熟計，謀定而動，度德量力，不合則止，當真是「行於所當行，止於所不可不止」，一皆以商業心態為基準，我就不自覺地領受到一種淒涼而又

沉痛的況味。

颼風驟雨式的浪漫愛情，固然未必能經得起持久的考驗，但畢竟可算是真誠的生命火花之迸放；相形之下，老謀深算式的商業愛情，出發點就是以現實利害為依歸，似乎更難期於久遠。這些年來，我所目睹的種種悲歡離合，大多到頭來仍如鏡花水月，現實條件一旦睽隔，昔日深情盡付流水。尤其是大多數立志出國的朋友，即使已渡過了重重的愛情關口，可是一俟畢業之後，男孩子服役兩年，先行出國的女友，往往是「漸行漸遠漸無書，水闊魚沉知何處？」結果不外是：在不算太長的時間內，就與國外某位已有相當現實基礎的人士閃電結婚，於是一紙紅帖，數聲祝福，把多年感情，一筆勾消。而身當其事的男孩，也往往視為當然，安之若素，出國既是潮流所趨，只消待得自己出國之後，自可再行援例跟進如儀，終能各取所需，皆大歡喜。

當然，全始全終的愛情，本來未必可以期於今日，而事業上，結局圓滿的事例，仍能時有所聞。然而，似這般商業氣息相當濃厚的「人間喜劇」，確也周而復始，屢見不鮮，絕不是什麼殊異的事例了。

我不知道從整個文化的觀點來看，某一時代之內，人們在愛情上的表現，是否具有什麼象徵的意義或趨向。但若愛情代表人們生命力最純粹、最強烈的煥發，則生命力的脈動，顯

然可以反映出一個文化的氣運。就中國而言，周朝立國，制禮作樂，典章文物，曠代無儔，於是詩經中所描摹的男女之情，生氣洋溢，天機渾融，何等單純而明朗，又何等淳樸而自然？正表現了當時民族生命力的昂揚與瑰麗。流風遺韻，歷久不絕，直到秦漢之際，尚有孟姜女萬里尋夫的傳說，虞美人一刎殉情的事蹟，美麗而又淒涼，可是到了漢室向衰之後，情形似已改觀，元帝竟須以宮女來羈縻強番，於是黃沙漠漠，紅顏纖纖，「一去紫台連朔漠，獨留青塚向黃昏」，王昭君的形像，構成了歷史上的一幕令人心酸的畫面，而自此之後，漢室就從未再回復過武帝時的英風烈烈。光武中興的時代，人才蔚起，氣象清淳，也可以算是中國史上一段重要的高潮，而光武微賤時，便有「娶妻當娶陰麗華」之言，頗有一往情深百折不回的氣魄，待得東漢後期，女禍頻起，亂自上作，桓靈兩帝的宮中，竟各有宮女數千人，其穢亂荒淫之情，自是不言可喻，而當時整個社會，也正日趨衰頹，中國終至步入到後來五胡亂華時的文化崩潰之局。唐朝開國之前，羣雄並起，紅拂夜奔，一段英雄美人的傳奇，多采多姿，似乎正映現了唐代盛世時，整個民族的生命力，又一度煥發出動人的創造成就。可是待安史亂起，玄宗出奔，「畢竟君王負舊盟，江山情重美人輕」，一代雄主，竟坐視愛侶楊貴妃受脅而死，絲毫無能為力，於是唐室的氣運便也一蹶不振，從未再造貞觀開元的治世，而整個民族的活力，便也開始每下愈沉了。



當然，像這樣一葉窺秋的观点，有些近乎任意比附，但以人在愛情上的表現，作為量度個人生命力的標尺之一，仍是相當合理的，而民族的生命力，文化的創造力，無非就是這民族與文化之中，人們生命力的整體表現而已。故而，若謂大部份人在愛情上，都顯得蒼弱無力，隨風搖擺，而其整合的力量，竟能够開物成務，再造文明，似乎也很難令人相信。

再從另一角度來看，傳統中國社會中的愛情，也許因種種的禮教之防，迂腐之論，或是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」所局限，有不盡令人滿意之處。可是，我們若細按民情與事實，却發現傳統中國人，表現在愛情方面的注細專賦、溫柔纏綿、乃至生死不渝，却也自有其另一番的境界。只是由於這大多是發生於布衣平民之間，結髮成親之後，所以不甚引人注目而已。「夫妻好合，如琴瑟瑟」，這是何等和諧？張敞畫眉、梁鴻舉案，這是何等旖旎？而杜甫思妻的詩行「香霧雲鬟濕，清輝玉臂寒」，更是溫婉沉摯，深情無限；王實甫描寫鶯鶯送張生遠行時的叮嚀週至：「荒村雨露眠宜早，野店風霜起要遲；鞍馬秋風裏，無人調護，自去扶持」，體貼入微，憐恤備至；沈三白寫「浮生六記」的閨房記樂與坎坷記愁，「昔一粥而聚，今一粥而散」一段，更是肺腑真情，躍然紙上。像這種純真深切的男女之情，原就與溫柔敦厚的傳統風教相平行，所以，我每一次讀到記述以往中國人愛情的篇章，總會覺得像這樣一泓但却深刻的愛情，正與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，息息相通，融合一致。

而如今，古老的價值早已連根動搖，似這等淡而無味的愛情，太缺乏刺激性，自然不合現代人的胃口了。可是，代之而興的，倘若既不是有光有熱的純情，也不是敢哭敢笑的真情，而反倒是一些近乎商業行為的遷就與湊合，一些精打細算之後的付出與承受，情既可鄙，愛更何有？似乎也並不是十分正常的現象。雖然，時代的潮流、商業的趨向、現實的欲求，都是不可遏抑的事實，可是，生命之內、人性之中，如果確尚有某些事物，是超乎這一切之上的，則愛情必也是其中之一。倘若愛情率先失去了它超越而神秘的光輝，則人生終也未免過於枯燥與卑瑣了。枯燥與卑瑣的人生，如何能串連成一個活力瀰漫的文化？

也許，愛情商業化會是世界性的傾向；也許，我們之中若干年輕人的表現，終只是少數的特例，其現實化的程度，較諸先進的商業國家，猶不過是小巫見大巫而已。然而，倘若我們真正期待中國人的創造能力，能够貢獻於未來的時代中，而造成另一次文化上的高潮；倘若我們真正相信中國人的生命智慧，能够在未來的世界舞台上，佔有一席之地，則像這類的現象，仍是值得深思與警惕的。感性必須以理性來平衡，這是任誰都承認的道理，然而，若是理性完全壓制了感性，而理性的指標，竟只是銳利的現實眼光、或明快的商業頭腦，是否便有些矯枉過正呢？莎士比亞曾有一句名言，恰似針對這一現象而發：——「愛情應是用心靈，而不是用眼睛！」

然而，弔詭的是：越是能够順應現實、不動真情的人，似乎越能「自求多福」，而敢於違逆時代潮流、表達一己個性的人，却往往只能給自己造成一齣無奈的悲劇。猶憶當年在校園裏，能與我們一小羣狂歌當哭爲人側目的浪子，坦誠相處，而又互相尊重的，只有一個女孩子。她天真無邪，明朗可親，氣質上就和那些冷漠而現實的「好學生」截然不同，一對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中，永遠流露着同情的體諒與真誠的關懷。畢業之後，衆浪子紛紛入營服役，她則進入一家醫院工作，並與院中一位青年醫生，有了相當的感情，大家都會誠心爲她祝福。但她因同學大多已經出國，恰又接到一份可觀的獎學金，機不可失，情難遽捨，再三思量，實難兩全，行前曾有信道：她實在深愛國內的朋友與一切，也捨不得離開親人，更不能放棄醫院那一段純真的感情，所以，兩年之內，一定回來！就這樣，她流着難分捨的熱淚，懷着速回團圓的決心，孤身走上了浩渺的長程。可是，「一自美人和淚去，河山終古是天涯」，她出國尙未及一月，即遇車禍而竟逝世。出殯之日，大家雖都在服役中，無不想盡辦法，準時趕到，一堂相對，愴極無言，只感到她那張照片上血色鮮麗的形貌，猶在向大家盈盈笑語。

然則，我們還是向那商業化的冷漠時代吧，何必向人間多流無益的眼淚呢？

（六十五年一月六日「人間」副刊）

## 河山終古是天涯

在一個聲光燦然的大時代之後誕生的人們，往往是最不幸的，因爲風雲際會的時機，已經過去了，英風浩氣的呈示，也漸漸成爲史蹟。時潮逐漸平復，塵埃逐漸落定，而歷史的轉捩，也於不知不覺中趨於定型，生活在高潮後的人們，不克發現自己滿腔的熱血，大好的身手，竟不知向何處去發揮才是，經常，他們或則享受先賢締造的美景，而承平繁盛；或則吞嚥前輩遺下的苦果，而顛沛流離，本身並未能參與於大時代的脈動，發揮出新一代的潛力。因爲時移勢易，幸故鼎新的機遇，是一縱即逝的，不容人們有逡巡徘徊的餘暇，縱看中國的歷史，其遷移變化、起伏升沉之際，大抵如是。大局氣運的醞釀，固然需時甚久，可是一



且時機成熟，却如水之就下，沛然匯流，一發而不可收拾。三國演義開卷就說：「話說天下大勢，分久必合、合久必分」，「久」字以後繼之以一個「必」字，充分顯示出變化發生時的節奏之速，足證其中消息。激流之後的沉悶，往往是無可奈何的事情，而美麗眩目的激湍浪花，却往往又是曇花一現。

然而，這只是就歷史的某一個層面而言的。英雄繫馬，壯士磨劍，千尋鐵鎖，一片降幡；孤身取二江，萬馬救中原，羣雄共逐鹿，一戰定江山，這種種令豪傑之士悠然神往的烈蹟，其實祇是歷史的浮表，政治的風濤，深蘊在這些浮表與風濤之下的，其實是整個民族的生命動態，是整個民族的精神動向，是整個民族在特定的時代環境挑戰之下如何逐步地調整、適應、前進、創造的歷程。這歷程有時近乎迂迴、有時陷於逆退、有時全然失敗，可是整體說來，只要民族本身尚未解體，則這一逕是一個動態的歷程，表面上的沉寂冗悶，並不代表這歷程已趨於靜止。而且，從長遠的眼光來看，則甚至連那些如火如荼的時代，有光有熱的場面，也並不必然代表整個歷程的高潮或顛峯，事實上，羅馬戰功蓋世聲威赫赫的時候，也正是羅馬帝國已經趨於衰亡的時刻。

在某些知識份子眼中，中國近代史上一場波瀾壯闊的心智啓蒙運動，如今只剩下了片

X

X

X

嗚咽的餘音，搖曳在西風殘照之下，再也激不起什麼宏壯的迴聲，對於整個民族與文化的磨難，再也起不了什麼積極的作用了。例如，有人說：「中國近代和現代的知識份子，在近代和現代中國歷史的舞台上，新扮演著新時代催生者的重要角色。然而，曾幾何時，面目全非，斯人憔悴！於今……一幅秋末的景象，涼風起天末，草枯木黃，無邊落葉紛紛下，只有三幾片傲霜葉，高掛枝頭，在寒風裏顫抖，任漫步懷古的詩人悲吟！」也許，這是對的，折戟沉沙之後的古戰場，百戰解甲之後的老將軍，在事不干己的人們看來，充其量引起一陣「漫步懷古」的情緒而已，至於一代名士的文章，萬人爭傳的口號，在「過境遷之後，其遭遇又何獨不然？

可是，五四時代的一切，距我們雖甚遙遠，却又極切近。遙遠，因為已時隔半個世紀以上，切近，因為那個時代所面臨的一切問題，迄今仍清晰而凸出地面對着我們，面對着整個的中華民族。

我們固然嚮往那個浪漫的時代、緬懷那些浪漫的人物，我們也承認那個時代的許多披荆斬棘的工作、除舊佈新的措施，都是千萬知識份子心血的結晶，對於社會大眾的貢獻，實在功不可沒，可是，我們不得不說：就整個民族所面臨的急劇轉變的形勢、尖銳複雜的挑戰而言，那個浪漫時代的知識份子所提出的回應，嚴格說來是失敗的。最明顯的例證是：迄今為

止，當初的挑戰，仍然存在，而中國文化的本身，則在風雨飄搖之中，徒作花果之飄零，而大多數的中華兒女，更已「弔影分爲千里雁，辭根散作九秋蓬」，在不同的環境中，承受那失敗的苦果。

如果西力東漸是傳統中國所面臨的一大挑戰，而中華民族對這挑戰的回應，是以五四運動爲其高潮，則這回應何以歸於失敗？事實上，我們看到那些年代中，有如此衆多的菁英份子，投袂而起，挺身而出，喚醒國人，啓蒙大眾，他們大聲疾呼，不但形諸於口，而且付之楮墨；他們奔走呼號，不但引起響應，而且匯爲運動，諸如：科學與民主的提倡、語言與文字的改革、社會習俗的改造、知識心態的更新、現代化觀念的引進，在在都是適時適切的舉措，衡情度理，無可非議，那麼，如此的一個全民啓蒙運動，又怎會落得「面目全非」的下場？

我們再看當時風雲一時的人物，他們大多曾前後遊學國外，學有專長，人格崢嶸，文筆犀利，又兼彼此成羣結社，蔚爲風氣，每每一有新的論題，便或則桴鼓相應，或則針鋒相對，總能造成一種風潮，而相摩相盪之下，對於他們個人知識的進展、事理的透視，總也有不少的益處，我們如今重讀那個時代的文章，仍然感受到其中咄咄逼人的氣勢、虎虎生風的勁力，有如天風海雨，迫人而來。以如許優秀的人物，挾如許卓越的才華，而竟在這攸關整個民族命運的大運動中，遭受到不容否認的挫敗，這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。尤其令人難以置

信的是：一位真正特立獨行的民族思想家熊十力先生，對那個時代中的才俊之士，作了如下的批評：「民初迄今，文理各科之學人，真能在艱困中樸實埋頭地下去苦功，極深研幾，而不肯淺嘗輟止，得少爲足者，吾實罕聞其人，至於悠悠多士，蟻聚市朝，蜂呼論壇，學識不殖，情思都盡，人則斷送，國又何依？」這是逕直否定那些菁英份子的才識與誠意了，事實俱在，文獻可徵，我們對於這樣一個矛盾的情況，又能作如何的解釋？

從「五四」對傳統中國的批判，到人們對「五四」本身的批判，我們看到種種不同的論點、不同的評價，充分表現了中國人對自己民族的走向、對自己文化的命運，實皆具有不可遏抑的關心和熱情。當然，一椿紛繁虬結的歷史事件，本不是任何簡單的論斷所能該蓋的，至於百年功罪，千古是非，那都是後世歷史家的事了。目前，我們所須把握的事實，乃是：那個大時代尙沒有結束，那個大挑戰仍舊在進行，而我們每一個後起一代的人，依然命定地要面對這一項挑戰，而提出我們自己的回應。雖然，我們所處的境況，比當時要艱困的多，我們所有的憑藉，比當時要寒儉得多，而老大的中國，對於外在的挑戰，似乎已失却了回應的能力，呈現了一種「山圍故國周遭在，潮打空城寂寞回」的可憐局面。

然而幸運的是，一個民族對於一次挑戰的應付失敗，並不即註定了萬劫不復的結局，失敗的作爲之後再繼之以成功的回應，這樣的事例在歷史上也屢見不鮮，就此意義而言，則我



們畢竟不是落在歷史的高潮之後，而根本無所事事的人，漢朝在對匈奴的挑戰，作成功的回應之前，不也會遭受過失敗的事實嗎？可是後來，「但使龍城飛將在，不教胡馬渡陰山」，這是何等光輝的成就，焉知我們這些現後的中國人中，必不會產生一位力能捍衛中國民族與文化的飛將軍呢？

X

X

X

爲了對近代中國民族所遭遇的挑戰，以及一代菁英份子對此所提出的回應，獲得一些概括的了解，以前在學校時，不少朋友對「五四」時代及人物，作過相當程度的鑽研，我個人也會追隨朋友之後，濫肆研讀一番，有一個時期，對於「五四」一些領導人物的生平事蹟、重要文章，皆能琅琅上口，如數家珍。可是不久之後，我就對那些英年盛名、意氣風發的人物，那些紙貴洛陽、轟傳一時的議論，那些鞭絲帽影、文酒風流的韻事，那些唇槍舌劍、此起彼落的論爭，乃至於那些福壽全歸，「笑與秋終」的生涯，就失去了繼續深入的興趣，因爲我發現：這期間大部份的名士，雖然文章寫得洋洋灑灑，活動辦得轟轟烈烈，可是基本上，却沒有一種嚴肅的自覺：——自覺到他們所面對的，是一次亘古未有的挑戰，自覺到他們所擔負的，是一種任重道遠的責任；自覺到他們所影響的，是當代千百萬人的命運。他們雖然也都一心一意爲落後的中國，貢獻一份心力，找出一條生路，可是大體說來，極少人會全

盤地、深刻地、鉅細靡遺地思考過整個文化的問題，大抵是根據自己在國外的所學，追隨當時正流行的思潮，行文落筆，率性自恣，鏗而不捨，當者披靡，甚至有的時候，但見一隅，不見全豹，但知現代，不知中國，結果是：「薄有文章驚海內」，竟無管策拯生靈！

可是豪傑之士，何代無之？亂世之中，必多忠信，就在五四時代那種才俊雲集、議論紛紜，「蟻聚市朝，蜂呼論壇」的氛圍中，仍有少數特立獨行之士，踽踽涼涼，遺世獨立，默默地懷抱着恆久的理想，忍受著淒涼的寂寞，在海陬異域，爲整個中華民族的前途嘔心瀝血。

王光祈，現在知道他的人，已逐漸多了，因爲他是近代中國音樂領域內的拓荒者，是第一部系統完整的「中國音樂史」的作者。然而，却只有很少人知道：王光祈是五四時代鋒銳最盛、才華最高的人物之一，他手創「少年中國學會」，雄才偉略，出類拔萃，並兼俊彥，無不心儀，他所寫的文章尺牘，更是詞采斐然，言之有物，讀之令人胸懷一暢，可是，就在他的名望如日中天的時候，他却悄然去國，在萊茵河畔的波昂，埋頭從事他終身的隱居著述、扶幽發微的生涯，而在他的朋友們一個個聲華璀璨、光芒四射，成爲當時的名公巨卿的時候，他却窮困孤寂地客死在貝多芬的故鄉。

王光祈的一生，猶如一部傳奇與悲劇交疊而成的史詩，他那嶄奇磊落的人格，那掩抑不住的才情，那悲愴感人的身世，那熾熱火烈的熱情，那深謀遠慮的識見，那苦心孤詣的行徑

，以及那種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」的實踐力行的精神，在在皆代表了五四的浪漫氛圍中最光明的一面。

從溫江之畔一個牧童，到北京城裏的一代英賢，他的前半生，已滿了多少多姿的傳奇意味，再從冠蓋滿京華的名城中走出來，遠赴斯人獨憔悴的異地，因心衡慮，含英咀華，「六年如一日，卒至客死異域，魂歸他鄉，他的後半生，更是充滿了謎樣難解的悲劇色彩，從他的身上，我們彷彿可以看到整個中國近代苦難歷程的一個縮影。王光祈的前半段生涯，以「少年中國學會」的創立為其高潮，可是，我們從他自溫江浪跡出川時，沿途所吟咏的一些雜詩中，已可看出他對鄉土的感懷，對中國的熱愛，與前途的自信了，例如：——

「千載憂難已，深宵劍自鳴，

直行終有路，何必計枯榮！」

這樣一個才華洋溢而又信心堅定的人物，自然絕非池中之物，終有乘雷上天的一天。果然，我們看到了北平的中國大學，研習法政經濟之餘，憂時愛國，情不自禁，開始具體地研究一些改革的方案，有時與酣落筆，四方側目，有時良友聚晤，談言微中，不多久便已成為當時年輕一輩中極為出色的俊彥之一。

民國八年七月一日，王光祈與一千朋友，正式召開「少年中國學會」的成立會，一切的

宣言、宗旨、信條及規章，都是由王光祈負責起草的，他們心目中的遠景，是以瑪志尼的「少年義大利」運動為藍圖，糾合有志的青年，抱持純潔的理想，發揮蓬勃的活力，實實在在為苦難的中國社會效力，「以創中國少年為宗旨」，這真是一種積極昂揚的態度。而且，他們不是徒托空言，而是見諸行事的，所謂：「振作少年精神，研究真實學問，發展社會事業，轉移末世風俗」，都是成熟的見解，介入的態度，與當時一些浮囂擾攘的新派作風，截然不同，王光祈說得非常清楚：「知改革社會之難而不可徒托空言也，故首之以奮鬥，繼之以實踐，知養成實力之需時而不可以無術也，故持之以堅忍，而終之以儉樸。務使全國青年志士，皆具先民敦厚之風，常懷改革社會之志……」王光祈後來的一切表現，都與少年中國學會的原始構想，若合符節，絲毫不爽，「實踐」、「奮鬥」、「儉樸」、「堅忍」，他都做到了，做得那麼徹底，那麼完整，他真不愧為少年中國的精神代表！

少年中國學會對近代中國的貢獻，是不可勝數的，他們所提倡的理想、發表的文字、印行的刊物、引進的學理，在在皆具有激濁揚清、啓聾震聵的功用，可是，就在「少中」活動蒸蒸日上的時候，王光祈却飄然去國，遠赴歐陸了，主幹一失，花果飄零，「少中」不久即走上了分裂解體的路子，部份會員乃至倒行逆施，為禍邦國，我們細想王光祈當初高歌「少中」的會歌：「以滿腔的熱血，洗污濁之乾坤，願青春之中華，永不老大！」時的那種英颯



之氣，赤子之心，實在不能不爲之悲從中來。

而王光祈就這樣一去不返了，中華的河山，故國的風物，祖國的大地，十六年來，也許常常在王光祈的夢魂中出現，可是他再也不會親眼看到這一片他心愛的國土了。他在船上猶不斷以「少年崛起，中國復興」而興奮，他何嘗知道，他所謂的「短別離」成了永遠的訣別，而少年中國學會，幾年後便告四分五裂了。

我們看他在船上，興高采烈地以朋友們的口頭語，來寫他的去國辭，豪情壯志，躍然紙上：

「山之崖，海之湄，與我少年中國短別離；

短別離，長相憶！

不特過去人物，不用已成勢力，

惟我少年，乃能自立！」

誰能意想到，這樣輕快明朗的曲調，竟然變徵而爲易水的悲歌呢？

×

×

×

王光祈出國之後的表現，仍然是有聲有色的。短短十六年中，他不但在德國攻讀了博士學位，完成了四十種以上的著作，而且不斷寫文章寄到國內，評章時事，提供見解，規勸朋友，排解紛爭；他不但爲自己的祖國，竭盡了一個知識份子的責任，而且爲自己的祖國，贏得了外國人無比的尊敬與重視，他死之後，他所任教的波昂大學的德籍教授許米德，即曾感動地指出：他是「一位十足的四千年文化的代表者」！

王光祈也有他凌雲的意氣、不羈的任性；也有他忘形的歡樂、突發的憤怒，甚至也有他難言的戀愛故事、永恆的夢中情人，可是，超越這一切之上的，是他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熱情與關懷。他以渾然忘我的精神，從事少年中國的創造，工作、著述、譯稿，耗盡了他一生的歲月，他的每一行動、每一作品，都不會離開這一鵠的。他雖不會強調「文章合爲時而著，歌詩合爲事而作」，然而我們看他的遺稿，除了專業部份之外，無一不是爲當時最迫切的問題而作的，國防急則述軍事，政治窘則述外交，民氣蔽則譯介各國國歌，大聲鏗鏘，廉頑立懦，他心目中的「時」，無非是現代的變局，他心目中的「事」，無非是中國的問題，合起來正就是「現代中國」四字！

王光祈出國之後，何以不像當時大部份的名流一樣，去求一門立即可以經世致用的學問？他的本科是法政，那是當時十分熱門的東西，可是他卻徹底改行，選擇了一科冷僻而艱深

的音樂學，並把自身埋葬於其間，這一直是一個難解的謎。然而，我們愈追求這謎底，便愈發現王光祈的偉大，愈深入這事實，便愈體會這其間的道理，原來，王光祈正是對中國整個的問題，有過全盤的、深刻的、鉅細靡遺的思考，他所從事的工作，正是一項救國理論付諸實踐的示範，他在對現實社會失望之後，轉而遂行長遠的努力、根本的反省，他決心「以音樂再造中華民族」！

王光祈認為：我們中國古代的法度文物，以及精神思想，幾乎無一不是建築於音樂基礎之上，假如沒有音樂這樣東西，中國人簡直不知道怎樣生活。他對孔子「用樂化民」的理想非常讚美：「孔子既知音樂的重要，乃將其內部學說，建於禮樂之上，以造成中華民族之『民族性』。」他認為當時的知識份子，視音樂為「末道小技」，習音樂為「無用之學」，實在是無知的戲論，故而他提出一套「音樂救國論」的理想，其思慮之綿密，詞采之壯美，當真令人同聲讚歎，難置一詞：「昔少年意大利人興也，實由該國之人，既聞詩人但丁之歌，復觀古都羅馬之美，乃油然而生其建國之念。此無他，意大利人能自覺其為意大利民族之故也。若欲創造『少年中國』，亦惟有先使中國人能自覺其為中華民族之一途。欲使中國人能自覺其為中華民族，則宜以音樂為前導。何則？蓋中華民族者，係以音樂立國之民族也。現在中國人雖已墮落昏瞶，不知音樂為何物，然中國人之血管中，固尚有先民以音樂為性命之

遺痕也。吾將登崑崙之顛，吹黃鐘之律，使中國人固有之音樂血液，從新沸騰；吾將使吾日夜夢想之『少年中國』，燦然湧現於吾人之前……」

所謂「音樂救國論」，自然是一種象徵的說法，它所側重的，其實是「中華民族之『民族性』」、「使中國人能自覺其為中華民族」、「中國人固有之……血液，從新沸騰。」這種論調，與五四以後西化成風，崇洋成習的空氣，是格格不入的，可是，我們細按王光祈的一生，從平淡到燦爛，從燦爛到隱沒，從傳統到現代，從現代歸中國，我們不得不承認；他的確是徹頭徹尾、全始全終地為一個嶄新的、少年的中國，在追索途徑，提供方向；他的確有權利為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作見證，他的證道詞也具有特別深重的份量，因為他念茲在茲無時或忘的，他經之營之掙扎追求的，就是如何使中國能通過時代的沖洗，適應現代的潮流，躍然重生而成為「少年中國」！

王光祈所提出的理論，所表現的行徑，在當時自然是非常不合時宜的，所謂「同游冠蓋京華盛，范叔綈袍何足論！」他那些風雲際會的同輩朋友，青雲直上之餘，何曾會去深究他的苦心孤詣？可是，他以畢生的孤寒力學，羈旅苦思所得到的心得，有些地方確是真知閃爍耐人回味的，西方現代詩人重鎮之一的艾略特，便在幾乎同樣的年代，提出同樣的看法，艾



氏說：「傳統是生命之樹」，「是一種以過去的生命來豐富現在的生活的方法」，艾氏並以擬喻的說法，指出：得到民族傳統中心和根源的新枝，方能不靠他物支持而挺然存在於空間，樹枝可能會活，也可能會消滅，但如果樹的生命要維持下去，樹幹不能不保，「這並不是守舊不動，而是活的持續，健全而有條理的成長」，這與王光祈「少年中國」的構想，實在是不謀而合的，「少年」，就是新綠，「中國」，就是樹幹。

X

X

X

王光祈的悲劇，是已經結束了，可是現代中國的悲劇，並沒有結束。如今天涯海角，尚不知有多少個王光祈，在異域漂泊，承受時代變遷所帶來的苦果，在「故國河山入夢遙」的夜晚，在「等是有家歸不得」的時節，他們的感受，與當年的王光祈何其相似？王光祈也許太傻了，他不懂得「蟻聚市朝，蜂呼論壇」去湊熱鬧、博聲名，不懂得明哲保身，應時進退，為自己的利益打算，只知「不特過去人物，不用已成勢力！」，只知「直行終有路，何必計枯榮」？可是，對於中國現代的悲劇之形成，他是不負任何過咎的，他是清白的。

而那個現代化的挑戰，還在繼續，那個全民族的困境，還在延伸，王光祈所提出的構想與方案，是否能作為未來回應挑戰時的一條線索呢？這是值得有志之士深思的。

（六十五年二月廿九日、卅日「人間」副刊）

## 高懷曠代盡知名

在時代的戰場裏，在生命的舞台上，真正有思想、有才學、肯擔當、肯犧牲的傑出人物，永遠是少數。這少數的英才，倘能取向高遠，步調一致，以學問的建樹和人格的感召，蔚為一代風會之主流，則常能不斷鼓盪風潮，造成時勢，引導整個民族中廣大的羣衆，順利越過層層的障礙，通過重重的考驗，「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」，在歷史的洪濤激湍中，帆揚萬里，奔赴向前，而抵達預定的目的地。可是，這少數的英才，倘若本身或則學力未足，目標不一；或則赴利恐後，見義不前，則自身的力量互相抵消之餘，對於整個民族的正面影響，也就微乎其微了。

一個時代中，人才的高下，表面看來，似乎須歸之於偶然，「一代學宗才力薄，望溪文集阮亭詩」，這看似是無可奈何的事，因為他們登峯造極的成就，不過就是這些了，無法再作奢求。然而，深處想去，人才與風氣，其實有一種「交互作用」的關係，博學勉行的人才，每能造成淳樸篤實的風氣；膚淺澆漓的時代，往往便生浮華不實的人才；開國風雲，盛世氣象，自多元氣淋漓的豪傑；末世風俗，衰時運會，亦多佞巧涼薄的人物，其間的相互牽引，共同運作，就如「時勢造英雄」與「英雄造時勢」一樣的耐人尋味。可是，生命的繁複與瑰奇，猶有超乎這一切事實而外者，因為，「彼衆昏之日，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」，就在天下一俗尚最低劣的時刻，亦仍有不少特立獨行的人物，如天馬之行空，如彗星之掠野，孤光自明，英風不滅。「五代之亂極矣」，可是歐陽修新五代史的「一行傳」中人物，固仍是守死善道，卓犖不凡，完全不受時代氛圍的浸染。也許，站在時代氣之圈外的人物，不知「時之所趨，勢之所至」，只是在作徒勞的掙扎罷了，一時並不能發生顯著的功效，然而，從長遠的眼光看來，仁人君子心血的投注、慘澹的犧牲，畢竟仍自有其一定的價值，能為後世的子民增加正面的資產，時窮節乃見，一一垂丹青，有歷史為他們作證。

當然，悲憤與寂寞，是免不了的。他們的行徑，他們的思想，他們的苦心孤詣，都和當時流行的觀念格格不入。在一千左右逢源的風雲人物看來，他們實在是非常不合時宜的掃興

之徒，有時爲了想要附庸風雅、或表示獨具隻眼，還不得不對他們敷衍幾句，但在內心深處，風雲人物恐怕只把他們視作「中風病狂」的傻子而已，何曾真正想去瞭解他們、認識他們？殊不知，在未來的歷史上，也許正是這些「中風病狂」的人物的表現，才真正代表了某一時代中人們的奮鬥實蹟，俄國民間最近流行一個笑話，最能表達出這一真諦：「將來有人問起布里茲涅夫是誰？答案恐怕是：他不過是索忍尼辛時代的一名政客而已。」

在中國近代史上，五四前後無疑是人才最盛的時期，才俊輩出，濟濟一堂，一時學界的名流，多於夜空的星座，真是「薈歟盛哉」！令人目不暇接。在一個民族遭遇到千百年來最大挑戰的時候，能有如此衆多的菁英份子，自動奮袂挺身，力承時艱，這自然顯示出當時的有識之士，已能深深感受到整個民族的生存所面臨的危機，而開始從事救亡圖存的努力。雖然，這一次的反應，終究歸於失敗，並由此造成整個民族更深更慘的劫難，但我們深信，成敗不足論英雄，我們仍然對這個民族懷有充分的信心，也對五四時代懷有相當的敬意。

然而，這些衆目所注的菁華份子，在面對如此艱鉅的挑戰之際，其基本的心態，一般皆趨向於現況的改造、對外的因襲、理論的說教；而不甚注重於根本的重建、自我的肯定、實踐的力行方面，却畢竟不能不說是令人遺憾的事。事實上，由這種基本心態所引伸出來的那



些作爲，諸如：浪漫的情調、激越的狂熱、恣意的批判、率性的破壞，雖然聳動一時，使五四時代充盈著一種活潑熱鬧的氛圍，五光十色，眩人眼目，可是其主要力量，也容易漫向投射，互相對消，於是，「誰知道容易冰消」，不旋踵之間就有人說它是：「面目全非，斯人憔悴」了。

其實，「面目全非」則有之，「斯人憔悴」則未必。我們略察五四時代那些少年得志、遇合非凡的風雲人物，便可看出他們後來在中國的學界政壇，也都一直炙手可熱，一部份人或任校長、或充教授，成爲大眾崇拜的偶像、芸芸衆生中的導師，頗能充分發揮他們的抱負；另一部份學優而仕，廁身政界，縱橫捭闔，煊赫一時，也未曾沒有大展鴻圖的機會。綜括起來看，這些叱咤睥睨的名流學者，後來黯然褪色、默默耕耘的，固然爲數不少，可是「囊銀積金，笑與秩終」的，却也大有人在。故而可以說：他們對於那個時代的貢獻，與時代賦予他們種種的榮顯，兩相對照之下，大抵還算是十分相稱的。

而在五四氛圍之外，天馬行空慧星掠野式的傳奇人物，亦復不少，他們孤寂地走著漫漫的長途，溫煦地散出暖暖的光華，他們的影響和貢獻，在當時並不顯著，可是，他們的歷史形像，却隨著時間的推移，而越來越形清晰，越來越趨高大，弘一大師李叔同，就是這樣的人物之一。

x

弘一大師李叔同的生平，集藝術家、革命者、與苦行僧之大成，其超妙的英才、煥發的風儀、卓絕的悲願、護教救世的虔誠，恰恰和二十世紀西方良心的代表者——赤道非洲的史懷哲醫生，形成一種極堪玩味的巧合。春風桃李，名滿藝林，他的前半生，已是充滿了天縱奇才的漫天霞彩：江湖夜雨，浪跡四方，他的後半生，更是迥然超乎世人的想像之外，映現出一種莊嚴而聖潔的光輝，照耀著那個時代，也照耀著萬千人們的心靈。

x

x

李叔同系出名門，家境富裕；才華儀容，均有得天獨厚之處，對於詞章、金石、書畫、戲曲等項藝術，皆能靈思入神，妙悟非凡，弱冠時即已名動京滬，爲當時的藝苑名流交相推重。事實上，他在藝術上的成就，後來於他自己眼中，固如白雲過隙，殊不足道，在我們後人看來，却委實有其鮮明突出的地位。即以詞章而論，迄今仍風靡大眾，却又格調高絕的一些藝術歌曲，如「送別」、「憶兒時」等，歌詞即是出自他的手筆：

「長亭外、古道邊，芳草碧連天，晚風拂柳笛聲殘，夕陽山外山……」「春去秋來、歲月如流，遊子傷飄泊。回憶兒時，家居嬉戲，光景宛如昨。茅屋三椽，老梅一樹，樹底迷藏捉……」

其情韻之纏綿，吐屬之自然，文采之優美，是任何會唱過或聽過這些名歌的人，都能深深體會到的。

既負出塵的姿儀。復挾不羈之才情，翩翩少年，倜儻風流，李叔同的早年，也曾留下許多人人豔羨的韻事，走馬章台，折柳平康，嘶磨金粉，偎依紅顏，諸般舊日才子優爲之事，無不目擊身經。可是，溫柔鄉是羈縻不了真正的有心人的，而李叔同抱負闊深，志豈在此？終於，他東渡日本，進入東京國立美術專校深造，遠遠離開了那個少年荒唐的十丈軟塵之地，行前一闌金縷曲，已淋漓地表露了他愛國的心緒、與深沉的體悟，伏下了他後來毅然出家普救衆生的意願：

「二十文章驚海內，畢竟空談何有！聽匣底蒼龍狂吼。長夜淒風眠不得，度羣生那惜心肝剖！是祖國，忍孤負？」

出國之後，他聯合留日同學創組「春柳劇社」於東京，爲中國新戲劇之策源人，曾表演「茶花女」、「黑奴籲天錄」等新劇，自任主角，演藝精湛，一時名噪海外，四方側目，但這等成就，於多才多藝的李叔同而言，也不過是其過人生命力的又一流露而已。

以他天性中澎湃的熱情、愛國的摯意、與忘我的情操，他在日本時，自然即已參加了當時奔走呼號、一心救國的革命志士的行列，成爲同盟會的老會員。歸國之後，他加入當時才

士雲集的文學革命機關——「南社」，作詩撰文，孜孜不息，鼓吹民族思想與民族精神，對於當時的知識份子影響極大。辛亥鼎革，陳英士創辦「太平洋日報」於滬上，從事喚起民衆啓蒙社會的工作，李叔同主持筆陣，兼領編務，當時他所刊行的時論、政評、詩歌、小說，皆能開風氣之先，成爲萬人矚目的焦點，一時從遊諸人，均爲並世俊逸，例如身世淒美詩才曠世的一代詩僧蘇曼殊，就是於他主編的文藝欄上嶄露頭角的。

李叔同除致力革命鼓吹外，並盡心於教育工作，他於音樂繪畫文學各方面，造詣既深，執教又勤，加以人格感化動人至深，所以確實造成了不少人材，後來新文學初期的健將，有不少根柢最深的，即是出自他的門下。其時他雖已從一位風采照人的翩翩公子，轉變爲一個「恂恂儒雅的布衣君子」，可是盛名遠播，正如中天之旭日，隱然爲當時藝壇第一人。

就在這時候，在他三十九歲的那一年，他因某種的因緣，拋棄了一切世俗的聲名成就，割捨了一切世俗的親情牽掛，於虎跑大慈寺剃度出家，成爲一個和尚。

一代名流歸佛法，早年令開動江湖！從此之後，他完全走上了另外一條路子，開始了他後半世的生涯，而這段生涯，使他不但成爲近代中國有數的高僧，而且成爲近代中國絕無僅有的完人之一。



「五陵裘馬最豪華，看盡長安陌上花。

歌舞雲時齊放手，一枝禪杖一袈裟。」

出家之後的李叔同，法名演音，字弘一，世稱弘一大師。狷介如白鶴，和煦如春風，他芒鞋破納，獨往獨來，千山雲水，行無定踪，二十餘年來，足跡踏遍了南中國苦難的大地，過的是最清貧的生活，作的是最根本的努力，與過去多采多姿的藝術家風範、轟轟烈烈的革命者歲月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對照。

弘一大師於佛門宗派，係主律宗而兼淨土，刻己苦修，殷懷救世。原來戒律在佛法之中，原為修持的憑藉，諸佛之本源，其重要性無與倫比，世傳釋迦寂滅後，傳之優波羅尊者，為佛門主流之一。其在中國，則唐之道宣、宋之靈芝兩大高僧，尚能得其真傳，靈芝而後，因三部忽失，典籍淪亡，七百餘年以來，竟成茫茫墜緒。弘一大師認為戒學是入道之基，戒學毀，行持缺，則佛門一切，盡成空論，萬千僧眾，無所遵循。因此決定由根本作起，由日本獲取三部遺篇後，下定弘願，獨肩道統，苦心孤詣，一往無悔，於律學上傾注半生心血，著成南山律苑若干篇，在家備覽若干篇，成為重興律宗的寶典，其中「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」一書，釐訂原有戒律，條分縷析，製為表解，化曠為晰，執簡馭繁，而所加按語，尤其

精邃明達，實為佛典中可垂千秋的鉅作，對於律宗的貢獻，不作第二人想。

弘一大師出家後，一直飄逸地過著清苦的行腳生活，他律已至嚴、治學至勤、操行至苦。有一次，其生平摯友夏丐尊強約他至十廬白馬湖暫住，見他行李擔中只有一張破席，一方敝巾，席草已稀疏零落，巾色也已自白變灰，想要為他另換一份，他期期以為不可，並說：「巾色雖不白，尚無害於潔，仍可用幾許年月！」素食中為他略加香菇豆腐，他亦委婉謝絕，祇許白水煮青菜，用鹽而不用油，方肯歡然就食，作客猶且如此，他平日之茹苦，更可想而知了。可是他本身雖然自奉極儉，一絲不苟，待人却又無微不至，惠貧濟病，無時或忘，對於別人的信施，遇有不能拒却時，則立時轉贈苦學行人或貧病者，如量施捨，一文不留。有時聽到某地災患發生，即不眠不休，奔走勸募，完全以天下蒼生為己任；為感化世俗而講經說法，則雖至力竭精疲，唇焦舌敝，亦從不以為苦，當真是「最後一滴血，亦無不願輸諸眾生，而毫無吝惜。」

弘一大師就這樣一肩梵籙，兩袖清風，為了他心目中一種永恆的宏願，而貢獻出他整個的生命、整個的一切。他在佛學界的地位至高，可是他一直不理名聞，不受供養，不著徒眾，不作主持，默默地以平實的作風，為衆根之努力，習勞習怨，克勤克儉，至垂老而不渝。他圓寂後，有人發現他那一領衲衣，上有補釘二百二十四處，青灰相間，襤褸不堪，蓋尚是

他初出家時那一月，二十六年，未嘗一易，可見他的刻苦自律，到了何等感人的境地！

從金粉繁華的名利場中走出來，在那寂天寞地的深山荒野中，粗獷無識的下層貧民間，嘔心瀝血，弘道護衆，廿載於斯，落落自得，其雪志冰操，又豈是當時那些赫赫不可一世的名流學人，可以想像於萬一的？連當時盛負時譽的革命前輩吳稚暉先生，都會說過：「李叔同可以做個藝術家而不做，偏去當和尚」之類的話，可見真能體會他的深心悲願者，實在是少之又少了。

X

X

X

弘一大師爲什麼薄蓋代藝名如浮雲，捨天縱英才而不惜，毅然走上出家苦行的路子？迄今爲止，尚沒有人會作過確切不移的解釋，夏丏尊會敘述了大師出家前與佛門的一些接觸，但這些接觸，充其量只能說明大師進入佛門的因緣，既不足以涵蓋他出家後忘我苦行的作爲，也不足以顯示他一生所代表的意義。至於有人以「滄桑幻滅」「人世無常」之類的說法，來推論大師的用心，似也未免過於籠統，不能使人完全信服。然則，我們此處還是只能檢視一下大師出家前的時代氛圍，以及大師出家後的一些具體表現，來看出豪傑之士，如何在爲他那個社會殫精竭力，垂示典型。

弘一大師生當清末，一方面國勢阽危，社會頹靡，而西方暴力不斷侵入，不平等條約深

深桎梏著整個的民族；另一方面革命思潮，澎湃洶湧，多少有志之士，皆在從事救亡圖存的革命工作，所以他自然投身於這一如火如荼的大運動之中，成爲其中有力的一員。可是辛亥革命之後，軍閥當政，擾攘不寧，社會的苦難愈益深重，而當時一千名流，議論紛紛，爭端時起，猶注重於一般現狀的改進，未曾著眼於根本的重建、自我的肯定、實踐的力行方面，於是他開始從事一種自下而上、自遠而近的恆久努力，以社會大眾爲目標、以身體力行爲號召，直接進行「普救衆生」的工作。所以，弘一大師的出家，非唯不是出世，而且是積極的介入，熱情的投注，全心全力的獻身社會。「半壁東南胡馬過，天涯托鉢淚痕多；故都戰火驚狐鼠，荒樹劫灰罩薜蘿」！在這樣一種邦國殄瘁的情境下，進行如此淒寂孤往的紮根工作，他的苦心孤詣，的確是不易使人理解的。

我們看他在佛門，選擇戒行最嚴，自律最苦的律宗，作爲畢生獻身的方向，不得不承認：他是想以一己人格的感化，來改革中國宗教的風氣，變化一般教民的氣質；我們看他對社會，一逕行慈施善，憐弱濟貧，對於乞丐流氓疲癯殘病，照拂恤周無微不至，不得不承認：他一直在默默地爲社會做着實質的工作、持久的貢獻。合起來看，他對於整個民族在急劇淪胥的困境中，所抱持的是何等的悲劇！所垂示的是何等的風範！

他對自己祖國的熱愛，當真是時刻溢於言表，一般佛子求學，他常撰句道：「念佛不忘



救國，救國不忘念佛」，殷殷至意，感人特深。七七事變後，他嘗於當食之頃，潸然落淚，對弟子說道：「吾人所喫的是中華之粟，所飲的是溫陵之水，身為佛子，於此之時，不能共紓國難於萬一，自揣不如一隻狗子，狗子尚能為主守門，吾人一無所用，而猶觀顏受食，能無愧於心乎！」這種在國難當頭時，大節凜然的表現，寧不令那些昔為高士、後為漢奸的名流愧煞！戰時大師所處的溫陵，正當戰事最前線，當日機轟炸日機轟炸之際，他仍獨往獨來，集眾演法開示，完全置一己生死於度外，只求激勵民氣共衛國土，他說：「萬一不幸，即以頭目腦髓替代眾生受苦，亦所甘心。」這種自肺腑中流出的至情之言，足以表露他一生盡瘁民族的初心，原就是渾然忘我一往自前的。

而他本身，在艱苦卓絕的入世生涯中，也正完美地成就了悟道的歷程，達臻了至高的境界，實至名歸地成為一代高僧。他歿夏丐尊的遺書上留有一偈，充分證明了他內心的高華與充實：

「君子之交，其淡如水，執象而求，咫尺千里。」「問余何適？廓爾忘言，華枝春滿，天心月圓。」

——這真是藝術家人格與宗教人格的結晶，「華枝春滿，天心月圓」，求諸爭名逐利的芸

芸衆生，又有多少人可以想像如此圓融的生命情操呢？

X

X

X

近代的中國，也許真的「百事不如人」，可是在山陬海涯、在荒村野地、在社會基層，默默地從事播種工作的知識份子，實在仍自不少，與那些名滿天下春風得意的學者名流相形之下，他們當然顯得寒儉黯淡，沒有什麼動人的光彩，可是他們的影響，是積漸的、持久的、深刻而廣泛的；他們的所作所為，也許和當時的時代氛圍格格不入，所以一時沒有人重視他們所代表的意義，可是終極而言，他們的心血才智，實在為整個民族增添了正面的價值，也為後世子孫寫下了真正光榮的一頁，他們注定了要孤獨地走著自己的路，因為他們並不是時代的主流，也不是為人注目的焦點，可是這又何妨？他們的歷史地位，在千萬年之後，自會漸漸顯現出來，而即使史家失察，他們的生命精神，原就是和整個民族的生命脈動溶為一體的，只要民族存在，他們的努力就沒有白費。

弘一大師李叔同，是比較特出的一位，因為他的天才高妙，行徑卓絕，在當時即為有心人士所共仰，「高懷曠代盡知名」，沒有人能否定他的價值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他的畢生苦心、他的深遠孤識，還是不會為當時那個時代的菁英份子，投以應有的關注。也許，「五四」終究只是一個浪漫的時代，對於過份執著、過份嚴肅、過份狷介的工作，不會感到太大的

興趣，而像李叔同這樣傑出的人才，畢竟不是空談理論的人們，可以真正瞭解的，所以，他所指出的路向：一條漫長而艱苦的道路，一種根本而肯定的態度，並不會在「五四」時代，受到他們的承認，至於實踐力行的作風，在一些風雲際會的英髦之士眼中，恐怕真是優瓜的行徑了。

然而，事實證明：在整個民族面對如此艱鉅的挑戰時，浮面的議論、自我的否定、浪漫的態度，畢竟不足以構成一種強有力的回應方式。「五四」至今，已近半個世紀之久，中國仍沒有成功地適應現代社會的變局，已是不爭的實情，在一個世變日亟、新潮迭至的時代裏，如何立定自己的腳根，才是最重要的，那些「千古風流人物」，能給我們些什麼呢？

而那個現代化的挑戰，還在繼續；那個全民族的困境，還在延伸，李叔同所表現的態度與作風，是否也能作為未來回應挑戰時的一條線索呢？這是值得有志之士深思的。

（六十五年六月六、七日「人間副刊」）

## 江湖寥落爾安歸？

在一個天翻地覆的大時代中，個人的一些遭際遇合，浮沉起伏，本來只算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沒有什麼特別推究的價值，「歡也飄零，悲也飄零，都作連江點點萍！」如是而已。尤其，若是這類平凡的人物，既無煌煌的事功，又乏赫赫的聲譽，則在一般世俗的觀念裏，根本就只會感覺到他們的存在。人們所關心矚目的，一還是他們旁邊那些風雲人物、喧囂事蹟、動人心弦的口號、新奇奪目的言論。也許，在急劇轉變的社會中，倡議推倒現存的價值觀念，本就會使人有一種微妙的快感，至於那些價值觀念，究有多少確已構成了進步的障礙，實在不會有太多人去深思細省的，在這樣的狀況下，倘若身爲一介貧窮的布衣人物，抱持一



些尋常的價值理想，獨自在滔滔洪流之中艱辛跋涉，則不但引不起人們的關心，還容易低觸當時的權威，招致時論的訛罵，徒然給自己帶來不少麻煩。但是，似這般不合時宜的人物，還是會不斷出現的，因為他們所追求的，不是眼前的飛黃騰達，而是恆久的心安理得；他們所影響的，不是一時的現實社會，而是長遠的歷史運命。至於世俗大眾一時的看法，實在並不一定是正確的，「淮陰市井笑韓信，漢朝公卿忌賈生」，結果事實證明；可笑可輕的，也許倒是那些人自己！

而任何一個承先啓後的大運動，若是缺乏一種勢均力敵的理性制衡力量，缺乏容忍異己尊重對方的雅量，則縱使能在短期內席捲四方不可一世，造成一股凌厲蓬勃的氣勢，可是也容易在名利、意氣、派系、權位等等的爭執中，把原先踴躍奮發的初衷、熱忱純樸的理想，逐漸渾忘到九霄雲外去了，結果這運動便會在盲目的狂熱之中，不知不覺地變了質，走了樣，抵消了它原來積極建設的一面，所應有的成績與貢獻。近代許多撼動一時的羣衆運動或政治運動，便常因此而落得不堪回首的下場，留下種種難以收拾的困難，使得後起的人士，面臨了更其複雜的局面。

從這樣的角度來看「五四」那個時代，我們不免會感到或多或少的接觸之情。「五四」的全民啓蒙之功，是永垂史冊不可磨滅的，那種銳意革新一往直前的作風，也充分表現了中國

近代知識份子的覺醒和躍動。然而，身為「五四」以後民族大挫敗、大顛覆的悲劇承受者的我們，不免會遐想；倘若「五四」時代的思想界與知識界，能自我屹立擺脫外力的精神；能够更深一層瞭解傳統、更進一步認識世局；能够透過一時狂熱，迅速走向建設，尤其，能有相忍爲國彼此敦促的兩大力量，在檢討舊弊導引新機的問題上，相責相勉，相輔相成，匯合成一種殊途同歸的激盪潮流，則中國的諸般苦難，也許可以在那段時期內即可獲得初步的救贖，不致蔓延迄今愈演愈烈。至少，可以在那段時期內，指出一個明朗而合理的大方向來，不致聚訟紛紜而自貽伊戚。

在五四以後那段歲月裏，我們所遐想的機會不是沒有，而且相當的多，可惜在時髦流行狂熱披猖的氛圍中，這些機會均一一流於幻滅，沒有蔚爲大觀的可能。甚至一些在空無所有的環境中，掙扎而起，憂世感時，表現出獨特的風格、指向另一條長途的人們，還不斷在那個時代中，遭遇到種種的冷漠與橫遊，終至在荊天棘地之中落寞地慘敗、落寞地隱逝，構成一幅幅血淚交迸的畫面，爲近代中國民族的災難作見證。

例如，純就文學思想而言，民國十一年初創立的「學衡」雜誌，所涵蓋的人物和見解，本應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流弊，有互相攻錯提攜向上的作用，應能構成一種有效的制衡力量

，「學衡」中若干人物，如吳宓、劉伯明、胡先嘯、柳詒徵、梅光迪等，均是才學俱優的一時之選，論留學的學歷，固不在五四領導人物之下，論對文學與文化的瞭解，也各有獨到的地方，柳詒徵的「中國文化史」，為當時最有系統的文化史著作，迄今仍不失其灼目的光輝。可是，在狂熱西化的氛圍中，一般人只注意那些表面叱咤風雲的人物，只接受那些推倒現存價值的主張，只知道「學衡」反對白話慣開倒車，於是，一般紮實而清新的溪流，不久就被洶湧奔騰的潮流淹沒了，發揮不出它應有的激濁揚清的功能。

而在「學衡」的旁邊，就有一個平凡而誠懇的人物，懷抱着滿腔的熱血與滿腹的才華，默默地走着他自己的選擇的道路，默默地寫着他自己心中的詩篇，孤獨地承負着一個中國人所應承負的苦難，也孤獨地迸發出一些近代中國歷史的迴聲。當一些新派人物名動京華、風光八面的時候，他也在千災百難、九死一生之中，走完了他三十六年的生命歷程。「天末同雲黯四垂，失羣孤雁逆風飛」，他的悲劇是自幼就註定了的，雖然他自己也早已明白這一點，可是他從來不後悔他自己的不合時宜。

×

×

×

白屋詩人吳芳吉的一生，徹頭徹尾是一部心靈對世俗的奮戰史，他自六、七歲後，就「與凍餒戰，與金錢戰，與世俗戰，與積習戰，與兵燹戎馬戰，與風塵勞頓戰，與名利權鎖戰」

，與生死關頭戰，與一切虛偽、蠻橫、冷酷、圓滑戰」，無休無止的掙扎，無休無止的失敗，永遠在侵蝕他那青春的生命，可是，這是他自己抉擇的命運，他的一生都忠於這個抉擇。原來，他於十三歲時即才華煥發，考入清華學校的留美預備班，少年登第，前程似錦，倘若他循此以往，自然可以成為早期留美的博士名流之一，走上坦蕩蕩的幸福之路，可是清末民初，學生愛國情緒高漲，他思精言銳，隱然為學生領袖，一次風潮中，學校當局要他公開悔過，否則要予開除。這是他一生最大的抉擇，也是他人格最重的考驗，他若答應悔過，黃金般的歲月在等候他，他若拒絕，因身無分文，立刻便要流浪街頭，失去了一切的生活保障。常人若面臨這樣的抉擇，幾乎不可能優到完全置個人前途於不顧，當時其餘的十幾位學生代表，大都屈服返校了，可是，七歲即以家難飄流於外，為奴行乞，不得一飽，惟讀書於清華學校時代，為其生平最最快樂無憂的歲月的吳芳吉，雖祇因替人代致不平而捲入禍中，面對這樣的誘惑與威迫，却表現了他卓犖不凡的氣節，他的答覆是字字千鈞，擲地有聲的：「無過可悔！」就這樣，他離開了清華園，迎向他終生的輾轉淒涼、顛沛流離的生涯。

飄蓬般的歲月，當然是辛酸至極的，何況他還要設法寄錢回四川養家，每日僅「食粥一碗，垂簷」，流落江湖之憔悴可知，好在他還有一兩位真正知心的友人，相詢以瀝，相濡以沫。其中吳宓對他的愛護與期望，揆之古人風義，亦惟鮑子之於管仲可以相比，不惟悉傾私囊，濟他之急，而且不斷鼓勵他勿負長才，專力於詩，使他對人生仍能懷持樂觀的倚心，不



惟如此，吳宓出國之後，還因吳芳吉家中窘迫，「債主臨門，長日愁罵」，便在美國友人間發起籌款，訂定公約，以幫助吳芳吉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，儘快從事他的創作事業，這一份公約，真是人間友誼的結晶，是中國人情感受交流的最高表現，約中規定：一、捐款數目多少，各方自由認定。二、定期繳納，不容延緩。三、只盡自己之義，不問受者作何使用。四、永無酬報還答。朋友們對吳芳吉人格的信任、才華的推重，從這份公約中即已流露無遺了。而吳芳吉也不負衆望，一連串震撼人心反映時代的名詩，陸續在這寒晦否塞的流浪歲月中產生，十足印證了「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」的名言，他學問的歷練、胸襟的開拓、人格的長成，在這一段痛苦的時期內，真正獲益良多，他的詩中寫道：

「嗚呼人生如朝露、百年行樂奚足數？安得讀遍古今書，行遍天下路，受遍人間苦，使我猛覺悟！」

便正指出了他一生淋漓的元氣，磊落的風骨，卓絕的才識，正是在饑寒困苦飄零跋涉之中，磨鍊鋒鏘出來的。

吳芳吉在茫茫人海之中，歷盡艱難，捱盡淒寂，可是他永遠堅持他的原則，狂潮泛濫，孤身獨往，這是何等的魄力？他一生直以昌明中國文學爲己任，摒棄一切無謂的勾當，他不入政黨，不奉宗教，恥言軍閥，諱爲名士，雖因此而「城市山林，兩無去路，宿儒時髦，難契同心」，註定了要受盡世俗的打壓和侮辱，可是他無所悔吝，無所感傷，昂首闊步向他心目

中的理想邁進，落落自得地寫他心目中值得寫的詩篇。在新文化運動開始之前，他就感受到中國的詩運，必須有人挺身出來，痛加改革，以往那些貪生怕死、歎老嗟卑、吟風弄月、使酒狎媚的濫調；或則疏懶兀傲、遁世逃禪、贈人咏物、考據應酬的俗套，已不足以適應一個奮發圖存的大時代的需要，所以他竭力以高尚優美的心志、開明活潑的精神，來發抒新時代的呼聲，讓文學的良知和社會的脈動溶爲一體，更讓文學的感召來爲社會的覺醒催生。他的詩本身，雖因當時的語言正在新舊交替期間，不免受到許多的拘束和窒礙，所以至今尚未能在價值上得到應有的肯定，甚至新舊詩人都諱言他的詩，然而，其肺腑的至情，灼灼的才華，却是任何人可以領會得出的。民國六、七年間他的長詩「護國嚴述」與「婉容詞」，一時傳誦極廣，感人至深，前者抒寫二次革命期間義軍苦戰的史蹟，反應了當時人們在政治方面的熱切渴望；後者描述某些留洋學生崇洋媚外，拋棄髮妻的事實，印證了當時社會在價值轉型中的悲慘遇合，以詩證事，以詩傳史，確有傳統知識份子悲天憫人的責任感與使命感在，令人讀之心有戚戚之感。事實上，純就詩的氣勢而言，同一時期的「思故國行」數首，尤其筆力如鐸，一氣呵成，把當時國族的憂患，英雄的行徑，描繪得絲絲入扣，也把民國二次革命的氛围，刻畫得淋漓盡致，那些烈士、那些英豪，在他筆下當真是栩栩如生，凜凜有威，例如他寫宋教仁：

「思故國，我憶宋先生，經綸天下士，氣宇國千城，賊虜萬鈞力，薄海莫敢動，兵車踏武漢，勢如雷霆奔。我公甫匍走，舌敝倡縱橫，精誠動甲馬，賊虜一戰平……」

他寫吳祿貞：

「思故國，我憶吳使君。虜廷將天下，盡為妾與臣。辛亥八九月，戎馬動河汾。使君立塞上，崛起掃妖氛，一擊賊膽落，如驅鷄犬羣……」

他寫蔡松坡，更是情詞壯茂，斐然可觀：

「思故國，我憶蔡總戎。獨夫威虎豹，四海失英雄，籌安輕薄子，如蒿附喬松。朝呈勸進表，暮錫侯與公。公侯滿天下，氣壯如長虹。矯矯我蔡公，談笑訕北空，順公從民意，護國西南封，五月下戎郡，重創陳宦鋒，十日戰巴蜀，曹錕蟄如蟲……」

當時正是軍閥橫行袁黨猖獗的時候，英雄多逝，天下愴然，吳芳吉抗筆直書，一無顧忌，為國失精英而痛悼不已，姑不論文彩詞藻之優美生動，單論他這份憂國感時的情操，就實已足與當時一般民衆的心理、時代的脈搏息息相應了。

在擾攘離亂的日子裏，吳芳吉寫下了無數動人的詩章，也許不能算什麼「日月經天，江河行地」的鉅作，可是，作為一個詩人，他的成就是不容抹煞的，至少，他的詩忠於自己，忠

於文學，也忠於時代，每一首，每一句，都可以看出他的真性情、真感受、真切的心路歷程。他的詩有溫厚的氣質，有熱烈的感情，有豐富的意象，也有自由的格調，可以與源遠流長的中國古典詩傳統相接續，但也開拓了一條求新求變的活路徑，這與他自己的一套詩的理論，是融合一致的。「關河豈得阻？晝夜獨沉吟，浪跡觀天下，詩書癖古今」，他的困頓悲憤的生活、憤慨發苦的苦功、抑塞挫辱的掙扎，畢竟不是白費的！

吳芳吉那關懷社會、關懷民衆的心靈，是始終如一的，即在他自己窮至「日食一粥」的時候，他還把友人匯濟的金錢，轉贈給更窮的貧民。當年北方大饑，又逢兵亂，他某日路過一家酒店，看到路上橫屍八具，皆係餓死，腹僅留皮，腿不盈握，「而當墟高坐者，方持杯啖驢，安然無覩」，他為之感慨良深，痛心疾首。他認為：「衆生皆在地獄，吾復何心獨處天堂？天堂乃童稚耄年棲跡之所，固非吾儕少壯留戀之地」，所以他一生安於寒寒貧乏的生涯，未嘗一日稍易。

但他也不是一個只讀死書的書生，在危難臨頭生死一髮的時候，他當真是「臨大節而不可奪」的赴赴丈夫，他在軍閥混戰的危城之中，猶時刻以全城生靈的苦難為念，至於自己，雖饑寒交迫，猶集衆講學，祇暗約有心的學生，準備「至垂斃時，相偕主禮堂堂衣冠端坐而逝。」

他的後半生，完全貢獻給教育工作，他以人格的薰陶、心靈的感化，來教導學生，使學



生如沐春風，如飲醇醪，不知不覺間在氣質上有了極大的改變，固不僅止於傳道授業而已，所以他每至一校，都極受學生的愛戴。教育是他最喜悅的事業，他對教育方面也確有獨到的心得，故而他能與學生心靈溝通，渾然忘我，他有一次寫道：「昨夜月光明朗，照澈鬚眉，八時全校停止自習，令整隊出城，任意所之，一時歌滿山野」，這是何等親切有味味的教育方法！也只有他這樣率性任真的人，才做到如此生動的生活教育。

X

X

X

吳芳吉對中國文化的認識與信心，在當時狂瀾既倒的氣氛下，也是獨具慧眼的。他看出：「中國之家庭不亡，中國之民族、之文化，亦永不亡。蘇俄專以推翻家庭亡中國，其他不足道，今國中賢者所行，乃多為敵長勢，則此吾人之深憂也。」這是民國十八年的話，我們今日看來，真不得不承認他的先見之明。他深知知識份子任重道遠，所以抱持理想，不敢或懈，致力教育，重建根本，其詩歌、其教學、其行徑，無一不是在為振起國魂復興文化而盡所能。

吳芳吉在文學方面，更有一套健全而合理的理論，不卑不亢，不偏不激，與新文化運動後期，一些齒牙齟齬荒謬狂熱的言論相形之下，他的理論顯得確能獨排衆說，自成一格。他認為當時國家面臨曠古未有之大變，思想生活，既與時代精神一起在蛻變中，則自時代中產

生的詩，自亦不能例外，「故處今日之勢，欲變亦變，不變亦變，雖欲故步自封而勢有不許」，但是，所謂的「變」，不是如新派人物所倡議的「連根拔去」或「遷地另植」，而是一種理性的採擇與接合，使理想中的新詩「依然中國之人，中國之語，中國之習慣，而處處合乎新時代者」。他認為文字雖中西全異，文藝則中西半同，而才理更屬中西全同者，所以若能舍其全異，取其全同，斟酌其或同或異，則「吾知其生氣蓬勃，光輝煥射，必有異於前矣。」他反對完全剷除中國文字與中國意識的說法，認為文化是詩的種子，而「無種則不能生，有種依然是舊」，不可能憑空託根，自我作古，必須以舊文明種子，入新時代園地，才能創造出好的新詩來。他的理論與新派人物最大不同之處，是在新派惟求其詩「何以同化於西洋文學，使其聲音笑貌，宛然西洋人之所為」，而他所主張的新詩，却是「何以同化於西洋文學，略其聲音笑貌，但取其精神情感」，來滋補中國舊詩之不足。在當時那種氛圍中，他的理論當然是人們不屑一顧的，嬉笑謔罵，不一而足，所以他只有仍舊孤獨地走著漫漫的長途，不敢望之他人，但他的信心是恆定不移的，「余之為詩，自此往矣」！

然而，吳芳吉也並不只是一個彩筆紛披的詩人、一個坐而論道的教員、一個條理清晰的文學理論家，他還是一個熱血沸騰摟臂爭先的愛國者，他愛中國、愛同胞，已到了聲淚俱下無時或忘的程度，民國二十一年「一二八」抗日事件發生，吳芳吉痛心於四川有兵四十餘萬

，而竟畏首畏尾，不肯出川援滬，他以一個書生，竟決定「以赤手與倭寇拚之」，已決定東行從軍，朋友勸他以從軍的精神辦學，化一人之身為千百之身，以三五十年長久的努力，與倭寇拚戰，勝似他當時的赤手空拳，他一聽有理，便奔走呼號，血淚交迸，來喚醒蜀中有志的青年，共赴國難。著名的愛國長詩「巴人歌」，即於此時作成，慷慨悲壯，撼山動野，敘明一二八滬戰中抗日健兒以血肉作長城，抵抗暴力侵凌的事蹟，當真是聲震雲霄，風行一時，我們今日重讀這一名詩，猶能想像吳芳吉當時氣概軒昂痛切陳詞的形象，歷歷如在眼前：

「我今正言宣世界，千年古國植根深，渡假一時豈足害！好似血輪續身週，滴滴饒有生機在！……我非排外好興戎，我為正義懲頑凶，我知前路險重重，我寧冒險前衝鋒！」

吳芳吉三十六年的生命中，受盡了五四前後新派人物的侮辱、訕笑、譏諷、與打擊，尤其當他在文學革命之聲震撼海內之時，竟然敢於不趨時髦，自有主張，要求雖應儘量歐化，仍須不背國情，當然「不轉瞬而反對之聲四起」，那些風頭正盛氣焰十足的少年名流，對他謾罵恐嚇，無所不用其極，「北京新潮社之某君，及上海民國日報之某君等，詆罵尤烈」，可是，吳芳吉對於這些事實，却只就根本處去反省，不以私人恩怨為意，他對於新文化運動

，本身是極端贊成的，「不過出於今日一般人的叫囂，至以此為投機事業，則迥不相干，殊足傷痛」，他目睹一些不入流的新文化運動家，藉著文化招牌，夫勾引女子、騙取金錢的醜態，本已寫成一首長詩予以刻畫，可是轉念之下又燒燬了原稿，因為他認為：「與其用些氣力去宣布他們的罪狀，就不如用些氣力去喚醒他們的良心。」他雖有時也向一些人物提出諄勸，但那是因為他「既不忍宣布文化運動之罪過，又不忍文化運動之墮落」，所以才不惜費盡心機去提出忠告。他看到當時社會的黑暗、軍閥的蠻橫、人心的冷酷，雖然痛心疾首，可是他絕不激切叫囂，譁眾取寵，因為他認為「憂國宜憂在心頭，愛國宜愛得長久」，他看到當時新派少年的通病，好作無責任之言，「譬如哀傷國事，便肆口謾罵政治如何紛亂、社會如何齷齪」，只知諉過於人，自命毫無過失，可是實際上這些人「其行之紛亂，心之齷齪，固亦猶等」，他才真正痛心，認為大家要極力奉行悔過自新的功夫。他眼看「新黨領袖如某督學、某會長，其心諦所在，無非欲發展身家勢力」，毫不以百年樹人的大計為念，他也仍不願揭穿，只指望自己的朋友，砥礪節操，釀成風俗，由風俗來轉移人心，這種種溫柔敦厚的作風、自反自勉的思想、卓越兀毅的擔當與抱負，在那個時代氛圍中，在他那種身世背景下，真令人感到有如空谷足音，彌足珍貴。

飄泊的生活與晦塞的際遇，使他以三十六歲的英年，即溘然而逝，只留下一些動人肺腑



的詩篇與文字，徒供後人蒼茫冥想而已。我們難以想像：在五卅前後那種才士雲集、英鷲輩出的時代裏，以吳芳吉這樣人格崢嶸、思想通達、而又才華洋溢的人物，何以竟然會毫無立足之地，在排擠與笑罵下，永遠淒涼地走著他自己的路子，在江湖滿地的歲月中，獨自度其蒼涼困厄的日子？只有「學術」的人物，會先後幫助過他，支持過他，可是「學術」的本身，也沒有受到應有的待遇，在一片喧囂的聲浪中，他們苦心提倡的一些學理與觀念，又算得了什麼呢？

吳芳吉的天才，沒有獲得全盤發揮的機會，是極其可惜的事；可是五四運動沒有獲得一個強有力的理性制衡力量，尤其值得惋惜。吳芳吉曾計畫以十萬八千字，分三大部分，來寫中國的史詩，以他的經歷、識見、才華、熱情，他很可能成為中國的但丁，能以詩歌來喚醒中華的國魂，煥發一代的文風，然而天不假年，憂患而終，「何處招詩魂，楓青江正闊」，恰向人們展示了一個昂然屹立的悲劇人格；而五四運動，以其人才之衆、際會之佳、氣象之新，曾極可能一舉廓清百年積弊的病弱社會，為中國全民族指出一個積極建設的眞方向來，可是由於缺乏理性的制衡力量，沒有互相策勉和匡正的機會，以致狂熱一起，宛若渴馬奔泉，離原始的目標越來越遠，在整個民族所面臨的重大挑戰下，沒有成功地完成它的歷史使命。

而那個現代化的挑戰，還在繼續；那個全民族的困境，還在延伸，似吳芳吉這樣傑出而完美的人才，還有多少能經得起這個民族的浪費？

（六十五年五月六日「人間副刊」）

## 滄海橫流更有誰？

方東美先生逝世了，我心中一盞莊嚴輝亮的明燈也熄滅了。

很難想像，自此以後，在二十世紀浩瀚洶湧的思潮學海之中，還有什麼砥柱中流的博大真人，能如方先生那樣，為中國文化的哲思慧命，而盡瘁了他一生的心力，以湛深嚴謹的學術成就，把文化命脈整個撐展開來，使得生活在這一時代的華族子民，能够在思想的根柢上，不致茫無所依，仍舊可以仰俯無愧地屹立於天壤之間。五十多年來，方先生自言教到身教、自講學到著述、自中國到西方，曾經為中國文化增添了多少的光輝、供輸了多少的活力？而他那寬絕的才華、遼密的學問、堅毅的信念、廣博的愛心，又曾經結晶出多少學術上不朽

的瑰寶？發揮出多少深鉅而潛在的影響力？使得讀他著作、受他感染的中國人，不能不真正的以同情和敬畏的心情，來重新深入體會到中國文化的精髓所在。即此一點而論，方先生的逝世，已是我們這一時代莫可補贖的重大損失了。

何況方先生在學術上，已臻大智圓融之境。於中國而論，則自先秦以降，歷兩漢、魏晉、直下宋明清，老子沖虛周行之妙道、孔子旁通統貫之乾元、墨子尚同一義之兼愛，至大乘佛學諸宗悲智雙運、破立並舉的妙諦，乃至宋明新儒學窮理致知、明心見義的真義，無不於思想的根本源流，以現代的學術理論，來加以闡揚，使其煥然綻放出活潑鮮明的真生命與新氣象，從而整個中國哲學思想之廣大和諧，高明深刻，得以在學術的立場上獲取了落實的證明。於世界而論，則西方哲學、印度哲學之主要體系與現代發展，方先生亦無不從流溯源，詳加探索，而作了完密周詳的整體理解。事實上，方先生在四十五歲以前，所教授與研究的，本亦是以有關西方哲學者為主。故而方先生兩次在夏威夷「東西哲學家會議」上的論文與答辯，以及嗣後在美國密大任教與巡迴講學表現，不惟西方甚多哲學家歎為觀止，即連精研禪宗的日本鈴木大拙亦歎然翕服。可見方先生在國際學術界中，亦自建立了極為崇高的學術地位。如就此點而論，則方先生的逝世已不僅是中國的損失，而且是世界的損失了。

而方先生不止是一位大智圓融的哲人，不止是一位埋首著述的學者，亦不止是一位作育

青年的教授，五十多年來，造次流離，顛沛困頓，民族的慘痛與時代的苦難，一直與他的生命相終始。而他亦一直念念不忘要為提振民族的靈魂、重建文化的信心，而殫精竭力。真正哲學家淑世救國的實踐智慧，使他於壁立萬仞的超絕境界中，不時仍要迴向於現實苦難的人間世上，為自己民族一再發出沉痛的呼籲。早在當年全民抗戰的前夕，方先生就曾透過電台向青年廣播，以「中國人生哲學概要」來鼓舞人們堅持對民族、對文化的立場，當時他就指出：中國先哲遭遇民族的大難時，總是要發揮偉大深厚的思想、培養博博沉雄的情緒，促使我們振作精神，努力提高品德，他們抵死要為我們推敲生命意義，確定生命價值，使我們在天壤間腳跟站立得住。」如今我們回想起來，方先生的一生，正是為我們「推敲生命意義，確定生命價值」，他的思想與著作，使我們對自己的民族增添了無比的信心，不致在狂潮巨瀾之下被沖失了方向。就此意義而言，方先生與他心目中那些中國先哲，在精神上原是一脈相承的，他們的苦心孤詣，他們的真才絕學，共同為我們的民族，留下了無比珍貴的正面資產。

就我個人而言，我對方先生的一切，尤其懷著無限感激的心情，猶憶早歲少不更事，看了一些所謂中西文化論戰方面的文獻，從早年五四時代的名士大作，直到十多年前此間雜誌上流行的時髦論文，一直在心理上陷入極端徬徨的處境，而不克自拔。一時還會對自己的民族文化，深感搖惑，而對流行的西方淺薄思潮，珍若拱璧，有時舞文弄墨，也曾撿拾一些現



成的簡單模式、模糊概念，來對中國文化漫肆輕薄一番，當真是小慧歧施，大體茫然。心中已明明感到不安，而却苦於茫無所措，直到看了方先生的早年著作，從「哲學三慧」，「生命情調與美感」，到「科學哲學與人生」，才真正知道由生命所體驗的學問、由智慧所孕育的學問，是如何的淡心恰當、自在受用。而方先生所闡釋的中國文化，廣大和諧，原始要終，生化無已，通變不窮，竟然較之世上任一文化，均毫不見遜色，這種根據學理，抒發新義，而又能兼顧當前時代意義的說法，確實使我撥雲霧而見青天，看到了學問之奇，生命之美；也從而有了自己判別價值的立足點，不致於再魯莽滅裂，隨波逐流。後來再聽方先生對學術系統的多次講演，再看方先生中年以後以英文寫作的諸篇力作，深佩方先生能旁通統貫，提要鉤元，融合中西印三大文化源流，參酌國際學界最新發展，而卓然自成一家之言，個人自知資質駑鈍，於方先生海涵地負的純粹學說，不足以理解其萬一，然而自方先生處領會到真正學術的尊嚴，與民族文化之可貴，則是終身不敢或忘的心得，自方先生處，個人才深知：「我們自有寶貴的哲學，所以生命之意義可以積極地肯定，生命之價值可以無限地提高，做一個中國人，確是一種光榮！」

而方先生又不僅在學問上為我們立定了脚跟、拓展了新境，即連他痛心時代學風的頹廢、關心民族文化的命運，不時流露的那種懇摯而深沉的憂患意識，亦一直洞透著無數人們的

心靈。這種無言的感召，尤足以證明方先生對於這個時代的一切，實在關懷深護，至於極點。

由於方先生在學術上嚴謹自律，要求極高，對於學問之事，是非必辨，絕不苟且，故而有些人以為方先生仰之彌高，不可親近。其實若有年輕學子，誠心求教，方先生總是諄諄講授，百般啓發，必使他真有所獲方止，有時一講數小時，毫無倦色，隨緣觸機，主動提示，充滿了對後進青年不可遏抑的愛心。而方先生平居處事，溫煦和藹，平易近人，那種純如赤子、皎若明月的心境，那種大方無隅、淡泊明志的襟懷，亦十足表現了一代哲人的自然風範。事實上，方先生不惟是超絕的哲學家，而且是高妙的詩人，早年「生命情調與美感」一文發表，已為學界推崇為中國的桑塔耶那，而方先生的心靈修養與生命境界，多年來即一直天機渾融、真趣瀟灑，更是從遊過的學生們久已津津樂道的事。形之於外的，方先生中英文著作裏文字之美、遣詞之精、氣象之淳，都是任何人可以直接感受到的事實。像這種充滿了哲理與詩情的文采，從此也將成為絕響了。

猶憶去年某日，我們幾個年輕學生，到方先生那裏專程請示有關知識份子的時代使命問題，那晚大雨如注，四外一片晦冥，而室內一燈正明，照耀著滿壁的書卷。方先生那天甚為高興，為我們講中國近代的動亂、講民族文化的淪胥、講時代風氣的變遷、講他少年時蒙情

勝概的種種表現、講當時「少年中國學會」的種種理想、講知識份子對時代環境的艱鉅責任、講學術文化對於立國的根本重要性、講美國當前道德精神的墮落、講未來世界如何重新振拔出新的理想……從黃昏一直談到深夜，我們都怕先生過於勞累，數次勸請暫時歇息，而先生絲毫不以為意，仍舊條分縷析地為我們講下去。那種關懷文化、關懷青年的愛心，當時即充塞於每一個人的胸臆之間。那晚方先生那蒼勁沉毅的語聲，在滂沱的豪雨聲中顯得格外的清晰、格外的有力，迄今似乎仍迴響在我們的耳際，真切而鮮明。

而方先生竟已離我們而去了，那盞大雨中的明燈也熄滅了。朋友相見，都有一片蒼茫的感覺。方先生在世的時候，「斯文有傳，學者有師，君子有所恃而不恐，小人有所畏而不為」，西方種種歪曲真理、污蔑文化的異端邪說，在他那博大精深的學理之前，都無所施其技，使得中國文化在舉世學界之間，燦然有光。而今而後，有誰能負荷起這萬鈞的重擔呢？

## 龍山極目煙塵滿

繼震撼全球的天安門抗暴事件之後，華北平原的唐山、豐南、北平、天津一帶，又生了空前強烈的地震，災胞遍野，輾轉溝壑，煤礦油田，一炬成灰。對於大陸同胞的覺醒奮起、掙扎自救，我們一貫是懷持無限尊敬與關切的態度，隨時準備奮袂挺身、誓作前驅的；而對於此次震災之後，萬千黎庶流離失所的慘劇，我們也一直是「哀矜而勿喜」的心情，付出了我們所應給予的物資與溫暖，這一切，一方面固然是基於民族愛、同胞愛、乃至人類愛；另一方面，也正是履踐先哲所謂的「民胞物與」、「人飢己飢」的思想。

同時，在這個大陸急劇動盪、民族命運面臨鉅變的時刻，我們也當徹底盪衡內局，關



注時事，以便能確實立定脚跟，面對風暴。很明顯的，從歷史上每一朝代的末期覆滅情況來看，大陸上那個反文化的秧歌王朝，確已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，天禍示警，人心思變，地坼山崩，鬼哭神號，完全是一副「山雨欲來風滿樓」的情景，而正當其時，復有高級共酋奪權於上，地方派系擾攘於下，號令紛紜，莫衷一是，民怨所積，一觸即發，這確是中國近代歷史的一大轉捩機運，也是全中國七萬萬人擺脫一切外在桎梏，重走上歷史發展的正途、發揮創造文化的智慧與活力的惟一時機。而這時機是一縱即逝的，倘若稍一因應失當，中華民族可能即因此而淪於萬劫不復之境，而其時中國人所遭遇的，將不僅是「亡國」、而且是「亡天下」的慘禍。

事實上，近代中國所遭受的種種苦難與創傷，已經够深够鉅，推其始源，不僅是內部的腐敗，而且有外力的侵逼；不僅是現實的落後，而且有觀念的中毒；不僅是民族的分裂，而且有文化的倒錯；不僅是行動的挫敗，而且有思想的淪胥，尤其：不僅有各形各色的帝國主義，虎視眈眈，必俟中國至亡國滅種而後已，而且有不可勝數的高等華人，本身視中國文化為草芥、為寇仇，不將中國文化掃蕩滅絕，凌遲踐踏，便無以為歡。

如所週知的，今日的中國大陸，已沒有中國文化之可言。一切傳統的思想、倫理、文學、藝術、乃至典籍、文物、史實，內在毛共當局蓄意毀滅、扭曲、污蔑之列，甚至傳衍數千

年，在世界文化史上獨樹一格的中國文字，也已有被連根廢棄的危險。儒家的仁道理想、人本主義、憂患意識，本是中國人持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礎，本已與中國人血肉相連，成為凝聚民族生命力的核心與重點。實在說來，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在近代種種紛至沓來的劫難與焚煉之下，猶還「傾而未顛，決而未潰」者，正是因為有這一股博大悠久深入人心的文化力量在支持、在維繫。毛共正是由於恐懼這一可大可久的文化力量，最後終將自人性深處，喚起人們共有的良知與血性、仁心與親情，從而根本搖撼它那以「階級鬥爭」、「不斷革命」為護符的極權統治，所以它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，悍然以種種巧立名目的運動、鹵莽滅裂的教條、乃至赤裸裸的暴力，來斬絕一切傳統文化的紐帶，改竄一切華族歷史的實蹟，甚至迫害一切熱愛中國文化的真正知識份子。

然而，毛共這一切自造其禍的作為，縱然能震懾少數意志不堅、認識不清的學界人士於一時，却不可能欺壓千萬萬在中國文化涵育下成長的中華兒女於永久，不但一些不為利誘、不為勢屈，守死善道、風骨凜然的前輩學人，如梁漱溟、熊十力、朱光潛等，始終不為所屈，而且連稍有人性的共黨幹部，如彭德懷、林彪之輩，都在中國文化的潛在召喚中受到無形的影響（吳晗寫「海瑞罷官」，隱喻彭是為民請命的海瑞，林彪的罪狀之一是家中掛有孔子的格言「克己復禮」）。尤有甚者，二十多年來，在中國的河山大地上茁長起來的年青一代

，雖然受盡了馬列主義教條的桎梏、受盡了毛主義強迫性的灌輸、受盡了不斷鬥爭不斷流血  
的折磨，可是，他們竟在空無所有的環境下、在瀰天蓋地的羅網中、在隨時隨地可以面對不  
測的命運的情況下，表現了出人意料的勇敢與堅強。他們不斷地在探索與追尋。他們探索中  
國的前途、探索思想的出路，追尋文化的源頭、追尋合理的幸福，從五十年代的新五四運動  
，到七十年代的天安門事件；從早期林希翎、譚天榮所倡言的：「頭可斷，血可流，自由意  
志不可屈！」、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湖南青年們所呼號的：「中國向何處去？」「是時候了！  
」、到李一哲大字報中彰明較著的對「民主」與「法治」的籲求、對「假案」與「冤獄」的  
痛恨，更到天安門前那首震撼一時的詩句：——

欲悲關鬼叫，我哭豺狼笑。

洒血祭雄傑，揚眉劍出鞘。

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，

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，

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

證明中國大陸上這些在毛共嚴密控制與殘酷統治下的青年人，確已一步一步向清明的自  
覺、走向成熟的思考，甚至走向馬列思想決裂與鬥爭的途徑。

當然，由於整個中華傳統的文化源流之間的親切感與契合感，已被中共處處心積慮地加以  
扼殺，這些青年人在思想上、在心靈上，一時仍找不到正確的奮鬥方向，與合理的認同對象  
，仍痛苦地在馬列教條與毛主義的框框中掙扎、翻騰、懷疑、分裂。換句話說，由於缺乏客  
觀條件的配合，他們自己不太可能在思想上、文化上、價值觀念上，為自己建立一個大風格  
、大氣魄的格局。他們的民族意識與文化意識不斷在澎湃湧湧，但他們實在與民族精神、與  
文化傳統隔離太久了，他們一時找不到明朗而確定的方向。而在外敵環伺爭相覬覦的狀況下  
，未來的民族自救運動一旦勃發，若竟缺乏一種可大可久的文化建設方向，作為這個運動的  
基礎，則極可能又在徬徨與分歧之中，走入到另一極端，到那時，中華民族的前途，就實在  
不堪設想了。

而這，顯然是我們的責任。我們在海隅孤島靜處待變，已經廿又七載於斯，在其他方面  
，也許一直對身處煉獄的同胞血族，沒有什麼確實有效的助益，但至少，我們應該為自己、  
為他們、為全民族，建構出一套能够適合未來中國的、能够奠定民族地位的文化藍圖，提供  
出一個能够結合全民利益的、能够適應現代世界的文化理想，從而，我們可以堂堂正正的，



在大陸上人民風起雲湧的時候，爲他們提供一個健康、明確、而合理的方向。「奇兵不在衆，萬馬救中原」也許，未來我們復國的契機，不在軍事、不在武力，而正在於能够以純正深摯的文化理想，來與大陸上千千萬萬爲救國而獻身的仁人志士相結合！而在這一合中，我們的一切願望、一切理想、一切對民族對同胞的責任心與使命感，也都有了踏實的著落。

因此，我們必須爭取時間，必須及時振作，立刻拿出大的氣魄，準備迎接大的時代。二十多年來，我們一再因循苟且，一再敷衍推諉，尤其在文化思想上，在學術命脈上，我們一再等閒視之，自誤誤國。最明顯的事實是，不惟代表國家最高研究機構的中央研究院，迄今從無研究與探討中國文化、中國思想的單位或計劃，而且那些所謂的院士，十之八九早已入了外國籍，常年住在外國「研究」！只有每年到了暑假，方像花蝴蝶似的三三兩兩回來觀光一番，似此等情況，學術文化又怎能生根？思想方面又怎能服人？而少數關心文化，關心國族的積學碩彥，一任其或飄零於天涯，或蹇塞於陋巷，完全發揮不了積極的作用。這真是我們在這苦難的時代裏，對苦難的民族所負的最大的罪戾。

歷史是不會等待我們的，必須我們自己迎上去創造歷史。中國大陸的變局，眼看立刻就要開始，我們如何在這翻天覆地的轉換關鍵上，把民族的命運導向光明而建設的一面，是我們當前最大的課題。我們還能繼續玩忽學術、漠視思想、坐令「亡天下」的慘劇發生嗎？

## 長溝流月去無聲

去年燕子天涯，今年燕子誰家，而又有誰能知道：明年的燕子還會飄零到何處去？

x

x

x

從朦朧遼遠的往古，到幽邈迢遙的未來，時間的長流，一逕從容不迫地在歷史的進程裏，在人們的心靈中向前淌去、淌去。這其間，掩埋了多少的滄桑遺恨、積憤沉哀，掩埋了多少的癡情兒女、風月情懷，掩埋了多少的宏勳偉烈、霸業王圖，也掩埋了多少的英雄壯士、劍客奇才？多少個魏峨聳立威霸四方的帝國，如今早已化爲灰燼；多少次血淚交迸撼山震野的吶喊，如今早已黯然消沉；多少頃風靡一世席捲萬衆的思潮，如今早已蹤影全無，多少位

驚才絕艷錦心繡口的才人，如今早已身名俱裂。而所有這一切人世的脈動與變遷，似乎全不會在那時間的長流裏，激起太大的漣漪，時間沉靜地接受了這一切，也殘酷地吞噬了這一切，然後，還是一樣從容不迫地向前淌去。

誰能理解時間的奧秘呢？誰能掌握時間的動向呢？誰能抗拒時間的驅迫呢？面對那浩浩悠悠急湍奔湧的時間之流，人類簡直顯得太渺小了，有如墨蠶在無邊颶風之中的蘆葦一般，茫然無措，脆弱易折。而即使人類如巴斯卡所言，是「會思想的蘆葦」，人類的思想也還是未曾貫穿那時間的風暴，而建立起永恆存在的基石。

古往今來，似乎還沒有哪一個大思想家或大哲學家，能真正參悟了時間的本質，而又超脫了時間的制囿，建構起使人完全信服的理论。即使睿智如蘇格拉底，也只能盼望在時間之流中擷取一些精華而已，所以他說：「時流奔騰，黃金時刻在我們面前滾滾而過，而我們所看到的除砂礫外並無他物；天使常常來訪我們，但我們在她走後才知道。」即使明銳如萊布尼茲，也無法分析那連續不絕的時間整體，所以他說：「現在之中，充滿着過去，復蘊涵了未來，我們何能直探時間的本髓？」即使博學如康德、雄辯如黑格爾、天才如歌德，也都不會對時間作出什麼令人心服的探究，中古時代的聖奧古斯汀說得好：「如果沒有人問我：時間是什麼？我是知道的，可是如果要我向人解釋它，我就知道了。」孔子在川上的那一節話，固然充

滿了無言之美，然而也未始不是對神奇的時間之流的一種驚嘆：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！」

時間似乎人類不可克服的大敵，因為人類一切的成就與奮鬥，與這不替的時間長流相形之下，似乎已不再有多大的意義可言了，「七星貫斷姮娥死，却灰飛盡古今」，在時間的面前，彷彿人間一切的榮辱、壽夭、成敗、生死、乃至智愚、忠奸、賢不肖，已全然被拉平到同一個可憐而短暫的層面上去了，不再有若何特殊的區別。然而，弔詭的是，時間却正是人類生命的本身。生命，只有在時間之流裏，才能彰顯它存在的軌跡，生命，其實即是時間，捨時間而外，人類生命既無從想像，也無所寄託。故而，人類所承受到的時間之迫壓與炫惑，是雙重的，從內在到外在，從心靈到行爲，無不直接而徹底地裸裎在時間的鞭撻之下。

於是有了對死亡的恐懼，對青春的眷戀，對永生的追求，對不朽的嚮往。於是有了宗教的祈求、思想的啓發、哲學的探索、文學的摹寫、藝術的創作，面對那無限的時間長流、面對那飛馳不停的無情驅迫，人類似乎孤苦無依，人類的血肉之軀實在顯得既卑微、又短暫，根本無法與充盈而恆久的時間之流相提並論，充其量只能是巨濤中的泡沫而已，倏起倏滅，回歸幻化，留不下一絲痕跡。所謂：「有朝生而暮死者，有春夏生而秋冬死者，有十年、百年、千年而死者，雖有遲速，相去會幾何時？」確實，生物的生命歷程，雖各自修短不等，可是那一段時距，與永恆的時間之流簡直不成比例。正如在數學上，任何數字與無限大



相除，仍只是一個零而已。

故而，一般虛無主義者最動人的說詞就是：既然在永恆的時間之前，一切都不存在了，都無足觀了，那麼，人世間種種的掙扎、吶喊、奮鬥、追尋，又有什麼意義呢？

然而人類終竟是懂得追求意義與價值的生物，終竟不會一直停留在黑暗的深淵裏，人類利用種種心靈上的創獲與實際上的努力，而在時間之流中逐漸凝塑出自己獨特的形象。例如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的壯語，就儼然另行標舉出某一事物，而持以與時間分庭抗禮，但有所得，雖死不悔，這已是自覺地越出了時間的羅網之外了。所標舉的這一事物是什麼，也許並不是問題的焦點，重要的是人類那種想要透過時間的長流、或撇開時間的限制，而逕自為自己的生命找尋一個落實的基礎的欲求與信心。而易繫辭傳所言：「易與天地準，故彌綸天地之道」，更已表明了以生化無已、行健不息的創造精神，來與永恆的時間相契合。

於是一代復一代地，創業垂統，前仆後繼，人類文明的火炬在虛無與黑暗的懸崖旁照亮了一條甬道，相對於永恆的時間而言，人類也開始有了它自己朝向永恆的可能性。

正因如此，時間對於人類又有了另一重意義，時間成為物競天擇、汰弱存強的無情考驗之見證者；也成為各個民族、各個文明在世間一切表現與創造的見證者。

x

x

x

縱使如一般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所認為的：人類之經營羣居生活，主要是為了求生與覓食的方便，然而羣居生活一旦開始，文明進化的軌跡已歷歷可睹。隨着客觀環境的引導與範圍、個人與羣體之間的交互影響、以及不同族羣中人的主觀意向，羣居生活逐漸分演成以家族生活為主、及以集團生活為主的兩大走向，前者一直發展下去，便成為國家的形式，後者一直發展下去，便成為社會的張本，貫穿這兩種羣居生活的基本型態的單元，而能够在時間之流中扮演活躍創造的角色者，就是民族。

那位極端個人主義的楊朱，曾理直氣壯地詰問道：「太古之事滅矣，誰識之哉？」然而歷史證明：從各個民族的生存經歷上溯回去，我們還是可以概略知道遼古之初，人類是如何經過種種心智的成長與現實的掙扎，而奮然突破了黝黑一片的時流籠蓋，寫下了人類歷史的早期篇章。從個人那單獨的、片段的生涯，我們誠然無法將人類在時間之流中予以定位，可是從民族那統合的、連續的經歷，我們却無疑可以明顯看出人類在時間之流中的脈動與挺進。故而，透過浩瀚無涯的時間長流來看民族，民族無疑統攝了該族中個人生命的延續和發揚，涵融了該族中個人才智的創造和承替，而成為個人生命意義與集體文明發展的託命之所。有了民族，人類那短暫的個人生命，得以面對無限廣袤的時間之流，而尚不論為絕對幻滅的泡沫與塵埃

，換言之，有了民族，人類才有朝向永恆的可能性，有了民族，人類才能無懼於時間的殘酷吞噬和無情席捲。花開花謝，春去春來，人世也許已經幾易滄桑，可是對於一個經得起鏗鏘與考驗的民族而言，這千百年歲月，也許只不過是其生命過程中一段小小的間奏曲而已。

然而民族不是憑空可以產生的，也不是一定可以長存的，各民族在時間之流中的較長競勝、掙扎圖存，正構成了人類歷史的主要內容。當然，民族的重要性不容過份誇大，民族的實質意義也還有待論定，可是相對於別的民族而言，一個民族總歸是包容了一大羣具有共同的血統、語言、生活、意識的個人。共同的意識與語言，共同的生活與習俗，使這些人民產生共同的文化與歷史、面對共同的利益與苦難、享有共同的悲哀與快樂、迎向共同的命運與前途，故而，每個民族中的組成份子，自然有其血濃於水的具體感受。

雖然真正的「民族國家」，其實是十四世紀之後才誕生的事物，而以英法兩國的情形爲其濫觴；雖然具體的「民族主義」，要直到法國大革命時代，才有人正式提出，兩者的起源都相當的晚，可是經過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的民族獨立、民族統一等潮流的洗禮之後，人們對於自己民族的歷史遭遇、現實處境、與未來命運之關心，已經蔚爲風氣，固然有不少梟雄巨擘，只是挾民族主義之名行極權主義之實，然而一般人共有的那種清醒而堅定的民族意識，對於各個民族本身的自立圖強而言，無疑仍是相當有力的心理基礎。

其實，在人類數千年的歷史中，民族形成、民族競爭、民族淪亡，一直扮演了歷史的重頭戲碼，撇開了民族的因素，我們很難理解歷史的真相。所以，儘管理論性的民族主義之提出，爲時甚近，而實際上各民族中的菁英份子，一直都是透過民族這一具體形式，而展現出他們的創造力與生命力。

民族與文化很難截然分割、單獨成立，正如自然環境與人文現象很難抽離開來，孤立解釋。時潮洗刷，沛然如水之就下，一個民族在長久的考驗中猶能够生存發展，自然不能不有它廣義的文化上的成就。而文化總有其物質層面與精神層面的種種表現，以及對內方面與對外方面的種種走向，故而如果只以靜止的、片面的眼光來看某一民族，在歷史中的起伏升沉，我們無法得到統合的理解，比較可行的方法，是把民族與文化放在一個整體的架構中來作全面的觀察，這樣的話，除了研詰某一民族自身內部的問題或獨立創獲的成就之外，我們還不得不注意到歷史上各個民族相互之間的對應關係——一種動態的、變化的關係。事實上，如果以民族爲單元、以時間爲標尺，則每一個民族所面臨的最殘酷的考驗，無寧主要是來自於這種動態關係上。換言之，促使某一民族在時間之流中殞滅或隆盛的主要機運。往往是緣於自然環境的因素者少，緣於民族競爭的結果者多，按諸史實，班班可考，「古族千年餘夢境，雲烟烽火幾重遮？」在百劫千煉的內憂外患之下，一個民族要想昂然屹立于天壤之間，不致淪爲歷史的陳跡或時間的過客，實在並不是僥倖的事。



於是，以民族爲安身立命的容器，以文化爲累進創發的基礎，人類在時間的長流中，演出了一幕又一幕驚天動地的戲劇，表現了一波又一波人類文明的光芒，寢假而使得人類的生命，與時間相形之下，也有了它不可抹煞的主觀意義、與不易幻滅的客觀成就。

×

×

×

然而歷史的考驗是無情的，民族的傾軋是酷烈的，一個民族從生成到發展，從弱小到壯大，從默默無聞到功蓋天地，不知要經過幾許的焚煉、付出幾許的血淚、遭受幾許的挑戰；可是從強盛到衰落，從昂揚到顛仆，從聲教四訖到一蹶不振，却往往只是指顧間的事。雖然按照絕大多數史學家的說法：一個民族之所以趨於式微，其內在的原因要佔極大的百分比，然而無論如何，一個民族最後的困境，總是在與別的民族對比之下、被別的民族侵凌之時，才會明白彰顯出來的。

從這樣的理解，來看中華民族的歷史，我們也許可以對自己民族在時間長流之中的輝煌成就、艱難掙扎、與現實危機，得到比較周全的看法。

自從鴉片戰爭以來，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，一直是處於危疑震撼之中，在政治上爲人擊敗、在經濟上爲人剝削、在文化上爲人凌蓋、在意識上爲人主宰，不惟國際間甚多民族已對中華民族蔑視輕賤，即中華民族自己部份的子民，對於自己民族也已毫無信心，避之惟恐

不遠。

然而，我們若是把眼光放遠一些，從時間激流之中，截取比較長一些的段落，來檢視中華民族與其他民族的起伏消長，我們就可以明白看出，在相當可觀的歷史時距中，中華民族在文化的創獲上、在力量的呈示上、在特色的展現上，處於領先地位的時間，實在極爲漫長，相形之下，中國自十八世紀以迄於今的落後狀態，在時距上與那些遙遙領先、或平分秋色期間，簡直無法比較。換句話說，在時間的長流中，中華民族經得起考驗、衝得過挑戰的歷史，實在遠比近代一落千丈的歷史，要悠長得多。

我們試在時間長流中，將自己民族的表現與其他民族略作對比，就可以看出這一事實。自西元前三千年左右至西元前一千六百年，爲文明初創、文字發明、至民族形成的時期，埃及、巴比倫最早出現於歷史舞臺，稍後華夏民族也於黃河流域形成，此期的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，絕不比其他民族的文化爲差。然後自西元前一千六百年至西曆紀元之初，中國已由商周時代、春秋戰國、進展至秦漢大一統帝國之締立，民族凝攝，文明發皇，成爲東方最大的文化力量，而在此期內，巴比倫、亞述、波斯、希臘諸民族，均已迭有興亡，埃及已淪爲附庸，印度已一蹶不振，惟有羅馬帝國正在崛起，然而無論從何種角度來看，羅馬帝國在文化上均未必能高於秦漢帝國，此時中華民族的文化創造力，正達到其第一次高潮，而羅馬所承襲的

這一時代的後期，義大利諸城開始文藝復興，英法西葡開始成立民族國家，地中海諸國開始航海冒險，民族盛衰的運會才漸漸開始逆轉，但明成祖時代鄭和三下南洋，所顯示的國家實力與航海技術，仍顯然領先於各個民族。直到十七世紀，歐洲各國互相爭霸，在相磨相盪之下，文明潛力煥然發揮，而中國却因嘉靖皇帝下令閉關而陷於停滯，才真正到了每下愈沉的地步。然而到了十八世紀中葉，中國一隅偏師的鄭成功，也仍擊敗了盛極一時的西方海上霸權荷蘭，而規復了臺灣。

當然，自十九世紀以降，中國已完全是一派積弱不振、腐朽不堪的架勢，恍惚間中國的民族與文化，已成爲某些人心目中落伍與頑固的代名詞，然而自上面長期的歷史表現看來，我們的民族在文化的創造、潛力的發揚方面之相對落後，至今爲止，實在是短短兩百年之間的事情，這一段時距，若與我們民族長遠的輝煌成長相對照，簡直不成比例，因此，若有人以爲中華民族是天生的劣等民族，命定要被時代發展所淘汰，則這些人顯然是目光如豆，只會以現實而勢利的打算來欺罔自己，而根本漠視了時間因素在歷史上佔有如何重要的地位。

時至今日，沒有人能再以中華民族以往的種種成就，作爲盲目憧憬或妄自尊大的藉口。然而同樣的，我們也不能以它一段時間內的挫敗頹滯，而作爲中華民族永劫不復的先兆，畢

希臘文化，却已支離破碎；然後自西元初至西元第十世紀的一千年內，中國由統一而分裂、由分裂而再統一，這是東西蠻族大遷移的時代，中國有五胡亂華、佛教東傳的種種鉅變，西方則有日耳曼蠻族入侵西羅馬。表面上鮮卑統治華北、日耳曼襲佔西歐；而中國保持南朝、羅馬保持東帝國，情形頗爲類似，然而，中國終於同化了異族，吸收了佛學，規復了國土，進入唐宋統一時代，表現出第二次文化創造的高潮；而西方却是西羅馬完全滅亡，歐洲長期蠻族擾攘，文明陷入逆退的狀況，開始了黑暗時代，同時埃及民族自希臘化、至阿拉伯化，已完全不復有自己的面目，印度也一直乏善可陳，惟新興的阿拉伯藉回教之勃起而盛極一時，然而「飄風不終夕，驟雨不終朝」，阿拉伯民族與文化後來在時間的長流中，也並沒有經得起久遠的激盪。然後自十一世紀至十二世紀，中國南宋的文明在遼夏金的壓力下，仍有若干的進展，宋代理學的發展也代表了中國知識份子努力的一斑；同時的西方，則有政教的衝突、海盜的劫掠、一連串的十字軍戰爭，仍沒有在阿拉伯的軍政驅迫下爭得文化的領先趨勢。然後自十三世紀至十五世紀，蒙古大帝國威震四海，中國一度淪於覆亡之境，但元朝的統治僅維持了九十年，就爲明朝逐出長城，部份蒙古人民且被同化，同時的西方，却被遊牧民族追奔逐北，狼吞虎嚥，表現得十分虛弱，被蒙古人驅逐的回教徒鄂圖曼土耳其人攻滅了東羅馬，基督教諸民族一時倉皇失措，而馬可孛羅的遊記，對於中原文化簡直崇拜到五體投地，直到



竟，這個民族會統合了如許龐大的人民、歷經了如許悠久的歷史、克服了如許繁多的困阻，我們不能認定：對一次挑戰的回應失敗，就必然證明它已不能適存於世界，儘管這一次的挑戰，是史無前例的，是凌厲絕倫的，是複雜萬端的！

當然，我們如今面臨的，是民族生存的絕大難關，三千年來未有的變局，「先人功業在金微，滿目江山事已非」，沒有任何前賢的偉績或既往的成就，可以取代我們自己應有的奮鬥與犧牲，沒有任何歷史的定律或社會的法則，可以保證我們自己一定能够繼續往開來，延續民族的生命於久遠。

在時間之流的考驗下，我們的民族是否終究能證明它還擁有豐盛的生命力與創造力呢？多少個古老的民族，已經在時潮沖激下一去不返，成為歷史的殘基，我們的民族會例外地有過第二度的文化創造高潮，如今是否還能顯現它再一度越劫度險、被荆斬棘的壯舉呢？

x

x

x

由於我們的民族與文化在這兩世紀內，確是顯得「百事不如人」，所以自從五四運動以來，著實有不少知識份子，斬釘截鐵地認為中華民族應該徹底改造、中國文化應該徹底拋棄、中國人應該全心全意亦步亦趨地跟着先進國家走，才能追隨得上時代的巨流，而不致被淹滅在現代化的潮汐中。這種心態，後來雖有種種理論上的補苴與程度上的商榷，然而仍脫不

了五四早期「新青年」雜誌上那篇明顯的把民主與科學，和中國文化尖銳對立起來立論的論文「本誌罪案之答辯書」的範圍：「要擁護那德先生，便不得不反對孔教、貞節、舊倫理、舊政治。要擁護那賽先生，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、舊宗教。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，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。」

雖然從沒有人能根據令人信服的論證，來具體說明中國文化何以確實與民主科學等進步思潮不能兩立，可是五四以來中國思想界的主流，却是傾向於默認這一假說的。於是大部份自命前進的知識份子，不去研究外來民族對中華民族的強力挑戰，無論其是出之以帝國主義、資本主義、還是共產主義的形式，它們對中國民族在政治上的壓迫、條約上的榨取、經濟上的剝削、觀念上的誤導，給我們帶來多少痛苦與打擊；却只一味認定自己民族是無能衰腐的，必須加以脫胎換骨，才配與其他民族相提並論。

古往今來，從來沒有一個民族的子民、尤其是知識份子，像我們五四以後那一些風雲人物那樣，對自己的民族、自己的文化，採取如此深惡痛絕、輕蔑仇視的態度。無論他們的出發點是否起於善意，至少他們對於正常的民族自信心的斷喪與摧殘，已經產生了無可否認的惡果，而這種現象，早在當時便經有心人亢直指出：「惡苗結不出善果來，文化運動也是一樣……根本一壞，其影響所及，無有不壞。」可是狂瀾之來，不可遏抑，像這類衆昏獨

醒的逆耳忠言，也不過成爲螳臂擋車的徒然之舉罷了。

兩百年的落後與失敗，本身也許只是時間長流之中一段短暫的痛苦過程，可是若是長此自居於劣勢，傾心於外國，而不求舉族自立迎頭趕上，則浪擲在無益的論爭與錯雜的觀念之中的時間就太多了，多得足以使一個民族的正常生命力趨於渙散。而在歷史上尋求類似的例子，我們也可以得到一些相當明顯的經驗教訓。我們看到，在強大的希臘文化壓力之下，猶太民族曾有「希化派」與「本土派」的分裂；在佛教文化排山倒海而來時，中國當年也會有尊佛抑儒與崇儒攘佛的爭議；而在西方文化當頭壓下時，俄國也曾有「西化派」與「斯拉夫派」的對立、日本也曾有「鎖國」與「維新」的爭執，可是無論哪一種情形，都沒有演變成對自己民族的全面否定、對自己文化的全面抹煞，別國的情形都還是以如何維護整個民族的生存、如何應付外來勢力的挑戰，爲其關注的中心所在。事實上，除了俄國的情形比較難說之外，另幾種情形，由於無不在強烈關心自己民族的命運的前提下進行改革，故而於民族的凝攝與文化的拓展上，也都獲致了可觀的成就，對於外來的挑戰作了相當成功的回應。

時間一直是人類生活上一個最重要的因素，在民族競爭的歷史舞台上，這一因素尤其具有決定性的影響。一個民族要想在另一民族的強大壓力下脫穎而出，重建自我，惟有把握時機，勉力超越。亦步亦趨式的模仿追隨，適足以使自己在時間之流中永遠落人後塵，終至差

距越來越長，壓力越來越大，而於不知不覺中淪爲別人的附庸，或竟趨於自我解體分裂的下場。

現代社會各方面的競爭，尤爲史無前例的激烈，絕少容人有徘徊逡巡的餘裕。我們不妨略看近代各個民族國家，是如何在作彼此超越的強力競賽。

現代社會的推進與潛力的發揚，當然以知識上的成就爲主要指標，故而我們在這方面作一對比，即可看出大致的概念了：十八世紀以來，起初英國是最先進的國家，它最先開始產業革命，最先醞釀民主政治，而培根、牛頓、霍布士、洛克、休姆，一連串知識上輝煌的名字，代表了英國民族生命的高度呈示。相形之下，法國的發展在時間上已落後一步，故此它大體以英國爲假想敵，接受英國的成就，却發揮得更形細緻而深入。孟德斯鳩與盧梭，把民主政治加以理論化的建構，霍爾巴哈與拉孟特，把英國的機械唯物論加以系統化的闡釋；而「啓蒙時代」的法國諸大思想家與科學家，也以超越英國既有的成就爲職志。至於德國，其文化發展又比法國落後了一步，而且在社會整合的歷程中曾頗受困阻，因此德國人在思想上、知識上須另闢蹊徑，康德綜合了英國的經驗論與法國的理性論，形成了宏偉的批判哲學體系，經菲希特、謝林、至黑格爾而完成了曲折深刻的辯證思想體系，代表了德國思想界超越困阻自成一格的精神，人文科學一旦起飛，自然科學也跟着迎頭趕上了英法兩國，萊布尼茲



幾乎與牛頓同時發明了微積分，而後來的科學家如漢姆荷茲、蒲朗克、高斯、歌西，一連串光彩奪人的名字，也正標示了德國民族的飛躍成長。原先，在各方面都相對落後的時候，德國人曾首先提出了「文化」這一綜合的概念，並首先發展了歷史哲學的統緒，其目的顯然就是爲了要振奮民族的自信心，煥發民族的創造力，使德國能一舉而趕上英法諸國的水準。在德國之後，美國、俄國在邁向現代化的途徑上，也都各有它們自己的一套做法，大抵都是看清自己當時的現實條件，選擇最有作用的外來理念，然後勉力超越原先遙遙在前的先進諸國。很明顯地，從知識到思想，從社會到國家，英、法、德、美、俄，沒有一個民族是完全放棄了自己原有的一切，或者完全否定了自己原有的一切，而魯莽滅裂地走上了適應當時世界、完成自我發展的長途的。所以，它們在今日雖都可算是高度開發的國家，却無一不具自己獨特的風貌。

除了時間這一急迫的因素之外，我們還須注意到另一項現實的因素。幾乎所有的先進國家，都會以各種形式的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，侵佔了落後民族的土地、榨取了落後民族的資源，利用了落後民族的勞力，中國就正是被它們侵佔、榨取、與利用過的一個民族，而在民族自覺普遍抬頭的今天，我們即使想要亦步亦趨地模仿別國，也早已沒有殖民地可供我們來予取予求了，故而無論在理論上、抑或在事實上，我們這一民族想要長久適存於現代世界，

都不能不找出我們自己可行的路子來。

×

×

×

暫時的落後，並不可悲，可悲的是信心的喪失。在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自我懷疑與自我否定之後，很容易會落得一無是處面目全非的下場。在人類社會中，一個沒有獨特風格與強烈信念的民族，總是最容易在外來挑戰下趨於解體的，解體之後的民族，轉瞬間就被時間巨流吞噬得乾乾淨淨，古往今來，這一類的情形已多得不勝枚舉。

而中國曾經在如此悠久的歷史長途上領先過東西各個民族，曾經在多少次內外交逼千鈞一髮的困境下重行掙扎生存下來，曾經在唐宋時表現過世界史上獨一無二的二度文化創造高潮，像這樣一個民族，是否會在短短兩百年的暫時落後之餘，竟爾失去了自己存在的信心？

也許有些不求長進的人，會因自己現有的一切條件，對別人相形見絀，而公然怨天尤人呵爺罵祖，但一般明理的知識份子，總不致於因爲自己「百事不如人」，而竟怪罪到自己祖上的風水不好、或自己父母的容顏太差之類不相干的因素，不寧惟是，正因爲自己的前輩憔悴風塵，落魄天涯，自己常更能淬礪奮發力爭上游，以期光耀家聲於未來，「低徊愧人子，不敢歎風塵」，這是最習見的人之恆情，也是人類文明得以創造不已的重要基礎。故而，若因自己民族一時的消沉頓滯，便從根否定了它的存在價值，實在是不能算是這個民族中真正

的子民，而民族若終竟失却了它一切的特色，則自己的心靈又何所安頓呢？

自清末至五四、自五四至今日，由於我們民族在應付外來挑戰方面的一再失敗，我們已看到太多的知識份子在複雜紛紜的中西問題之中，迷失了方向、浪擲了精力，反而造成了自我懷疑的可悲心態。其實，若以民族生存為問題的中心，以時間考驗為問題的主線，我們應該很明白地意識到：如何導使這一個歷盡滄桑而韌性不減的民族，在最短的時距內迎頭趕上各個虎視眈眈的先進民族，才是豪傑之士應有的抱負。

個人的成就、表面的風光、一時的榮耀，若與那無垠無限的時間之流相形之下，簡直根本不值一提，惟有那容納了無數血脈相連榮辱與共的人們、而不斷在對外來挑戰作殊死同應的民族，才是整個人類歷史的精華所在。而從曖昧遼遠的往古，到幽邈迢遙的未來，時間的長流固然淹沒了無數的帝王將相、才子佳人，可時却未必能够淘盡一切的民族業績與文化創造，因為這是總體性的、客觀化的人類生命之流，在浩浩時間之流中的一片拓影。

在這一片拓影之中，我們自己的民族是否還能輝映著它應有的璀璨的光華呢？長溝流月，來去無聲，生活在杏花影裏、海棠葉上的中國子民，是否還能吹奏出一闕聲長天遠的悠揚樂曲呢？

（六十六年八月十九、二十日「中央副刊」）

## 附錄：海外心聲

馬瑞雪

我會是無根的小草，無處歸屬。偶而向臺灣報刊投稿，刊出後欣喜一陣，又重歸沉寂，我對臺灣是陌生的。

我曾為自己「歸類」，我是在中共的宰割下成長、覺醒，以至反共的一代。看到從大陸逃出來的青年，有如多年不見的親人，交談之下，大有相見恨晚之概，我是屬於他們的。同時，我又是臺灣留美學人的太太，外子把我歸到喜歡寫稿的留學人太太之列。想想也對，我目前的環境和她們相同。尤其令我欣悅的是，今日的女作家們已不像於梨華那樣滿腹牢騷，無病呻吟，她們懂得用健康的心智面對現實。扭轉這種病態的主流在哪裏呢？我終於找到



了。

最近拜讀陳曉林先生的大作：「長溝流月去無聲」，我貪婪地每句話都重覆細讀，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。我由衷地佩服他，已不只是今天，因為，他曾是我的朋友。

初次見面是午夜十二點鐘，他和其他三個人結伴到中泰賓館找我，他誠厚的模樣不引人注意，但他趨前一步講了一句話：「我也是從大陸出來的。」使我頓感無限親切，不由得抬頭多看了他幾眼。這句話包含了多麼深長的意思！我也是在血淚中磨出來的，我知道那種滋味。

陳曉林曾是中國時報人間版的主編，今年二十九歲。他在中共大喊「高舉三面紅旗」時離開大陸，當時才十歲。他是臺灣培養出來的青年，否則那裏會有如此淵博的學養。他本有機會出國深造，却寧可留在國內。在「長溝流月去無聲」中，陳曉林引述古今中外的實例，敲響警鐘，拉住我們屈服於時流的怯懦。愛國如他的青年，在臺灣很多，中華民族是有希望的。

這次赴臺，令我遺憾的是，太崇洋了，難慰鄉情。

高雄新建的大統百貨公司，其裝設純屬世界第一流。但頂樓的遊樂場，一成不變地模仿「狄斯耐樂園」，是否太過份呢？我們可以吸收西方的形式，填進中國的內容啊！中國也有

很多美麗可愛的神話：嫦娥奔月，七姐，牛郎織女，瑤池王母娘娘等。說到動物，中國傳說中有許多聰明乖巧的狐狸仙，比西方的動物靈氣得多。兒童的頭腦像未染色的白紙，多灌輸一些中國文化，會讓他們更愛國。西方遊客看到中國色彩濃厚的景物，不但會增加新奇感，還會對我們表示尊敬。

臺灣的橫貫公路，打開了交通要道，使臺灣的經濟迅速走向繁榮，我十分敬佩那些為開山闢嶺而犧牲的英雄，他們的愛國精神永垂不朽。但，那場阿眉族的山地舞使我大失所望，阿眉族到哪裏去了？

在大陸，我沒有機會接近少數民族，只聽過父母和朋友的介紹，令我神往。少數民族和大自然一般純樸，不會矯揉造作，漢人演戲不如他們，父母親常講，在雲南，撒尼族會為他們演了一齣戲劇，當女主角真摯地將手放在情郎的肩上，唱一句：哥哥呵！把他們的心都唱出來了。雲南的白族也很有趣，他們談情唱歌，逐客唱歌，兩口子吵架也唱歌。

我看到的山地舞，除了服飾華麗而外，全無特色。也許因為同樣的歌唱得太多，她們早已忘掉原始的激情，唱出的曲調和普通流行歌曲一樣軟綿綿。她們的日文歌唱得很流利，但我不是為聽日本歌而去的。她們為何忘了自己？

在外來文化的巨流中，肯定自己，實非易事，以上只是一些粗陋的見解，有待商榷。

### 俠氣崢嶸蓋九州

在鬱悶沈寂的夏日夜空，一顆亮麗的流星倏然劃過黝黑的天幕，常會給人們帶來一霎時莫名的激奮，彷彿那一閃輝煌晶亮的光芒，觸動了人們心中久已埋藏的某種秘密情懷似的。在歷史的夜空中，偶然出現一些特立獨行、任俠仗義的英雄人物，帶給人們的感受也大抵相同。他們那種堅持信念不畏強禦的勇氣、那種義之所在雖死不辭的壯烈、以及那種白晝悲歌深宵彈劍的孤寂，在在皆顯示了他們那與眾不同的悲劇人格，也在在皆扣動了一般安於現實的人們的心弦。

現實社會中固然久已看不到這些古代豪俠的行徑，工商時代也絕不是一個適於俠氣人物

我和陳曉林接觸過幾次，他的言語不多，但每句話都很有力。返美後，我們書信來往了一段時間，他就調往別處服務。想起我的文稿不能再經他手，十分難過。然而，我知道，爲着發揚中國固有的文化，他不會放棄神聖的責任。

這次祖國行，熟習了文藝界的面貌，交了很多朋友，我珍惜友情，不再像過去那樣，自感飄零。



存在的時代，可是這並不能否定歷史上會有那些狂飆突起、仗劍獨行的英雄們活躍過的事實，也不能否定那些人物曾經締造了無數可歌可泣的雄偉史蹟，給人類文明留下了不少耐人尋味的奇花異卉與吉光片羽。當然，若是透過法律的觀點來加以羅織、或是透過理性的觀點來加以觀照，則英雄俠士的非凡行狀，也許有很多地方匪夷所思，不足為訓；然而我們若是暫時撇開枝枝節節的功過是非不論，而逕自注目於英俠人物那種蓬勃的生命、淋漓的元氣、亢直的個性、特異的勇力，那種力挽狂瀾的精神、那種一諾千金的信守、以及那種「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與名」的襟懷、那種「縱死俠骨香，不慙世上英」的氣度，我們不得不承認：在他們那昂藏矗立的身軀之中，確實有着不少超邁常人的特質與稟賦，這些特質與稟賦，也許使他們命定地成為捨己為人的悲劇人物，然而也正因為他們能不顧一切地發揮這些特質與稟賦，他們才自覺而主動地，走上了他們要走的道路，而成為所謂俠氣崢嶸的特出人物。實實說來，我們目前所繫身的工商社會中人，也許正是最缺乏這些特質與稟賦的，所以我們已感到這些人物與我們的距離越來越遙遠，所呈現的面目越來越模糊，終至只成為心底深處一點微微的遐想、或悠悠的迴響而已。

「俠」在中國歷史上曾扮演過某一程度的角色、發生過不算輕微的影響，可是現在的中國社會，似乎已不再能够接受與俠的情操相近的事物了，一般人總以為那些重義輕生的俠氣人物，只是歷史的幻象或虛構的情節，與現實人生了不相干，甚至以為所謂「俠」者，就是嗜血擅殺、刀光劍影的代名詞，只合在二三流的武俠小說或電視連續劇中去求其印證。其實，羅家倫先生多年前就已指出：「俠出於偉大的同情」，是一種渾然忘我的高貴情操，也是一種旺盛生命的自然流露，一個沒有俠氣的社會，經常流於殘忍刻毒、頹廢慵懶。

雖然俠士並不即相當於叱咤風雲的英雄武士，然而自出現的時代與呈現的特質看來，兩者之間頗有一脈相承的擬似關係存在。說文解「俠」字為：「俠，傳也，夾（挾）也。」顯然是指持械挾劍的勇士而言，故而我們若將俠者納入文化初期的一般歷史現象中來觀察，應是不會離譜太遠的。

通常當一個文化正在含英吐華、欣欣向榮的時候，民族的生命力也正如旭日之初昇，燭照三才，輝麗萬有，充滿了瑰奇雄偉的景觀。而民族中大部份的成員，也呈現了活力瀾漫、冒險犯難的開拓精神，蔚成了一幅蓬蓬勃蘊的神妙圖畫。各民族的英雄史詩、豪俠傳奇、風雲人物、浪漫事跡，大多數是在這個時期內流佈下來的。例如希臘民族有荷馬史詩中的古典英雄與浪漫英雄、巴比倫民族有「吉爾嘉美西」史詩中的冒險歷程、印度民族有「摩訶婆羅多」史詩中的武士雄風、北歐民族有「尼右龍之歌」與「愛達史詩」中的悲劇英雄與壯烈行

徑、西方民族初興時也有亞瑟王與圓桌武士的神勇傳奇。作爲這些英雄傳奇的共同背景的，其實即是一整個民族那遏抑不住騰躍奔放的生命活力，正在其時到達了波瀾壯闊相繼疊的高潮期間，所以英雄時代通常是「力」的昂揚時代，壯美絕倫，動人心魄，過此之後，文化進入到大一統的帝國時期，衝力漸漸收斂，激盪漸漸平復，就開始成爲由「理」來統轄一切的文明時代了。然而，只要一個民族的生命力足夠強韌、足夠暢旺，則一旦到了面臨外來挑戰的重要關頭，那種奮袂挺身的英雄熱情，又會自然地在無數人的血液中沸騰起來，而在戰爭期間重演民族英雄的壯烈史蹟了。

中國由於人文精神極早已抬頭，故而似乎缺乏可以統攝遠古英雄創始氣象的大風格史詩，可是這並不表示中國民族罕見這一方面人物的出現。事實上，在民族生命飛揚奮進的時候，中國人對於英雄事蹟與英雄人物的歌頌，在詩經中就不勝枚舉，例如「鄭風」中讚美英雄共叔段的壯美：「叔于田，乘乘馬，執轡如組，兩驂如舞，叔在藪，火烈具舉。禮裼褻虎，獻於公所。」又如「小雅」中描述英雄南仲的出征：「王命南仲，往城于方。出車彭彭，旌旆央央。天子命我，城彼朔方。赫赫南仲，玁狁于襄。」都顯示了早期人們對英雄活動的嚮往與理解。周秦之際，是中國民族生命力正達全盛的時候，百花齊放，百家爭鳴，充滿了活力奔流的初春氣象，於是像墨子這種俠氣崢嶸的人物，像墨家這種千里行俠的組織之出現於歷史舞臺上，也就絲毫不足爲奇了。

我們現在已經很難考察出，究竟後來中國歷史上所謂的「游俠」，是不是淵源於墨家，抑或是墨家的思想與行徑，本身即源出於「游俠」集團。然而墨子那種「必務求興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大害」的識見、那種「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」的精神、那種奔波列國排難解紛的能耐，確實代表了一種渾然忘我的俠義典型，則是不容否認的。而墨家這一種以見義勇爲的犧牲精神爲主要動力的利他集團，也確實代表了早期游俠光明俊偉的一面，故而如果說：「爲國爲民，俠之大者」，則墨子實在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俠，他的「兼愛」學說實在是中國俠義理論的張本。自長遠的眼光看來，墨子「興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大害」的主張，根本與儒家的「天下有飢者，猶己飢之也，天下有溺者，猶己溺之也」，是不謀而合的，兩者皆是偉大的同情心之具體流露。

我們可以自墨子的表現中，看出俠士的另一個特色，那就是本領非凡，自有所恃，能够不爲惡勢力所壓倒。最明顯的例子，是大匠公輸若爲楚國造雲梯，準備攻宋，墨子星夜趕到楚國，「解衣爲城，以牒爲械」，昂然連敗公輸般九次攻勢，楚王意欲殺他，以去強敵，而墨子却已先命三百弟子去到宋國，協助守城，終使楚王無可奈何，放棄了攻宋的企圖，這是以本身的力量爲後盾的俠義行爲，也爲後來俠士「仗三尺劍，鋤不平事」的作風，垂示了一



個極具教訓意義的範例。

雖然在司馬遷史記的「游俠列傳」之前，並無有系統地記載游俠活動的文獻，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：從春秋、戰國直至秦漢之際，游俠之士在中國土地上似乎甚為活躍，公卿貴族的養士風氣、四大公子的結客行爲、馮驩的彈鋏高歌、荊軻的孤身刺秦、侯贏朱亥的擊殺晉鄙奪取軍符、張耳陳餘的流浪江湖刎頸訂交、乃至張良東見倉海君，得力士，袖百二十斤大鐵椎，博浪一擊，驚天動地……這種種的歷史陳跡中，游俠人物的參與和效力，是不容忽視的。直至漢初尚有英布、季布、朱家、劇孟、郭解等以任俠知名的人物，可見游俠之風，盛極一時，事實上，張良本人亡匿下邳時，即曾爲任俠之行；而項羽不願學一人敵，願學萬人敵，率八千子弟橫行天下，不忍生民苦戰欲與漢王決鬥，至垓下末路時不肯渡江，以無面目見江東父老爲恥，亦深合俠者行徑之一面。

韓愈「送董邵南序」中有謂：「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」，我們可以想像；在古中國的蒼茫大地上，自睥睨王侯的豪雄英雄，到埋跡市井的狷介志士，自挾技遨遊的知名劍手，到紋身吞炭的隱名刺客，彈劍作歌，仰天長嘯，直道而行，仗義而鬥，千里行而不裹糧，成大事而不留名，種種鼓盪風雲的豪俠氣概與英雄行爲，曾經標示了民族的生命力，有一度到達了何等酣暢淋漓的境界。

陶淵明曾有一首長詩，專論荆軻行刺秦王之事，充分表現了他對古之俠者的追慕。其中有兩段特別中肯：

「君子死知己，提劍出燕京，素驥鳴廣陌，慷慨送我行。」

「惜哉劍術疏，奇功遂不成，其人雖已沒，千載有餘情。」

然而不論有心之士如何地詠歎那「千載有餘情」的俠骨丹心，是多麼值得後人珍惜與回味；一個文化到了後期大一統帝國成立的時代，便不再可能容許個人生命力的突出發揮了，作爲大一統帝國理論建構的集大成者，法家的韓非子就曾率直地指出：「儒以文亂法，而俠以武犯禁」，儒俠並舉，一體排擠。然而同爲古代「士」的階層分化出來的事象，儒家那一套克己復禮修身齊家的人文理想，畢竟是危害人君的可能小，安定社會的功能大，故儒家還可以在法家持續的侵壓與範限下，形式上仍與法家並存於中國歷史之中。至於從封建勢力衰微下的「士」分化出來的另一型態——武士階層或游俠階層，便在專制政府一再的限制與迫害之下，逐漸趨於沒落，雖然流風遺韻，一直不絕如縷，然而規模浩大、蔚然成風的俠士集

倫，懷獨行之德，義不苟合當世」，司馬遷且將之列入「游俠列傳」，事實上，孔子本身，除了溫良恭儉的儒雅氣度外，亦自有剛毅木訥的正義威嚴在，他推重所謂「見利思義，見危授命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」的「成人」，正好像在推重俠者的精神，孝經記孔子的話說：「戰陣無勇，非孝也。」孟子也引孔子的話說：「志士不忘在溝壑，勇士不忘喪其元。」這都證明孔子思想中剛猛精進的一面，是與真正的俠士境界相一致的。他的大弟子曾參，更進而把這種俠者精神肯定為「君子」的行徑：「可以託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臨大節而不可奪也。君子人歟？君子人也！」孔子不惟深具真正的俠氣，而且夾谷一會，身臨強敵，但不為所屈，反而據理力爭，指顧間底定大局，維護了國家的尊嚴，在實際的作為上也表現了大俠之風。孔子卒後，儒分為八，其中漆雕氏之儒，「不色撓，不目逃，行曲則違於臧獲，行直則怒於諸侯」，正是俠者修養的具體表徵，所以後人認為儒家這一流派與墨家鉅子，同為游俠的不祧之宗。流風所被，儒生之中，從東漢的太學生與黨錮人物，直至明末的東林復社中人，亦都多少懷有一股正直的俠氣。

x

x

x

雖然有形的游俠組織與公然的俠士行徑，在一統的大漢帝國那調密的法網與蓄意的壓抑之下，已經成為歷史的陳跡，然每到民族生命力稍微昂揚勃發的時候，每到羣豪並起、風雲

團，自漢武帝以降，已是明顯地消滅殆盡了。「後漢書」、「晉書」及南北朝的史書中，「游俠」已不再入傳，惟於「獨行」、「逸民」、「逸行」等列傳中，偶然尙可以窺見俠義之士的一點浮光掠影而已。

當然，俠者的精神從來沒有真正消滅過，只要社會上有明顯的黑暗或不義存在，只要強凌弱、衆暴寡的情形不能消除，只要孤苦無告的人民得不到應有的保障，則或遲或早、或明或暗，總會有些天生俠氣的豪傑之士出來，與常人無法抗拒的惡勢力公然對立，表現出一些深具悲劇性的義烈行為，為稗官野史增添無數光彩生動的傳說，也為古之游俠留下一些凜凜生威的迴光倒影。在此同時，當然也有若干純粹個人英雄主義的人物，好勇鬥狠，挾技凌人，以暴力自炫，而以俠名自居，為「俠」之一字蒙上了不少的陰影。故而一般說來，後之俠者在本質上與古代游俠已有相當的不同，我們已很難為游俠之士下一個明確的界說，所以劉若愚先生在其英文著作「中國之俠」中，已經認為：「游俠並非一特殊社羣，亦不出於某些階級成份，不過是某些有豪俠氣概的人物而已。」

倘若我們不以一個特定階層的角度來看「俠」這個字，則俠的範疇可以大為擴充，至少，儒家中有不少的人物就是頗有俠氣的。孔子的弟子子路，「暴虎馮河，死而不悔」的亢直，就不失為一個豪俠之士，後來也以典型的俠烈行為而殉身，其他弟子，如「季次，原憲之



激盪的英雄時代，便也繼有若干慷慨悲歌的豪俠人物出來，施展出如龍似虎的身手，投擲出火樣熾烈的熱情，為他們心目中一個全新的時代催生，也為冗長沈寂的歷史掀起一個新的高潮。隋唐時代是中國民族生命力二度進入輝煌表現的時代，所以游俠之士的行徑也宛然可見，秦瓊賣馬、李密落草、瓦崗寨眾好漢的一堂聚義，已充分顯示了豪俠出沒的明顯軌跡，而風塵三俠，千古艷稱，其傳奇故事更直接被人們賦予「俠」的稱號。紅拂女夜出相府，李靖隻身入潼關，無不呈示了一份俠情豪氣，而虬髯客仗義結金蘭，隻手掣河東，及見到英雄已現，不欲強爭，便飄然退讓而去，在海外另行闢出一番事業，這種英風浩氣、壯懷雄襟，姑無論是否為小說家所虛構，至少已十足顯示了那個時代中種種豪爽而浪漫的活潑情調，顯示了當時人們生命力自然展現、燦然煥放的情景。

這種旺盛奔騰的民族生命力，到了盛唐時正值巔峰，所以那時的豪俠之士也頗極一時之盛，寢寢然又蔚為風尚。然而此時的豪俠，已只是以強烈的個人精力，或豐富的個人資產，社會上爭強競勝、好勇鬥狠，而不復具有古之俠者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了。所以此時的豪俠行為，已只能視作是一種「力」的發洩，一種蔑視正常束縛的衝動，一種向外迸撞突破在的生命力而已。我們看那種：「千場縱博家仍富，幾度報仇身不死」的自負，那種「呼盧百萬終不惜，報讎千里如咫尺」的豪勇，以及那種「感君恩重許然諾，太山一擲輕鴻毛」的率

真，已只感覺到淋漓的生命元氣在當時的歷史舞臺上活躍流轉，而不能體會到易水悲歌、博浪奮椎的悲劇性俠氣了。

作為那個時代中，個人生命力極度高揚的表徵的，莫過於李白了。李白不但是千古公認的詩中之仙，而且也是不折不扣的詩中之俠，他不但個人的行徑有守有為，敢言敢怒，充滿了不羈的俠氣，例如：「三杯吐然諾，五嶽倒為輕，眼花耳熱後，意氣素霓生！」就十足顯示了他作為一個任俠之士的鮮明形象；而且他對當時的少年豪俠浪游嬉戲的生涯，也居之不疑：「少年游俠好經過，渾身裝束皆綺羅，蘭蕙相隨喧妓女，風光去處滿笙歌。」不惟如此，李白在意念上也逕直傾向於俠者的理想，不屑於只做一個皓首窮經的文人。他在「俠客行」一詩中表彰了古之俠者，然後斬釘截鐵地寫道：「縱死俠骨香，不慙世上英，誰能書閣下，白首太玄經！」我們有理由相信，李白這種狂放任俠的生命態度，一方面表示了他擁有俠者特有的強烈而浪漫的生命力，另一方面也顯示了他那個時代，是一個創造潛力高度發達的歷史高潮。不幸的是，天寶之亂以後，中國社會又進入長期混亂的低潮時期，盛唐的游俠風氣也因分化，一部分上揚成唐代邊塞詩中所描繪的立功塞上的具體表現，如：「一身能擘二雕弧，虜騎千重只似無」之類的少年意氣，即無異是游俠豪氣的轉形；另一部分却下墮成純粹個人英雄主義的「壯士」、「死士」之類。然而游俠的傳奇行徑，在民間還是流傳不絕

，如崑崙奴、紅線女、聶隱娘、黃衫客、古押衙這一類人物，便多少代表了一些游俠之士的民間拓影。

唐代之後，雖然中國民族在文化上的創造力，一直未曾再度趨於鼎盛，然而每當一個新的時代來臨，或一個新的朝代興起時，也總有不少特立獨行的人物與可歌可泣的事跡出現，而這其中，也總有一部份是具有俠氣豪情的色彩在內。宋朝前後的郭威、紫榮、楊業、王貴，都是俠氣崢嶸的人物，趙匡胤本身少年時使拳弄棒，也是個近乎在任俠之流的角色；南宋柱石的岳飛，拜師學藝，交結豪俊，與一般俠士成長的過程無異，他與他那一夥戰時的袍澤，也很明顯地具有俠者的某些特徵。而文天祥轉戰千里，孤忠耿耿，那種「知其不可而爲之」的悲劇精神，正好似是古之俠者的典型表徵。明初開國時的諸位豪傑，或起於隴畝之間，或出於屠狗之輩，如徐達、常遇春、藍玉、沐英等，亦無不在行徑與抱負上，表現了或多或少的俠者氣象。明末抗清失敗，復社諸儒很多潛入地下從事游俠組織，如「天地會」等，成爲後來秘密結社的起源，則又是藉游俠以反暴政的具體事實。

至於近在眼前的俠士典型，亦復不少。滿清末季，政治的腐敗與國運的頹落，已至極點，民國肇造之初，開國風雲，曾干氣象，象徵了民族運命的再次轉捩，當時幾乎大多數奮袂而起的志士仁人，都突出地表現了「爲國爲民，俠之大者」的雄懷偉烈，例如屢仆屢起終建

奇功的黃興，即曾直書「吳楚英豪戈指日，江湖俠氣劍如虹」的句子，明顯地以俠士行徑來擬喻當時的革命運動；鑑湖女俠秋瑾，更是英風颯颯，俠骨鏗鏘，表現了慷慨赴死從容就義的仁俠之風，「故國陸沉人有責，天涯飄泊我無家」，其憔悴江湖戮力國事的俠者心情，當真是歷歷如在眼前；甚至連首創民國、領袖羣倫的中山先生，亦常在不經意間流露出崢嶸的俠氣，他在弔劉道一的詩行中寫道：「半壁東南三楚雄，劉郎死去霸圖空，尙餘遺策艱難甚，誰與斯人慷慨同？」一方面充分顯現了氣壯山河的仁者抱負，另一方面也看得出來，不無慷慨悲歌的俠者感喟在內。至於其他訣妻別子、毀家紓難的英烈之士，義之所在，視死如歸，亦無不透徹淋漓地表現了俠者精神中無比崇高的一面。

x

x

x

從現代文明社會的眼光，來回顧俠在歷史上的形象，我們當然可以挑剔出不少可資疵議的地方，我們已不太能接受那種笑傲江湖不事生產的人物、那種特立獨行不受羈束的行徑、那種近乎個人英雄主義的主觀表現，也許，我們潛意識裏最不能接受的，是文化早期那種率性任真、自在奔放的強烈生命脈動，與向外突破、向前衝撞的強烈生命欲望，在文明的現代人看來，那種以「力」的展示爲主要過程、以「義」的追求爲主要目標的俠士精神，簡直是對理性與文明的一種反動。「欲邀擊筑悲歌飲，正值傾家無酒錢」，在疏狂的俠者看來，是



「一種坦率的豪氣，在現代的常人看來，却正是一種魯莽滅裂的愚蠢，至於「儒生不及游俠人，白首垂帷復何益！」更足以證明游俠們主觀的生命憧憬，與現代一般人客觀的價值觀念之間，相距得是何等的遙遠了。」

然而後代人對俠者的指斥，若就俠士精神的全盤表現來觀察，有一部份是相當值得推敲的。例如站在法家的立場，「俠以武犯禁」是可能危害社會秩序的因素之一，必須嚴加撲滅，可是若換一個角度，來看專制統治下所謂的「禁」本身，是否符合社會大眾的利益，則問題就完全不同了。司馬遷就認為，若這個「禁」是天下人民深惡痛絕的，則俠者的挺身而出，適足以為這些人民傾心支持，他說：

「俠之犯禁，勢所必然也，顧犯之而天下歸之者何也。其所必禁者，有不嫌（合）於天下之人心，而犯之者，及大嫌於天下之人心也。」

又如從法治的觀念來看游俠，一般人總認為游俠悍不畏死，睚眦必報，都是一些作奸犯科的法外強徒，其實自游俠的原始精神來考察，守法的習性也是他們心目中的一種「義」，只要這個「法」是公平的、正當的，他們本身一定恪遵不渝，呂氏春秋上記載墨家鉅子腹䵍的兒子殺

人，秦王想要赦免，而腹䵍自己堅持須依法行事，他說：「墨者之法，殺人者刑……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弗誅，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。」後世的俠者由於時代環境的變遷，這方面的原始精神可能稍有淪墜，但所謂「一人作事一人當」的英雄原則，也顯示了絕不逃避、絕不推諉的氣概，揆其始源，可見古之俠者，並不蓄意藐視法律的尊嚴。

俠出於偉大的同情。所以愈是在世道衰微民生困苦時代裏，愈是在暴力侵凌公理不彰的情況下，俠者的活動形象也愈益鮮明。千里單騎，踽踽獨行，仗三尺劍，鋤不平事，俠者的行徑誠然也有失之過激的地方，然而他們自有他們的道德標準、自有他們的處世規範、也自有他們心目中永恆的理想。司馬遷在「游俠列傳序」中那一段話，是大多數人耳熟能詳的，其中對於游俠行為的理解與透視，確實有他作為一個大史學家獨到的地方：「今游俠，其行雖不軌於正義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諾必誠，不愛其軀，赴士之困厄。既已存亡死生矣，而不矜其能，羞伐其功，蓋亦有足多者焉。」言必信、行必果、諾必誠，義之所在，當仁不讓，堅持原則，生死以之，這種種游俠之士捨命護持的俠者尊嚴，平心而論，與作為一個真正的「人」應有的信念與操守，也並沒有太大的差異。如此說來，所謂「俠」，也不過在很多外在壓力下，猶掙扎着想要努力做一個真正的「人」而已。然而他們在歷史上一直是寂寞的，因為過於率真的性情、與過於亢直的行徑，皆不是能為大多數人真心接受的，而他

們那「赤心用盡爲知己」「太山一擲輕鴻毛」的暴烈行徑，也常在詭譎變幻的實際社會中扭曲變形。可是，到了一個社會已經是非觀念不明、人道精神低落的時候，游俠之士挾其高度的理想主義，堂堂正正站出來，正義地生，威嚴地怒，轟烈地死，仍足以維繫人性尊嚴於不墜，而帶給後人無窮的鼓舞和振奮，所以司馬遷鄭重指出：「俠客之義，又曷可少哉！」

當然，歷代也有不少自命俠義者流，却專作違反俠道的勾當，仗勢凌人，挾技欺衆，率性自恣，旁若無人，所謂「三杯弄寶刀，殺人如剪草」，所謂「笑盡一杯酒，殺人都市中」，乃至所謂「御溝大道多奇賞，俠客妖容遞來往」，其實都不能算是真正俠士的行徑，充其量只是假游俠之名，行流氓之實而已。這些人分不清大俠與小俠之別、公武與私武之辨，甚至把俠者看得比生命還重的「義」字拋到九霄雲外，所以他們根本已遠離了純正的俠者精神。他們永遠是得意的，歷史的陰影裏，充滿了他們鮮衣怒馬、遊俠京華的行跡，充滿了他們予取予求、樂極忘形的笑聲。當真正的俠者，在無限的黑暗長空裏孤獨奮鬥的時候，這些人的作爲却永遠最能博得大眾的注目。無怪乎那些流浪天涯的俠士，在歷史上永遠是那樣的淒涼孤寂，因爲他們不但一無所有，一無所依，受盡了外在壓力的摧折，而且連他們本來擁有的那個「俠」字，也早被別人冒襲以去了。

個人英雄主義的時代，早已過去了，那些彈劍江湖縱橫天下的豪俠，也早就消失於歷史的

視野裏；然而，那種生命活力的浩然揚升、那種俠氣豪情的渾然發揮，倘若能匯集到一個積極的大方向上，則應該是仍舊有它不可磨滅的作用的。在中國民族百年積弱之後，在全球各地風雷乍動之時，我們若是重行檢討中國歷史上的俠道源流，大概只能遺憾於原始游俠精神的沒落、與強烈尚武風氣的式微，而不致於認爲游俠的傳統，曾給歷史帶來什麼不良的影響。事實上，在出於偉大同情的中國俠士精神，漸趨湮沒的時候，相當偏狹狠戾的日本武士道精神，却在某一方面博得了舉世各國的重視。日本在近世以來，對內則尊王倒幕、維新革命；對外則擊敗沙俄、侵略中國，表現了不可一世的凌厲氣勢，這其間得力於其國民的武士道精神者，實在不少。當然，日本後來那種「甘爲西方霸道鷹犬」的軍國主義，差點招致了亡國滅種的慘禍，自貽伊戚，不足爲訓，然而早先日本之得以在列強間崛起，其國民之能够表現出強烈的愛國心，不能不說是日本成功地運用了它所固有的武士道精神的緣故。

相形之下，中國未能及時振奮人民的俠氣，奮然克服外力的侵凌，常使有識之士引以爲憂，一心一意以救國爲念的梁啓超，就曾大聲疾呼要「恢復中國之武士道」，也就是恢復中國的俠義精神。他歸納中國俠者的美德，認爲這是中國先民「最高尚純粹之理想」，即：國家重於生命、朋友重於生命、職守重於生命、然諾重於生命、恩仇重於生命、名譽重於生命、道義重於生命。我們如今看來，雖不一定全然同意這些「理想」，但至少不能不承認：俠



者確實有他一往直前的熱情、與渾然忘我的情操，故而較諸一般人，更能有效發揮他的生命力，而一個民族倘能集中這些磅礴而昂揚的生命力，將之投向於歷史創造的正常途徑上，則將可能造成如何宏偉的景觀！掀起何等壯闊的高潮！

×

×

×

然而現在是一個理性發達的工商時代，宏偉的史詩、英雄的傳奇、俠客的行徑，距離這個時代已都過於遙遠了，遙遠得像是一個不可觸及的幻夢。現代集體化的社會，不太可能容許個人有特立獨行的生存空間，現代商業化的人們，也不太可能優到去爲什麼抽象的理念或具體的原則，妨害到自己孜孜追求的現實利益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氣、堅持信念生死不渝的義烈、乃至恩怨分明是非必辨的性格，都不是聰明而冷漠的現代人所能想像的。甚至在看見他人遭遇車禍，血肉模糊，而猶在一旁指指點點評論頭論足的，都大有人在；何況要他們表現「雖千萬人吾往矣」的純然忘我行爲？

然則古之游俠那長歌當哭的純情、那千里赴義的雄風、那寒芒四射的寶劍，必將永遠埋沈在歷史的殘基之下，而不復具有其現代的意義了嗎？那種「俠氣嶸嶸蓋九州，平生常恥爲身謀」的單純熾烈的思想，必將永遠隨着那些淒涼而孤寂的身影以俱去，成爲無法再聞的廣陵絕響了嗎？我們是否可以寄望於新的一代，在完全不同的歷史型態下，也出人意料地表現

出俠氣的真髓？理想中的現代俠士，當然不再是以舞刀弄棒、摩拳擦掌來修練他們的功夫，他們可以埋頭苦幹、全心全意在工商社會中追尋事業上的成功，等到時機成熟時，他們可以用金錢代替寶劍，照樣完成古之俠士終身追求的理想，照樣可以扶助弱小，照樣可以周恤貧民，照樣可以發揮出偉大的同情心，照樣可以改善社會上不平等的現象。就此意義而言，其實每一個現代人都有成爲俠士的潛力與展望，而每一個現代人在現實利益上的經營，也與古之武士在劍術或武藝上的鍛鍊並無二致了。當然，關鍵只在我們這個時代中的人們，是否還可能具有俠氣？是否還可能珍視俠氣？

這也還只是一個幻夢罷了。古代豪士持劍欺人者遠比行俠仗義者爲多，現代商人獨善其身者亦遠比關懷大眾者爲多，而瞬息萬變的現代人生之能磨蝕一個人的俠骨柔腸，亦毫不下於風雲險惡的江湖道上。我們何能在這種情況下，猶自寄望於現代俠士的出現？「公自平生懷直氣，誰能晚節負初心」，事實上，在後期文明的功利思想的洶湧沖激下，在「時之所趨，勢之所至」的強力驅迫下，一個人要想能够始終懷持「直氣」，已經十分的不容易了，更遑論俠氣？清初吳偉業的詠史詩有謂：「誰修俠客傳，闕疑存二子！」似乎已以詩人的直覺，預感到俠者的典型，將會逐漸在不久的後代黯然逝退了。

也許在民族生命力再度面臨新的高潮時，我們仍可以見到俠氣縱橫的人物大量出現。而

至少，我們還可聊以自慰的是：曾經有那麼多狂飆突起、雷霆乍驚的英雄行徑，那麼多壁立萬仞、橫絕四海的俠者形象，在中國的歷史上放射過奪目的光彩。就像一簇簇燦爛的流星，倏然劃過夏日沉寂的夜空，綻放著格外亮麗的星芒。

（六十六年九月十、十一、十二日「中央副刊」）

## 附錄：一將功成

海風吹在竹林，唰唰地響個不停。天邊一塊烏雲浮游過來，漸漸籠住了沉沉下墜的落日。竹林中一時間變得陰霾。

「噓！」的一聲金鐵交鳴，兩枝長劍膠接在一起，人影穿梭而過，倏忽間互易了位置，「喀！喀！喀！」一連串脆響聲中，兩人手中的劍又各自遞出了七招。

昏暗的夕陽殘暉偶而透過斑駁的竹影，照在交手兩人的身上，但見一位神情威猛的虬髯



大漢，臉色凝重，左手捏個劍訣，右手長劍波指對手的眉宇，足下不斷遊走，乍看似雜亂無章，仔細看去，恰是倒踩七星，隱指北斗。在他對面，是個身材頗長的中年人，一襲藍布長衫，已洗得有點發白，此刻他正舉劍平胸，肅立不動，雙目炯炯，凝視那虬髯大漢。

驀地裡，虬髯大漢疾退數步，靠到一排竹樹旁邊，揚眉豎目，「喝！」地一聲吐氣開腔，也未見如何作勢便已舉劍過頂，疾飛而上，人已到了竹樹頂端，凌空一個翻身，如一隻大鷂般橫掠下來。

霎時間劍氣橫，寒光大作，籠罩了竹林間那方圓十丈的空地，劍氣破空聲中，竹葉簌簌落下，飛舞在兩人的四周。

那穿藍衫的中年人單肩一沉，一劍斜削而上。劍尖抖動之間，恍惚已化為一片劍幕，護住了身側左近。

但那虬髯大漢身法怪異無比，但見他頭上腳下，陡然連翻了兩個斛斗，長劍吞吐如蛇，盪開了那片劍幕，同時轉身之間，左手一點白光，忽然自脅下穿出，直向藍衫中年胸前空門刺來。原來他旋體發劍的當兒，左手已拔出了一把奇形匕首，乘對手全神貫注於他右手的長劍時，竟然自絕無可能出手的部位，刺出了必殺的一匕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藍衫中年人雙目盡赤，頭髮根根沖冠而起，左袖飛快向外一掄，人已

借勢往後連退七步。

「嘶」的一聲，他左袖已然被刺破大半，那柄匕首盤旋而過，嗚嗚飛向林中，虬髯大漢正落在他對面，兩人面面相覷。

虬髯大漢忽然將手中長劍往地上一擲，哈哈大笑：

「陸賢弟！真有你的，連這招飛星貫日都奈何不了你，我王某人今日可服了你！」

那藍衫中年人亦將長劍拋下，拱拱手，謙遜地道：

「王大哥，若不是你手下留情，小弟此刻哪有命在？饒是如此，我這個袖子可仍是破了一大截呢！」說着指了指左手的破袖。

虬髯大漢又呵呵一笑，道：「我上襟還不是被你一劍劃破了！彼此彼此，都莫提了。」原來他擲出匕首的同時，也被藍衫中年乘隙掠中一剑，雖未真個受傷，却也只是一線之差了。

藍衫中年洒然一笑，道：「那是大哥有意相讓。」

虬髯大漢面色一整，正容道：

「不然。自從九年前塞北飛騎，匆匆一會，你我每年較技，賢弟你都是進境神速，叫我好生相敬。」

藍衫中年長嘆一聲，道：「小弟雖亦用功不輟，可又何嘗能在你老哥哥手下討了便宜呢？」虬髯漢子哈哈大笑，一把挽住了藍衫中年的肩頭，直向竹林中走去。却見竹林中早已置有酒案，兩人席地而坐，登時開懷暢飲起來。

原來那虬髯漢子人稱「無影神龍」王魯，乃是閩浙一帶的大豪，藍衫中年名喚陸烈，却是一個行踪不定、來歷不明的游俠，兩人自從九年前在居庸關外飛騎較劍之後，彼此飲服，相約每年煮酒論劍，互試進境，也是一番惺惺相惜的意思，到得第六年上，兩人不打不相識，已然結爲異姓兄弟。

兩人喝了一會兒酒，王魯忽然說道：

「陸賢弟，你年歲也老大不小的了，一直浪蕩江湖，終究不是長久之計，何不尋個地方安頓下來？你這一身絕藝，放眼天下，也找不出幾個對手來？任它埋沒於風塵鞍馬之際，豈不是太可惜了？」

陸烈微嘆一聲，道：

「一事無成，兩鬢已斑，報國有心，請纓無路，我看似我這樣子，也只合少年子弟江湖老了！」

王魯神色一動，正待開口，忽又止住了，兩人皆長身而起，側耳傾聽。

這時天色已黑，只聽一片沙沙之聲，似有不少人向這竹林中走來。

陸烈倏然騰身作勢，躍入兩人交手的空地，一手抓起了自己的長劍，同時足尖勾處，把另一柄劍挑了起來，直向王魯飛去，口中低呼道：「倭寇！」王魯隨後縱到，一手接住了飛來的長劍。

只這一瞬間，十幾條影子已將林中空地團團圍住。

陸烈與王魯對望一眼，並肩凝立如山。

一名頭束長帶，身着敝袍，手持狹長倭刀的武士越衆而出，倭刀斜指三人，大模大樣喝問道：

「兀！那兩人，可曾看見一個着黃色衣服的花姑娘進林中來？」語音嘶啞怪異，顯見不是中土人士。

王魯隨手一指，道：

「看見了，就在那裡！」趁那漢子目光一轉，手中長劍已一式「毒蛇出洞」向那武士疾刺過去。

陸烈更不打話，縱身一掠，劍隨身走，一式「橫掃千軍」，直向外圍十餘名漢子攻去。但見人人倭刀高舉，長髮飛舞，果是一羣悍惡的倭寇。



其時正當明朝嘉靖年間，倭患大作，劫掠燒殺，無惡不作，沿海一帶頗受其擾，閩浙百姓恨之切骨。陸烈身手何等得了得，長劍指處，當者披靡，霎時間已有數人傷在他的手下，他側首一瞥，只見王魯已與爲首那名倭人武士鬥了個難解難分，那武士倭刀縱橫，穿林掃葉，倒也氣勢凜凜，王魯一時竟戰他不下。

當下陸烈一劍逼住了餘下約十名倭寇，指東打西，掌劈鋒刺，頃刻間又傷三名倭寇。那羣漢子猛惡非常，雖見同夥一一倒下，仍是咬牙苦鬥，絕不退縮。陸烈打得興起，長嘯一聲，驀然間長劍脫手而出，閃電般連穿兩名倭寇，將他們直釘到一株大竹樹上，倭人慘叫聲中，陸烈已一縱而至，左拳擊倒了另一名來襲的漢子，右手一探，已握住了長劍。

正待一拔而出，忽覺腦後風生，一把長刀鬼魅般斜掠而下，其勢之速，無與倫比，陸烈再無思索餘地，一個大仰身，棄劍閃避。那長刀走勢未盡，突又自下向上盤空砸至，陸烈仰身之際，腰間舊力已盡，新力未生，這一刀無論如何，再難避過，情勢危殆已極。

原來那倭人首領眼見陸烈如秋風掃落葉般斬殺手下諸人，心中大急，呼呼幾刀，逼開王魯，捨命向陸烈迎頭砍來。王魯欲待追上，却是站的位置稍遠，其間又有幾名倭人持刀擋住，眼見陸烈遇險，已是救援不及。

忽聽一聲嬌叱，半空中黃色纖影一闪，已有一人疾躍而下，擋住了倭人武士勢若雷霆的

一擊。惟是那長刀過於怪異，來人手中一柄短劍竟然把持不住，被震飛離手，「嘎」的一聲，腕間已被刀風餘勁掃中，登時鮮血直冒。

陸烈早趁機拔出了自己的長劍，手起三招「起風騰蛟」、「迎風破浪」、「天羅地網」，一片劍光，圈住了那條黃衣人影，擋開倭人武士的長刀，凝目看去，但見一位面色白晳楚楚動人的少女，手撫腕間傷處，嬌喘不已。

陸烈心下感激，一橫身站在少女之前，手中長劍惡狠狠向那倭人武士掃去。那武士見勢不妙，長刀虛迎兩招，拔腿便跑。陸烈關心少女傷勢，一時顧不得追趕。

這時王魯已將餘衆收拾了當，林中橫七豎八，倭寇的屍身躺了一地。王魯作勢要追，忽見地下有一倭人身軀一動，忙一劍劈去，刺中了那人的心臟，那人一陣抽搐，再也動彈不得，可是眼見那倭人首領逃出，却是攔截不及了。

驀聽前方一聲淒厲的慘呼，那武士往後倒退三步，一跤跌在林邊，胸前裂了一大道血口，眼見已是死多活少了。

林外暗影幌處，走進一位長袍白髮的耆老來。

陸烈正在爲那少女包紮傷口，觸手處一片滑膩，但見那少女皓腕寒雪，粉臂如玉，陸烈心中一怔，抬頭望去，那少女羞紅了臉，微微掙動了一下。

王魯已向那老者互相施禮，那老者道：

「孩兒，傷得怎樣？」少女回答道：

「爹，還好，沒什麼要緊。」那老者道：

「妳去林子邊守着，不可讓人進來。」少女應聲拾起短劍，向陸烈福了一福，緩緩走到林外。這時夜黑如墨，可是陸烈但覺她雙眸迴處，亮若明星，一霎時自己孑然一身，飄蕩江湖的種種孤寂悲涼之感，沒來由的襲上了心頭。

老者聽得女兒已然走遠，清了清喉嚨，道：

「今日得見二位壯士大展神威，令人好不欽佩。老朽公孫一志，平生最愛結納慷慨豪俠之士，未知二位肯否不棄下交，與老朽暢談一二？」陸烈忙長揖道：

「老英雄說那裡話來？小可賤命，尙是令媛所救，感激猶恐不及，老英雄但有吩咐，小可無不遵命！」

王魯亦抱拳施禮道：

「老英雄爲我等誅却倭寇渠首，不使漏網，我等俱是感佩無已，請移駕共飲一杯。」

當下三人回到置酒菜處，重行敘話。酒過三巡，老者公孫一志忽然納頭便拜，恭恭敬敬向王、陸二人磕下頭去。兩人大驚，忙跪下回禮。公孫一志長歎一聲，說出一番話來。

原來那公孫一志本來是總兵俞大猷將軍麾下的一名衛士長，其時倭寇佔據平海、興化一帶，奄有兵衆兩萬人，官軍屢戰不勝，俞大猷又奉朝旨嚴令，要速戰速決，不得稽延。俞大猷遂命公孫一志僞裝投効倭寇，伺機竊取敵情，公孫一志武功本高，一年來復爲倭寇出力不少，已是頗獲信任，最近幾次暗中將倭寇動靜，秘密傳抵俞大猷處，已使倭寇受創不輕。但近日倭寇首腦赤霞右衛門似乎略有察覺，七天前有一次軍路議定後臨時更動，竟使已獲公孫一志指引的明兵頗受折損。今日緝捕黃衫少女公孫瑛，更可見事情已將敗露。同時赤霞已有計劃，準備派遣浪人武士，一舉襲殺俞大猷。

「老朽身受俞將軍厚恩，自當粉身碎骨，誓死報効，如今朝中奸臣，已藉口俞將軍剿倭不力，揚言要撤職查辦，而倭寇無惡不作，狡計多端，俞將軍一去，樑摧棟折，則倭寇必成國家心腹大患，今日見二位格殺倭寇，勇略過人，不禁深喜俞將軍大事可成，是以斗膽請求二位，仗義相助。二位皆是當今豪俠之士，爲國爲民，俠之大者，老朽是爲天下蒼生請命了！」

王魯捋髯大笑，道：



•

「老英雄說那裡話來？我等皆是大明子民，自當爲國盡力，水裡水裡去，火裡火裡行。」

公孫一志凝視王魯良久，緩緩搖頭道：

「可惜王壯士在閩浙一帶，聲名太響，倭寇恐怕不易相信壯士會去投効他們。老朽倒是另有計較。」目光轉注於陸烈，陸烈一直默不作聲，半晌方沉聲道：

「但有所命，雖死不辭。」

公孫一志大喜，道：

「我早知二位心存忠義，必不致教老朽失望，惟是此事說來，極爲艱鉅，而且時機緊迫，稍縱即逝，萬一倭寇中高手武士，得悉我軍動向，集中襲擊將軍，則大勢去矣。老朽已定下一策，務必保護將軍周全，懇請二位暫聽老朽分撥，不知可否？」說着自懷中取出一物，却是一條白色手卷，王魯點起火石一照，但見上書：「便宜行事，不成本返。大明總兵官俞」字樣，下蓋火印官封。

陸烈正容道：「既有俞將軍符令，小可自當聽候吩咐。」王魯也大聲道：「但候公孫先生示下。」

公孫一志當下便將心中計劃說了，王魯、陸烈臉色越來越見沉重，最後陸烈顫聲說道：

「小可自當戮力以赴，不負所命，但公孫先生你——」

公孫一志搖手道：

「此事迫在眉睫，生死榮辱，與國族安危孰重？老朽好不容易盼到有壯士這等游俠中原，聲名不爲倭寇所知的人物，仗義出手，豈能再復猶豫不決？」

王魯緊緊一握陸烈的手道：

「既是公孫先生顧慮倭寇知我身份，未便與賢弟同行，且請暫時別過。公孫先生，令媛既交我照護，在下誓當視若姐妹，不令賊人傷到她一根汗毛。」

公孫撮口一嘯，召來公孫瑛，道：

「瑛兒，妳且跟這位王魯王壯士，暫避一時，爲父的要與這位陸壯士去辦妥一件事。」

公孫瑛欲言又止，走到陸烈面前，深深行一禮，道：

「陸壯士，家父承你護持，賤妾終生感激。」

陸烈一凜，抬頭看時，但見兩滴清淚自她眼中悄然落下。

當下四人各盡一杯，分道而行。走出竹村時，天邊已吐出一線魚肚白，陸烈臉上一片茫然。

三

陸烈站在台階下向上看去，赤霞右衛門高踞在一張虎皮椅上，身着黑色長袍，臉蒙黑色面具，頭束白帶，腰懸長刀，雙目如鷹，緊緊盯在陸烈臉上，樣子煞是陰森可怖。

「你是專誠前來投効本座的？」聲音沙啞，恰是倭人口音。

「是！」

「你是何處人士，到此目的何在？」

「在下陸烈，中土揚州人氏，自幼流落江湖，未有定所，也曾學得一身劍術，因見貴軍招募人才，不論出身門第，故此前來投効。」

赤霞右衛門霍地長身而起，揮手道：

「殺！」

兩邊八名倭人武士，交叉一躍，已將陸烈圍在核心，寒光閃處，八把倭人長刀齊齊砍至。陸烈昂然不懼「噹啾啾」長劍出鞘，濃眉軒處，劍光跳動，一式「大澤龍蛇」，有攻有守，分毫不退，舉手間已將八名倭人逼在圈外。

倭人武士刀舉過頂，四下遊走，眼見即將搶攻而上。

「停！」赤霞雙手一拍，八名武士立即跳開。

陸烈與赤霞相對屹立。赤霞澀聲道：

「本領果然不錯，無怪乎敢來臥底。」

陸烈神色不動，一字字緩緩說道：

「我是專誠來領功的，不想閣下竟然有眼無珠，敵我不分，帶我前來的那位公孫先生才是來臥底的！」

立在台階左側的公孫一志，霎時面色雪白。

「公孫先生本是閣下的敵手，俞大猷派來刺探軍情的，可笑他居然以為我是一個江湖浪人，也會忠於朝廷，要我與他聯合起來圖謀於閣下，在下言盡於此，信與不信，就看閣下自己處斷了！」

赤霞右衛門冷哼一聲，道：

「公孫，你有何話說？」

公孫一志鬚髮皆張，怒道：

「他胡說！他生恐不能取信於將軍，故此含血噴人！」

陸烈冷冷道：



「閣下要看證據，不妨搜他身上，他懷裡還有爺大猷給他的手令呢，要不要在下取出來一看？公孫一志，你只怪自己老眼昏花，居然想要別人來陪你送死，我陸烈豈是任人擺佈之輩？」

赤霞右衛門忽然哈哈大笑，道：

「公孫老匹夫，你以為本座不知你的來歷麼？本座故意裝聾作啞，不過是要借你傳話，讓那爺大猷自行送死而已——可笑你如今還要巧辯？」

公孫一志陡然疾撲階上，手中白芒閃動，已拔出一把細鐵軟刀，兜頭向赤霞右衛門旁去。

赤霞呵呵一笑，「鏘」的一聲，長刀出鞘半截，已架住了公孫一志的攻勢，右肩晃處，離座三尺，口中喝道：

「陸烈，替本座殺了這老匹夫！」

陸烈應聲而上，「白霞橫江」、「孤雲出岫」、「紫氣東來」，接連幾劍，已把公孫一志迫得手忙腳亂。赤霞手撫長刀，悠然在一旁觀戰。一衆武士早已圍圍將整個高台圍得水洩不通。

公孫一志瞋目戟指，道：

「陸烈！你這出賣朋友的奸賊！」

陸烈微微一笑，道：

「誰是你這老匹夫的朋友！」手中豪不停頓，一連又攻出了十多劍。公孫一志左支右絀，已是汗下如雨。

赤霞右衛門睥睨作態，嘶聲喝道：

「陸烈，限你三招之內，斃了這老匹夫！」

陸烈頭也不同，冷冷道：

「一招便够了！」手起一劍「天外來虹」，閃電般刺入了公孫一志的心臟，登時鮮血迸流，公孫一志慘呼倒地，顛巍巍伸手舉刀，一刀向自己頸間抹去，一邊咬牙道：

「陸烈，老夫……老夫作鬼也不饒你——」雙目一閉，就此死去。

陸烈側過頭去，拭了拭劍上血跡，回轉身來。

赤霞右衛門哈哈大笑，豎起拇指道：

「好！痛快！本座正需要像你這樣的人才，你就留在本座這裡便了，對了，本座有一名右翼武士長外出未歸，你就代理他的職位好了。」

陸烈心知那武士長便是幾天前爲公孫一志在竹林外制死的，他也不予說破，微微躬身

道：

「謝將軍。」

「你把公孫老匹夫的屍身吊到外面示衆。」

「是！」陸烈緩緩蹲下身去，托起公孫一志的屍體，朝大廳門口移動。

赤霞右衛門忽然轉身喝道：

「站住！」腰間長刀一陣晃動。

陸烈停步，回過頭來，臉上漠然，全無一絲表情。

赤霞銳利的目光在他週身凝佇良久，沉聲道：

「只要你真心忠於本座，本座不會虧待你的。」

陸烈望了望手中屍身，平板的聲音吐出：

「公孫一志咎由自取，屬下自當引爲教訓。」

赤霞左手一招，合階前端一名勁裝疾服、神情猥瑣的漢人武士，趨前行禮，亦說道：

「尤天貴，你去前面告示一衆漢人，那老匹夫不忠於本座，是以立即處死，倘再有異心者，一律誅殺，絕不寬貸，然後帶陸烈去他的營舍。」

尤天貴躬身，赤霞袍袖一拂，轉入內堂。

陸烈緊閉雙唇，昂首大步，逕向廳外行去。

大廳外面夕陽如血，照映在陸烈身上，把陸烈的雙手與面頰，都染成了一片血紅。公孫一志胸前頸間滴下的鮮血，在夕陽下分外刺目。

#### 四

陰雨泥濘之中，一小隊官兵逡巡通過峽谷，一名領隊騎在馬上，不時催促衆士兵加速行進。

陸烈緊伏在山間一塊大岩石的背後，游目四顧，見二十名黑衣武士均已準備停當，仰首向上望去，尤天貴置在山腰，右手一揮，作了個「殺」的手勢。

陸烈大喝一聲，奮力一推，大岩石轟隆隆滾動下去。下面官兵驚呼四起。

陸烈奮身躍落，大驚一般自空而降，手中長劍精光閃閃，逕向那名馬上領隊刺去，戰馬失驚，希聿聿一聲長鳴，馬上騎士手中長戈尙未及擲出，早被陸烈挑下馬來，手起一劍，正中面門。

慘呼聲中，廿名黑衣武士已圍住了前進不得的官兵，陸烈大呼酣戰，長劍落處，血花四濺，片刻之間已將一隊官兵衝得四分五散，黑衣武士倭刀齊舉，在泥濘的山道間縱橫殺戮，



直如摧枯拉朽一般。

遠處山腰間，尤天貴雙目炯炯，注視着陸烈的一舉一動。

陰雨還未歇止時，陸烈已把十餘名官兵的屍身堆成一列，在旁邊以劍挑血，寫了一個斗大的「陸」字。

X

X

X

烈日如火，炙燒着官道，一長列車隊沿着官道前進，拖車的馬匹在長途跋涉下口冒白沫，護車的官兵不時一鞭鞭抽在馬臀上。領隊的軍官身後，一名騎兵高擎大旗，旗幟飄飛中，若隱若現地亮出一個「愈」字。

正行進間，那持旗騎士驀然一聲厲叫，栽下馬來，那軍官正回頭探視，倏忽間身側白光一匝，橫體襲來，那軍官方待縱身下馬，却已遲了一步，陸烈自道旁的田畦間一躍近前，一劍砍個正着。

軍官一招斃命，車隊頓時大亂，四面八方湧上來的黑衣倭服武士，尖嘯連連，將護車官兵逼在道旁，倭刀過處，官兵措手不及，一時狼奔豕突。

陸烈一擊得手，更不停留，縱身躍上一輛大車，右手劍剗開兩名兵士，左手一晃，已掀起火摺子，往車中丟去，霎時火光熊熊，陸烈早向第二輛大車攻去。

待十餘輛大車均已起火時，護車官兵亦已傷亡殆盡，陸烈身上血跡斑斑，胸口起伏不定，顯然已經氣力用盡。

尤天貴緩緩自暗處走近前來，伸手掀起了二輛大車的後蓋，但見車中全是一袋袋的軍糧。

遠處塵頭大起，一大隊官兵疾馳而來，尤天貴一聲呼哨，倭服武士紛紛騎上官兵留下的馬匹。陸烈走到車旁，又以長劍在地上畫了一個斗大的「陸」字。

X

X

X

濃墨似的夜色覆壓着狹長的海岸，海風吹在岩石的間隙處，呼呼有聲。遠處海面似有一點暗影在晃動。

陸烈輕悄悄探出頭來，四下顧盼一匝，蹣手蹣足自矮樹後轉出，作勢向前疾行，忽覺前方不遠處微微響動，有夜行人衣袂帶風的聲音，立時一步縮回，緊貼在矮樹後面，但見沉沉黑暗中，果似有一條纖細的身影一掠而過，陸烈登時屏住氣息。

那身影似是直向右方營舍處潛行過去，陸烈側耳傾聽良久，不聞有巡邏武士近前的腳步聲，那身影消失之處，似乎微有一兩聲喝叱，但終於靜止下來。

陸烈深深吁了一口氣，一縱身，躍出丈餘，飛快向海邊奔去。到達一塊奇形岩石底下，

陸烈自懷中輕輕掏出一張皮紙，摸索着放在岩石根部一個凹形空格之中，然後以沙覆住空格。

回過頭來，陸烈猛覺眼前一霎，似乎有人在暗中窺視，再仔細掃視一遍，不見有何動靜，便伏身潛行，向營舍處慢慢挨去。

待陸烈身形完全消失之後，一人自暗處抬起頭來，陸烈遙遙仰視過去，夜色中看不分明，恍惚正是尤天貴。

陸烈潛回自己營舍的房中，躺在一張木板床上，眼睜睜望着無邊無際的夜空，一直沉思天明。

X

X

X

赤霞右衛門高高站在一處峯巒的頂端，手撫黑柄長刀，向下望去。尤天貴恭恭敬敬隨侍在他的左側。

山峯下近千名官兵陷入重圍，被數以萬計的倭服漢子寸寸切斷，陸烈在圍攻的人衆中顯目已極，劍氣漫天，來回掃蕩，所過之處，官兵紛紛倒地。

尤天貴忽然恭聲說：

「屬下就是不明白，將軍為何讓這陸烈一直潛伏在咱們這裡，這條伙劍術不凡，留下

且晚是個禍胎。」

赤霞右衛門冷笑一聲，道：

「本座就是要利用他這一身劍術，替本座多殺幾名俞大猷的部屬，否則焉容他活到現在？」

尤天貴沉吟道：

「這次明兵折損不少，這條伙想是尚未覺察將軍早已洞悉他的詭計，不如待會兒乘機將他拿下，也好讓俞大猷死了這條心。」

赤霞右衛門微微搖頭道：

「本座還要靠他傳信，引誘那俞大猷親身出來，一舉擊殺。可笑那公孫一志，臨死還以為本座會被這等苦肉計所欺，當真是愚不可及，待他得知俞大猷也會因這陸烈而死於本座手上時，嘿嘿——」

尤天貴歛服之極，躬身道：

「將軍妙計，非屬下等所能臆料。」

赤霞右衛門遙望山下，陸烈已率衆結束戰役，正整隊準備歸去，轉身向尤天貴道：

「傳令下去，全軍轉赴柏嵩嶺基地。」尤天貴道：



「是！」赤霞冷笑一聲道：

「陸烈此人，已不足爲慮，本座早命左右翼四大武士，牢牢監視於他，你也隨時在後注意他的動靜，只等敵大猷入網，就率同四大武士立即將他格殺。」

尤天貴鼠目閃動，一迭連聲應道：

「是！是！」

這時遠處天色突變，烏雲密布，一副山雨欲來的模樣，山下的陸烈一人騎在馬上，踽踽向前行去，蒼藍的身影在晚風中顯得一片灰暗。

赤霞右衛門嘴角泛起一陣陣冷笑，連黑色的面具都起了一絲波動，暮色裡襯得格外可怖。

## 五

靜夜中，營室裡廂一燈如豆。

陸烈獨自躺在床上，痴痴望着遠方的一簇星光，動也不動。

左近的聲音已經完全寂滅，巡夜的倭人也漸行漸遠，陸烈悄悄支起身來，自懷中掏出一塊小小的木牌，放在桌上，然後匍匐在地，恭恭敬敬磕了三個頭。燭光閃爍，照映着桌上的

木牌，隱約看得出上面刻了十一個暗紅的字跡：

前輩義俠公孫一志之靈位。

陸烈跪拜已畢，又將木牌收入懷裡，然後取出床頭長劍，輕輕出鞘，寒光大作，陸烈在燭光下摩了又摩，撫了又撫，忽然間怔怔流下淚來，將襟前染得一片潮濕。

半晌，陸烈咬了咬牙，將長劍置入鞘中，轉身燃亮燭光，取出皮紙，伏在案前振筆疾書起來，不片刻，書寫已竟，陸烈一口吹熄了燭火，一邊收起了皮紙，一邊屏息潛出營室。就着星光一辨方向，逕自往前疾行而去。

黑暗中一隻眸子，緊緊盯着陸烈的身影。少頃，營舍後方轉出四名持刀的黑衣武士，黑暗中那人招手囑咐了一陣，一名武士手持同樣的皮紙，暗暗追蹤陸烈而去。

×

×

×

靜夜中，主帳內一片光亮，四支大燭熊熊燃燒。

赤霞右衛門獨自仗劍而立，睜視着帳中一個稻草搭成的假人，那假人身披明朝總兵官的服飾，頭戴高盔，望之儼然。

赤霞右衛門喃喃道：「敵大猷，你的死期到了。當初你誘殺我的哥哥，掃平舟山，直搗寧波，那是何等得意！不想你竟會去相信一個江湖浪人，把希望寄託在他身上，哼，只待平

海的大軍一到，你就死無葬身之地了。」一劍迴旋，向那草人掃去。

突聽帳前武士報告道：

「尤軍師請見。」赤霞倏然頓住劍勢，緩緩插入鞘中，另取出那柄黑色長刀揮舞片刻，沉聲道：

「進來。」

尤天貴附在他耳際，稟告道：

「恭喜將軍，陸烈已經把將軍後天要親騎到三汉口的訊息傳了過去，後天俞大猷一定會趕來受死——」

赤霞肩頭微一聳動，沉吟道：

「哦？平海來的大軍後天一定可到？」

「將軍望安，平海的大軍從水路來，惠州的大軍從陸路來，準定於後天和本軍會師。」

「三汉口一帶佈置如何？」

「只待俞大猷那五千名步卒到來受縛。」

赤霞仰天長笑，聲音淒厲已極，一刀柄擊向那稻草人，隨說：

「好，後天待前哨一見俞大猷本人，立即命左右翼領班武士先將陸烈處死！」

## 六

黯澹的天穹與蒼茫的大地，在極目處連成一線，海面一長列戰艦，整齊齊泊在那裡。三汉口左近烽煙突起，先是一小彪官兵遙遙在南面出現，人影晃動，警號乍鳴。倏忽之間萬騎奔騰，排山倒海般自北方突入，蜂湧着向南捲去，一時四野都似爲之震動，海面上火光一片，把整個港灣映得處處嫣紅。

陸烈自烈焰中衝出來，渾身上下血跡斑斑，他的身後，煙塵中輪着三具黑衣武士的軀體，最靠近他的另一名武士，倭刀猶在顫動，足下的扶桑木屐已被踩斷，用力躍起的姿態在火光掩映下極端猙獰，可是胸前一邊長長的劍痕，自左肋直劃到右股，顯然在狹形的倭刀劈下之前，已被長劍一掠致命。

外面殺聲震耳，揚起的黃沙漫天狂灑，陸烈斜斜倚在一根斷裂的營柱上，眺望着遠處官兵鮮明的旗幟逐漸移近。南邊大批倭服戰士似乎已被逼退到海畔。

驟聽得蹄聲響動，二十餘騎迎面狂奔而來，霎時間已將陸烈圍在核心。爲首一人拋鞍下馬，正是赤霞右衛門與尤天貴。黑色面罩後面，赤霞的雙目似乎噴出火來。

陸烈挺身直立，與赤霞正面相對，毫不畏怯。良久，赤霞冷笑道：

「陸烈，你縱然劍術再高，還是註定了要死在此地。」



陸烈晒然一笑，俯視不遠處的大海波濤，緩緩道：

「生而何歡，死而何懼？陸某從身入江湖的那一天起，就沒有打算庸庸碌碌掙命下去」

赤霞右衛門雙手交叉，各按在腰際倭刀與長劍之上，澀聲道：

「好，既是如此，上！」陸烈忽然抗聲道：

「且慢！」赤霞微微一滯，衣袖鼓風臘臘有聲。

陸烈雙目凝視赤霞，瞬也不瞬，一字一字說道：

「王魯，到了此刻，你還不肯露出本來面目？」

赤霞渾身一震，半晌才道：

「你——？」

「公孫老英雄早已知道你就是王魯，你號稱『無影神龍』，盤踞在閩浙一帶，經常行踪不定，財產來歷不明，專一收買意志不堅橫行市井的漢人，加入你的組織，其實，世上哪有真正『無影』的人，你自王魯的身份失蹤的時候，就正是到各處去嘯聚倭寇的時候，」赤霞重重冷哼一聲，陸烈只作不見，逾自沉聲接下去道：

「我本該早就看出你的用意，你一再遊說我脫離江湖，另外闢蕩事業，那天在竹林中，

你先與我纏鬥，下手毫不留情，一心消耗我的精力，然趁我長劍脫手，立即叫你手下那名武士長在我背後偷襲，我一時不察，差點喪身在他的刀下，那天若不是公孫老英雄父女出現——」

赤霞右衛門截斷了他的話頭，厲聲道：

「好，你既然知道了，我這面具不戴也罷。」刷的一聲撕下了頭上面罩，火光下看得分明，虬髯鷹鼻，雙目炯炯，正是王魯。

陸烈面沉如冰，一雙眸子直欲洞穿到王魯的心坎中去：

「其實，你也不是王魯，你是汪魯，十年前縱橫七海的倭寇首腦汪直的弟弟。」

汪魯怒發如狂，戟指陸烈，胸膛起伏，喝道：

「這又與你何干？」陸烈截口道：

「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，你兄弟二人爲了一己私慾，不惜勾結異族，荼毒天下，陸某雖是身在江湖，却也不容你挾技施虐，苦害蒼生。」

「敵大猷誘殺我兄，使我等十載經營，付諸流水，我才誓欲得之而甘心，你與敵大猷又有何關係，一心爲他來作內奸，敗壞我的大事？」

「我與敵將軍素未謀面，敵將軍亦不知有我陸烈其人，但公孫老英雄以國士視我，陸烈

雖祇是一介武夫，却也知見危受命，一言九鼎，乃是古之俠士的本色。」

汪魯面色一片煞白，截口問道：

「但……但你一直在我監視之下，一舉一動，脫不了我的眼底，你如何將這三汉口聚殲敵大獸的真正計畫偷傳出去？」

一直在旁默不作聲的尤天貴，忽然揮嘴道：

「這訊息是我傳出去的。」汪魯猛然一愕，轉身詫聲道：

「你？」

「不錯，公孫先生壯烈自戕，陸烈自始忍辱負重，這一切你自然早已洞悉，所以一直全將重點放在陸烈身上，一心想利用他誤傳軍機，引誘敵將軍入彀，其實你透露給陸烈的部署根本沒有傳出去，陸烈的作用只是在轉移你的注意力，公孫先生把他的女兒也交給你，就是爲了要你全神對付陸烈，其實是我把全部會師計畫列圖飛報敵將軍的。」

「你……本座待你不薄，你何故如此？」

「我本是大明將士，敵將軍麾下的游擊，自你繼承汪直虎率倭寇時就奉命來投，最近朝廷嚴令敵將軍，尅日掃平你一股四處流竄的倭寇，事態緊急，公孫先生迫於無奈，才託命陸烈引發你即日聚衆向敵將軍復仇的計畫，好讓你集結這三路兵力，一併在此受縛，否則這四

騎兵何來——」只見北面塵埃起處，大隊騎兵馳騁過來。

汪魯倏然引吭長嘯，廿餘名倭服武士疾撲而上，陸烈一驚，拔劍飛躍撲上，其勢竟已不及。

但見汪魯迴劍旋身，凌厲無倫，「鏗」的一聲亮響，左手倭刀架住了陸烈的長劍，右手閃電般連抖三次，正是他成名絕技「神龍擺尾」，劍光一閃，已刺中了尤天貴的咽喉。

尤天貴慘呼一聲，顛巍巍倒在血泊中，氣息早絕。

陸烈瘋虎般連攻七劍，逼開了汪魯手下的武士，蹄聲翻飛中，騎兵長驅大至，登時將一衆倭服武士衝散。

汪魯獨立塵中，雙眼鷹隼般直瞪陸烈，拋去了左手的倭刀，慘笑道：

「你我交手九次，不分勝負，上次那一招『飛星貫日』，本當立時制你死命，如今情誼早絕，你受死吧！」驀地裡騰身而起，一個轉折，大嵩般向陸烈撲落，點點寒光，森森劍氣，登時將陸烈圍住。

陸烈不退反進，手中長劍疾迎而上，汪魯在半空中冷笑一聲，大袖翻飛處，劍影如電光石火般飛擊陸烈的前胸。陸烈恍若未見，猛一翻身向前飛躍——

「嘶嘶」聲中，汪魯的長劍已刺破了陸烈的前襟，順勢疾削而至，同時左手疾指，一道



白光直襲陸烈的面門，正是那招神鬼莫測的「飛星貫日」！

火光中人影乍分，兩人已互易了位置，只見陸烈背上一道血痕，已被匕首深深劃中。

汪直癡笑着作勢欲撲，陸烈搖搖欲墜，良久，汪魯緩緩倒了下去，原來陸烈前躍時一劍反削，却已制中他的脅下致命要穴。

汪魯嘴角已泛出鮮血，顫聲道：

「你……你竟破了我這……這一招，是……是誰教……教你的？」

陸烈揮出去手中的長劍，搖搖晃晃向外掙扎走去，背後鮮血漣漣，滴在黃沙地上，滴出了一條血線，他一字字說道：

「公孫一志！」

這時天邊恰長一道烈焰騰空而起，嘩然散開，照耀着一片茫茫的黃土。

x

x

x

陸烈藍色的長衫上染滿了鮮血，迎着撲面的寒風獨自走去，遠遠離開了鏖戰中的海灘。

他就著一塊嵯峨的大石整了整衣衫，伸手自懷中取出那塊木牌，猶未注目，一滴滴熱淚已滾了下來。

忽然不遠處一聲嬌怯的少女口管：

「陸……陸大哥！陸烈！」聲音激動難抑，聽來似乎有些熟悉。

陸烈猛一抬頭，一條纖細的黃色身影正急奔而來，定睛看去，正是公孫瑛。

陸烈大喜，臉上忽然湧現了異樣溫柔的神色，急忙縱起身來向前迎去。公孫瑛似乎也甚急切，猶未奔到，已半空中騰身疾躍近前。

倏忽間白光一閃，陸烈眼前依稀掠過了「飛星貫日」的走勢，一柄短劍已端端正正刺進了陸烈的胸襟，鮮血噴湧如注，陸烈再也站立不住，一摔身仆倒在大石下，大石左近染上了一片鮮艷的血色。

陸烈但覺天旋地轉，緊捂着胸前的短劍，勉強舉目望着公孫瑛，公孫瑛的面龐近在眼前，這時看來份外的嬌美。

陸烈勉強提起最後一絲氣力，顫聲道：

「公孫……姑娘，你……你為什麼要殺我？」

「你這惡賊，你害死了我爹爹，我爹爹那麼信任你，你……我早要手刃你這賣友求榮的惡賊，天可憐見，叫我一劍成功。」

「你這招是向誰學……學的？」

「當然是王魯王大哥！」

陸烈但覺心頭一酸，勉力握緊了手中的木牌，吐出了最後一口氣。

×

×

×

遠處煙塵已經平靖，一列列衣甲鮮明的官兵，正押解着大羣倭寇向前行進，悠揚的軍樂聲中，一桿大旗高高升起，上面繡着一個龍飛鳳舞的「俞」字，在向晚的天空下迎風招展。

【後記】這篇試寫的武俠小說，形式上不脫傳統武俠的白窠，本意却在表現多重的歧義性，但由於發表時因某種緣故，臨時更換了題目，以致削弱了反諷的意味，其實，這是一篇主角始終未曾出場的武俠小說，它至少想呈示：一、俠的悲劇情操，二、俠的苦心孤詣，三、命運的悲劇嘲弄，四、歷史的進展，往往是無名人物的血堆砌成的。也許，這篇小說多少表示了我個人對俠氣人物的強烈同情與憧憬吧！

曉林 記于十一、五

## 敢有歌吟動地哀

儘管在內心深處，我們對於那片大地，一直懷有濃烈的鄉愁；對於那些人們，也一直充滿了哀矜與關切，可是，我們與那大地上的一切，畢竟隔離得太久了。

所以，當我們看到那大地上新生的一代，在荊棘遍地的桎梏中、空無所有的環境下，甚至在那梟獍環伺斧鉞臨身的時刻裏，竟還能秉持純樸的天性，懷抱真摯的理想，掙扎著以赤忱的青年熱血，迸發了無數朵燦爛的小花時，我們心中的喜悅與辛酸，實在是無可言喻的。

×

×

×

當然，我們從未忽略過中國大陸上一連串天翻地覆的變化、腥風血雨的殺戮、與此起彼



仆的鬥爭，已爲那塊古老而多難的大地，鏤刻了多少創鉅痛深的痕痕？而透過一般新聞媒體的播報，我們更彷彿會歷歷如繪地看到了一幅幅羣魔亂舞的圖像，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悲劇，一張張淚盡血枯的面孔。沒有人能忘得了珠江口的浮屍、珍寶島的槍聲、紅衛兵的呼嘯、五月難民潮的行列所表露的哀愁情境、安東尼奧尼的鏡頭所呈現的陰鬱世界……這種種令人刻骨椎心欲哭無淚的事實，曾經給我們帶來多少的悲憤與憂傷？

但更深邃、更真切的悲憤與憂傷，顯然是銘刻在大陸人民的心底。「有怨聲如訴，無言淚欲零」，幾十年來彌天蓋地的動亂，怵目驚心的災禍，無盡無止的煎熬，已不知凝結成幾許有怨無言的血淚心影，襯著那熊熊焚燃的劫火，深深烙印在那片大地的每一個角落，簡直已與那片大地渾然結合爲一體了。而在蒼涼的歲月之中，在龐巨的暗影之下，在跋山涉水輾轉流離的時刻，在滿目瘡痍一望腥紅的地方，那無數樸實而善良的人們，那無數自古以來即與大地相依爲命的人們，是如何在承受那無涯的苦難呢？他們佝僂的背脊，負荷的是何等沉重的壓力？他們空茫的雙眼，隱藏的是何等深遠的痛楚？而他們靈魂深處的嚮往與企盼，又顫抖著指向怎樣遙遠的路徑呢？

當然，再動人的謊言，也掩蓋不了赤裸裸的真相；再嚴密的羅網，也遮隔不住血淋淋的實情，對於中國民族這些年來史無前例的慘痛經驗，對於中國大陸如今這般陰森酷烈的人間

陳獄，早已不知有多少位冒死流出來的華裔子民，挺身出來作了具體而生動的見證。這些見證不僅訴出了中國的河山大地上，所發生的種種沉哀積憤，而且也爲整個人類的受難歷程，留下了一頁翔實而深刻的歷史紀錄。

然而，最能抒發人們的心聲，反映時代的真貌，刻劃民族的命運的，仍推文學作品爲主。而中國是一個文學傳統源遠流長的國度，早從詩經楚辭的時代開始，中國人們就習慣於把他們的歡樂與哀愁、欣慰與痛苦、追尋與幻滅、虔誠與虛無，都忠實而誠懇地以文學創作的形式表達出來。激動肝膽，感蕩心靈，陳詩展義，長歌騁情，甚至哀刑政之苛、傷人倫之廢、述悲苦之音，而以著述吟詠作爲惟一寄託的方法，都不失爲中國文學的主流。「誰能饑不食，誰能思不歌？」中國人一向認爲文學的描繪與批判，是最普及而真切的自然行爲，也最能反映一般人實際的需求與心理的動向。其實，反映了實際的需求與心理的動向，也即是反映了整個時代的真實情狀與共同風貌，故而，以詩證史，以史解詩，一直是中國讀書人相當流行的作風。而動盪離亂的時代，每易孕生雄奇瑰偉的作品，因爲壓迫愈龐鉅，感受愈強烈，命運愈坎坷，體會愈深沉，終至使得若干心靈敏銳天才洋溢的人物，能够抒寫出感人肺腑引人沉思的篇章，透過心血結晶的不朽作品，他們爲時代作了最適切的代言人。按諸中國文學史的具體例證，這種情形，歷歷不爽。

在中國大陸這幾十年來鬼泣神號的血淚痛史之中，一般人民早已像無根的蓬草一般，被種種外在暴力肆意拔起，拋擲於無邊無涯的黑暗長空裏，任憑擺佈。大批大批的無辜人民，被迫離開了終身依附的鄉土故居，被迫切斷了血脈相連的歷史紐帶，茫然走上了千迴百折的受難途程。故而，以中國人民目擊身經的這種種現實折磨與心靈煎熬而言，以中國大地承載負荷的這種種時代悲劇與民族劫運而言，我們實在有理由相信，一些大風格的、史詩式的文學作品，終將會在這片大地上、這些人民中誕生，為這個時代裏中國民族的空前浩劫作證，也為亙古以來人類歷史的受難實蹟作證，而以其無比深邃的感受與掙扎，成為中國文學、乃至人類文學中不可磨滅的動人篇章之一。

儘管共產世界對於創作自由的限制與扼殺，一直是無所不用其極的，可是俄羅斯民族畢竟出現了像巴斯特納克與索忍尼辛那樣的人物，不為勢屈，不為利誘，逕自以如椽巨筆，寫出了俄國人民共同的心聲，傲岸屹立，光焰萬丈，儼然成為俄羅斯民族良心的凝聚焦點，也替二十世紀的人類文學增添了一塊巍然聳峙的磐石。因此，我們更有信心來期待：在文學傳統更其悠久的中國大陸，應該會有更多像巴斯特納克與索忍尼辛那樣傑出的文學心靈，正在秘密地、沉痛地、真摯地撰寫他們各自的作品。尼采曾說：「一切文學，全愛以血書者」，像這樣蘸着整個民族的血淚，所抒寫出來的中國大陸的故事、中國人民的故事，終有一天會

出現在舉世人們的眼前的。當這樣的作品出現的時候，我們相信，必將使虛無成風雕琢成習的當代文學氛圍，為之大受震撼。

而在這種大風格的、史詩式的文學作品尚未出現的時候，我們已先看到了一些零星掙扎蔓延出來的奇花異卉，預示了那片大地上，正在醞釀着疾風迅雷撼山震野的變化，也預示了我們所期待的沉雄渾厚筆力如鑄的民族文學，正在默默地趨於成熟。

我們看到了「敢有歌吟動地哀」。

x

x

x

「敢有歌吟動地哀」是「文化大革命」之後，自中國大陸流亡出來的年輕人自己編纂出來的一本集子，收錄的是「文革」期間及其後，大陸青年的一些詩篇、散文、信札、與小說，書中的作者，有些早已被鬥死亡，有些一直下落不明，有些至今仍在中國大陸上為民族的苦難而翻騰顛仆。然而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背景：就是他們在寫作這些東西的時候，都是面臨不測的暴力，身遭嚴密的監視，隨時隨地都可能喪失他們那青春而純潔的生命；這些作品也有一個共同的特色，就是它們全無一絲一毫共產教條的氣息，率直而熱切地呈現了大陸上新一代青年的心靈底悸動與趨向。從這些充滿真情的作品中，我們簡直可以看到中國近代悲劇下，大陸新一代悲涼浪跡的整個縮影。



盡人皆知，「文化大革命」是近代中國的又一次慘禍，也是中國大陸最大的一次動盪，手握重權的獨夫，蓄意要藉此斬絕民族文化的最後根脈，在魯莽滅裂的喧囂中，一切中國傳統的思想、倫理、親情、文學、藝術、乃至典籍、文物、古跡、俗尚、史實，無一不在徹底摧毀、全盤扭曲之列。無數善良而淳樸的人民，尤其是青少年一代，被刻意掀起的狂熱與無孔不入的組織所驅遣，一批一批離鄉背井，跋涉征程，撲向那歷史的陰影，而淹沒在一片洶湧的橫流之中。他們以為他們是在追求一種新的理想、新的信仰，而實際上，他們只是為人愚弄與利用的對象，他們的理想後面，竟只是一片假象，他們的信仰終點，竟只是一片欺罔，青春而鮮艷的熱血，無辜地洒遍了中國的大地！伴隨着的是獨夫的猙獰、是野心家的貪婪、是整個原野大地的嗚咽與號啕。

然而，歷史上沒有人能欺騙大眾於永久，「文化大革命」的夢魘，終究會有清醒的一天，新生一代在流離與掙扎之中，一步步揭開了那個彌天蓋地的大騙局。回顧前程，多少的鮮血白流了、多少的精力浪擲了、多少的夢想破碎了，換來的是一身的罪孽與滿懷的悔疚。本來，幾乎大部份中國近代苦難、愚昧、與鬥爭的實蹟，已被野心家們串成了一張稠密的巨網，牢牢地網在這些年輕人的頭上，我們很難想像，他們將怎樣在這陰影下，蒼白而戰慄地萎縮下去？然而，他們畢竟不愧為中國民族新生一代的子民，畢竟不愧是在中國的河山大地上

成長出來的人物，經過一段慘苦的反省與覺醒之後，他們竟表現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勇敢與虔誠。沙特筆下的「羣蠅」，曾經改寫了希臘悲劇人物奧瑞斯忒斯王子（Orestes）的事蹟，劇終時奧瑞斯忒斯毅然承荷了全城的罪惡，帶著盤旋在頭頂的腥臭蠅羣，獨自走上了茫茫的長途，代表了人類在苦難中自我救贖的艱苦歷程。如今，透過「敢有歌吟動地哀」的揭露，我們也看到了大陸青年在熊熊的烈火中，在重重的禁制裏，負著罪孽、懷著熱望，一一走上了自我救贖、乃至集體救贖的路子：——

「文化大革命運動過去了，但無數幽靈在中國大陸徘徊。」這許多年輕的幽靈，為什麼在山陬海涯、在荒鄉異地、在烈日底下、在利刀旁邊因心衡慮反覆徘徊？從他們偷偷寫錄下來的文字中看來，顯然，是因為「文化大革命」期間空前的動亂、大量的殺戮、與翻雲覆雨的陰謀詭計，已經使他們看清了那個時代的真面目；使他們對於整個中國大陸的問題，作了深入的思考與反省；使他們從天真而狂熱的幻想之中，一下子甦醒了過來，開始重新認識自己的命運與民族的處境。「敢有歌吟動地哀」的編者本身，便在收入書中的一篇小說：「歲月與詩篇」裏，把這個幻滅與復甦的過程，赤裸裸地指陳出來：

「到底誰背叛誰？誰背叛了革命？或者，並沒有過革命！我放不開這種重

擔。那三年，大家似乎都有份，那件事，大家都有責任。歷史上有過這樣的事嗎？像那三年，每個人都表現自己，雖然很有扭曲了的，還不是表現着。後來，却無論將士，都好像受了騙，或相互都受了騙？這只怕是不能夠的，否則，這是幕怎樣的戲劇呢？這是篇怎樣的歷史？我們如何對後人交代？」

「文化大革命」摧毀了一切、否定了一切、焚燒了一切，它的動機之一，顯然是要徹底改變古老中國的文化面貌，然而經過三年的時間，這個古老民族的新生一代，却在鬥爭與被騙中逐漸成長起來，邁向與民族、與歷史認同的嚴肅思考的方向，死灰之中竟然孕育了強韌的生命脈動，這恐怕是那些殘忍的野心家們始料不及的後果。

×

×

×

藉由「敢有歌吟動地哀」中斷續显示的悲愴情懷與深沉體悟，我們大致可以理解到「文化大革命」之後，新生一代的大陸青年，在基本的命運與個別的動向上，表現了什麼樣的特色。然而，首先我們應該瞭解：為什麼在中國大陸上，憂國感時的文學傳統中斷了幾乎二十年之後，在各種各式「樣板文學」旋風一樣壟斷了整個文學領域的時候，竟會忽然間大量湧

現了像「敢有歌吟動地哀」中這種直抒本心、灼灼炙人的文學新聲？

無疑，這還是要追溯到「文革」期間的種種災禍。「文革」期間，由於史無前例的狂亂與騷動，使大陸上新生一代，經歷了無數新奇而恐怖的事件，從東海岸到北大荒，從西邊陲到南中國，新生一代的足跡走遍了整個中國大陸，串連、論辯、追捕、武鬥，無數人的生命平白犧牲，無數人的心靈廣受煎熬，到頭來却發現這竟是一場欺罔的鬧劇，於是，當成千上萬的「文革」青年在「狡兔死，走狗烹」的情形下，成為政治鬥爭的瀕祭物之後，這一場鮮血迸流怒浪洶湧的夢魘，已經成為他們心底深處不可磨滅的隱痛，成為他們生命中擺脫不了的烙印，當他們在現實處境下，暫時不可能以其他方式，來宣洩他們胸中的鬱憤與哀慟的時候，他們只有選擇以文學作品的形式，來留下一種心靈的紀錄，所以，「敢有歌吟動地哀」的寫作背景是這樣的：

「文化大革命以它忘我的狂熱、苦悶的慘烈，身旁戰友的血的鮮紅，與死相謀的沉酣，局勢的瞬息萬變，自我抑壓與擴張的深刻，時間之長，痛苦失望之深……永遠易於引起人們的追憶，而首當其衝的青少年一代，其中的某些回憶，成為他們一些人生命中的『咒』，他們渴求一種方式去重演畢生難忘的一



幕，最方便的方式，自然是文學。」

透過這樣的認識，來觀照新生一代大陸青年的概況，幾條很明顯的脈絡，就自然浮現出來了。我們發現，經過了「文革」的洗禮，那些青年對於時代真相的透視、與個人命運的反省，已經具有了強烈的向上提昇的意志，利用樸實而粗獷的文筆，他們寫出了他們的流放、悲哀、虛無、死亡的實況，然後，他們進而刻畫出，他們如何在一片絕望的荒原中，重行追尋他們生命的理想。這是一個黑暗時代的倒影，也是一個艱苦悟道的歷程。古老民族那生生不息的賡續潛能，新生一代那狂瀾突起的再生力量，中國大地那四野浴血的累累癰痕，都可以在「敢有歌吟動地哀」中，得到一部份具體的印證與真切的訊息。

首先，自然是無盡的流放，刻骨的悲哀，「動地哀」書中收錄的L君「人之歌」，一開始就以沉重激越的心情，指述了流放中生命的悲哀：

「一股難以捉摸的力推動着我執筆，在迷惘中認識一生。沒有什麼人有機會面對死亡，在九死一生當中認證自己一生的真相——然後又活下去。」

顯然，L君這種險死還生的遭遇，驅使他如托斯妥也夫斯基一樣，開始從根審視心靈的基礎，他寫道：

「生活的摧殘、貧困、強度的勞力、狂熱的精神消耗，這些積勞成疾的破壞力，早已經積聚夠了，心靈的重創如最後的因子，終於誘導了爆發。」

不自知的自信，狂熱的自我犧牲，幼稚的壓抑人生。如今，病魔癱瘓了我的精神，精神支柱的傾摧，宣佈了一個純理想主義者的毀滅！我的心在絞痛中迷失！」

然而，審視的結果，流放與悲哀、勞苦與壓抑，並沒有真正摧毀了那一代那純潔而無畏的心靈，他們面對死亡的陰影，而對狂暴的煉獄，却仍有着鎮定安詳的、自我肯定的信念：

「這樣安詳地把我的生命的結晶，送給爐火去批判！在吞噬人心的火破面

前，受嚴厲審判的是一個超脫人生的崇真的靈魂！」

生活，對於中國大陸的新生一代而言，只是永無終止的流浪、創傷、窒息、與死亡，他們早已沒有淚可流，也沒有夢可溫了，他們寫着這樣蒼涼的句子：

「荊棘坎途，慘淡人生

不幸，却没有悲淚；

創傷，却没有感哀；

孤獨，却没有寂寞；

冰冷，却没有痛楚。

腳踏着窒息生靈的荒漠，

流浪，奔闖，……呵，

叛逆的流浪者。

超脫了人生。」

他們本來也有可泣可歌的熱情，也有如詩如畫的幻想，甚至也有難分難捨的戀人，可是這一切在那陰冷澈骨的氛圍中，早已好似被冰凍在北極的玄冰之下，只餘下心底深處的一絲吶喊。他們的「給人之歌」是這樣的淒涼：

「——我曾經，

把生命的寂寞，

放在烈火之上燃燒！

青色的火焰。

活潑不息！

後來，

冷却了……竟是三尺寒冰！

我還把生命的繁花，

拋給未來的墓庭。

飄零凋謝，並不反悔。



我以愛為本，

結廬自守；抵抗九界的寒冷

却不知我的欲愛的心靈早已化冰。」

他們自覺是歷史的錯亂與扭曲下，孤獨飄泊的畸零人物，以致於竟不敢希望自己有任何親近的友人或戀人，一名署名「耳東」的作者，在「站在黑水的大海」這戀愛的信札中，就以這種不存任何指望的悲愴情懷，拒絕了感情上的繫絆，他說：

「這樣時我便真陷入絕望的苦地了。我毫不希望有最親近的身邊的親人，我不願望一個注定要大吃苦頭的歷史亡命徒，有骨肉感情與共的親愛者。有這親愛者，這親愛者肯定要承擔比我還要更大的創痛和犧牲。」

從悲哀的流放生涯、從虛無的死亡深淵、從創鉅痛深的生命之「咒」裏擺脫出來，而過渡到一個更其遙遠的新方向上，建立新的信念、肯定新的自我，這是一段漫長而痛苦的途程

。大死大生，大破大立，需要是何等的勇氣與魄力！好在新生一代的大陸青年，在無盡的流浪、戰鬥、顛仆、與死亡中，已經學著一步步走向自我救贖的成熟思考方式，他們以顛抖的手指撥開了歷史的濃霧，他們也以瀝血的心靈體認了事實的真相，終於，他們發現那個以鬥爭為常態的獨夫統治，是一切罪惡的淵藪。他們以這樣隱微的悲歌來表達他們的覺悟：

「凱撒統制的世界，那裏有幸福、寧靜的路程？

不管共和？還是專制；賢主或是暴君；

無論富裕或窮困，

人類的不幸到處一樣。」

事實上，他們中還有人以極度真實的長篇小說形式，把這份歷史性的哀憤與仇恨，作了翔實的紀錄，例如：「海咒」就是這樣的作品：

「——這四具男性屍體是被潮水載了上來，還是被惻隱的漁夫拖回來的呢

？他們的姓名身份有誰知道？在他們沉沒的一瞬，從他們靈魂深處喊出的是一聲怎樣的咒詛？他們有父母嗎？有兄弟姐妹嗎？有戀人嗎？他們必定還在等着音訊，還是已經得到不祥的暗示而陷入疑懼萬分之境？死者已死，而痛苦才是開端！

——時光的流駛，往往便於把奴隸們的悲哀淹沒，祇剩下強者的狞笑。

以後，他們又兩次去海邊做那掩埋的工作，當李東白在新發現的屍體中看見有一個是女子時，他的感到從未有過的絞痛，以致於用手撫着胸膛，發出痛極的呻吟。

而全體挖墳者的臉色比籠罩這海邊平原的青黑色還陰沉。」

他們在這種刻骨窮心的淪惻之中，一方面以純真的胸懷來自我嘲諷，另一方面也以明銳的眼光來觀察實情，例如虞岷的散文「春夜」中，表述的是前一種心情：

「『可是，我終於不能忘却一句話：『新的冷眼與惡心；新的失眠與吐

血……』生活是如此的苦杯？而大的生命，又必須是大的傾飲。因而，有人講：『帶有苦味的人本身，就是美。』」

「另一位作者虞雪，在小說「悲哀的靈魂」裏，就尖銳地刻畫了後一現象：——

「『現在是一元化領導。我們奉上級命令，至於其他，不是我們過問的。』」

『人類就是被你們敗壞了的！』……

殺人不用槍械，不見鮮血，無影無跡地將人窒息死。這是文明以後的好辦法。」

青春的熱血終究不是長久可以冰凍的，生命的脈動終究不是長久可以抑壓的。憂鬱的氣息與蒼白的氛圍、層疊的詐欺與猖狂的暴力、長期的流放與持續的噩運，終究不能腐蝕新生一代那迎向燦爛前程的沸騰了的心靈，在漫漫的長夜中，他們逐漸鼓舞起再生的勇氣與熱情



，他們不時發出這樣撼天動地的吶喊：

「在我們如潮的心里，

渴望的是思想的劍，

生命的火！」

他們不甘於在無聲無光的中國大陸，任憑邪惡猙獰的外力把自己一寸寸扼殺，他們開始思考生命的獨立性與主體性，有人逕直寫道：

「我認為，生命只一個人自己的，痛苦也是他自己的。他覺得怎樣耗費他的生命好，就怎樣去做，按照他理解好的方式去生活。歐洲人喜歡把生命比做一團火，既然是火，我願意燃燒得更猛烈，至於燃燒之後留下些灰燼還是甚麼，我是應該事先考慮的，但我不能知道的了，讓歷史作評定吧！」

有了這樣勇銳的決心，他們自然敢於在歷史的悲劇中昂然找尋自己的腳印，於是，那個獨夫的神話被懷疑了，那個詭詐的政權也被否定了，痛定思痛之後的透悟，利刃一樣劃破了沉沉的黑幕，看到了那幕歷史悲劇的本質所在。一位作者在題為「荒上原的對話與旁白」的一段動人文字中，把這個思想的訊息曲折地展露了出來：

「以前，中國有的是漫天的黃埃，有的是深重無前的霧，有的是冠冕堂皇的謊言，却向來沒有什麼路。如今不甘寂寞的青年，探求着發現依稀可辨的前人的足跡：黑色的，是血，為開闢者所流，已經被泥土吸收，硬結成塊，顯示歷史曾有的悲哀，反溫熱了新的一代的心。」

多少的純潔友人在他們身畔倒下，多少的無聲熱淚在他們心中奔流，多少的時代動亂在他們眼前演出，多少的歷史沉哀在他們腦中閃掠？經過一再的徬徨、幻滅、絕望、分裂，經過一段漫長時間的狂熱與麻木，經過痛苦的摸索與反覆的思考，這些新生一代的青年，終於不約而同地暫時擺脫了個人一己的悲愁與沉淪，而把他們整個心靈的感受與欲求，把他們靈

魂深處的嚮往與企盼，一一匯集到同一個無比嚴肅，也無比迫切的大問題上去了。

這個大問題就是一永恆的、淒切的問號：

「中國往何處去？」

×

×

×

中國大地上新生一代的兒女，在經過「文化大革命」焚書坑儒斬根絕脈似的鉅大變動之後，再一次提出了「中國往何處去？」的呼聲，這一事實的本身，不但具有耐人尋味的深沉意義，而且極可能是整個民族命運的轉捩開端。因為，在中國近代史一整幅悲劇過程中，近三十年來奔流於中國大陸的血影淚痕，無疑是悲劇發展的最高潮：一個以不斷鬥爭為基本綱領的外來體系，竟然強制壟斷了七億人國的思想趨向；一個自命比秦始皇還要殘暴百倍的瘋狂獨夫，竟然長期主宰了七億人民的生殺大權；一個謊言說盡壞事做絕的赤色黨派，竟然反覆蹂躪了整個中國的河山大地，然而在表面上，他們還以種種動聽的口號或美麗的說詞，來煽動一陣陣狂熱的風暴，使衆多無辜的青少年，不自知地走上和民族文化尖銳對立的錯誤路向。仁道的思想被否定了、人性的尊嚴被撕裂了、個人的理想被泯滅了、歷史的事實被扭曲了，甚至，「詩書復何罪？一朝成灰塵」，連那代表文化累積、心智結晶、與經驗承續的「字典籍書冊」，也多在別有用心愚民政策下化為灰燼，「文化大革命」簡直成為中國行將進

入野蠻的黑暗時代的前奏。

然而，就在狂熱披猖的「文革」運動進行的如火如荼的時候，其實已有無數新生一代的菁英份子，在目擊身歷的種種反常變化與酷烈鬥爭交相催迫之下，開始自覺地反省到很多實質的問題。他們在虛妄的理念與明顯的事實之間掙扎，硬擠出來的喧囂抹煞不了陣陣的迷惘，而尖銳的悔改正啃噬著他們的良心，稍微回顧一下自己的整個事件中的處境，顯然有誤入歧途或陷入騙局的感覺，故而早在「文革」中期，已有人在矛盾與錯亂中左衝右突，悲鳴厲呼。例如一九六八年，湖南紅衛兵組織「省無聯」在貼出的大字報中，即已公然提出了「中國向何處去？」的問題。

到了「文革」在奪權鬥爭初步結束之後鬆弛下來時，參加這一運動的新生一代顯然被集體出賣了，他們被整批地流放、草率地批鬥、無聲地殺戮，於是，受騙的感覺普遍浮現在他們的心頭，他們真正理解到他們在這幕歷史悲劇中的荒謬地位了。悲憤的呼聲，野火一般迅速蔓延開來，這一次是在滿目瘡痍的情形下，全盤檢討了中國大陸的實際狀態，然後以深具歷史透視與時代感受的眼光，深入燭照整個中國民族的前途，而想追尋出一條自我救贖與集體救贖的途徑，所以，「文化大革命」之後，新生一代青年再一度提出的「中國往何處去？」的呼聲，本質上已有了豐盈的涵義與嶄新的理想，同時，重要的是，它已不是一次孤立的



、偶發的事件，而是無數悲愴的、痛苦的生命，在一再的經驗交流與思想溝通之後，所匯集起來的一個總結的流向，在民族文化幾被連根拔起的情形下，在馬列思想猶被奉為金科玉律的氛圍裏，在共產政權正在磨刀霍霍的時刻，他們敢於直截了當、痛快淋漓地揭出「中國往何處去？」的問題，實在不管是對「文化大革命」一項尖利的反諷，也不管是對近三十年來一切既成事實的全面懷疑與否定。就這一意義而言，新生一代的大陸青年經過「文革」的焚煉之後，儘管身心憔悴滿懷愴惻，却已在龐大壓力下找到了自我肯定的一個立足點，他們雖然不知道中國應該往何處去，但他們顯然已決定要出發去追尋這問題的答案，而且，是用他們自己的思考、感受、與行動去追尋，而不是跟隨任何的教條或暴力，這就自然而然走向當初處心積慮挑起「文革」狂熱，以期得遂權力私慾的野心家背道而馳、乃至完全決裂的立場去了，「敢有歌吟動地哀」已經以樸素的文學形式，紀錄了這一段由懷疑到否定、由幻滅到復甦的整個心路歷程，它的結論，也集中輻輳在「中國往何處去？」這一永恆追尋的問題之上，在「歲月與詩篇」中，作者很明白地指出：

「是甚麼使我重新充滿希望呢？是『中國往何處去』？它使我明白，中國社會的大動亂已經激蕩起無數新思潮，喚醒了新的一代了！過去二十年中國思

想界是冰凍着的，如今冰層已被砸破，思潮一時洶湧奔流，潮水一路載着浮冰把它們送出大海，這是很壯觀的。

若說這件事情的最終意義，只在這一點——『中國往何處去？』的提出，對於中國思想界，是一次壯麗的日出。」

有了這一劫後重生的最終肯定，就有了超越小我痛苦、奔赴未來命運的勇氣，於是，在「文化大革命」之後，徘徊於中國大陸的無數幽靈，開始在「中國往何處去？」的驅使下，準備展開他們前仆後繼為中國捨身的行動，「歲月與詩篇」接下去的悲歌，令人聯想到貝多芬的「命運交響曲」中的旋律：

「理想的旗子被人扔掉，另一些人拾起來，最後又扔掉……而跨過革命屍體沉默前行的是新的一代，超越的要求越來越煎熬這一代青年，他們是歷史的目擊者和參與者，他們受命運驅使要面對未來的審判。這是可悲呢？抑是可幸呢？」

無論是可悲抑或可幸，有了這一股撼山震野的心靈吶喊，新生一代的人們，已經主動而積極地擺脫了長久以來覆壓在他們身上的枷鎖，擺脫了長久以來流行於中國大陸的政治迷信與權術愚弄，中國開始沸騰起來了。

X

X

X

當然，從歷史發展的線索來考察，「文化大革命」之後大陸青年的普遍覺醒，只是近三十年來被壓迫、被侮辱的中國人民，走向與暴力統治集團對立決裂的整個潮流之中，一波特別眩目的怒瀾而已，單就新生一代激越的呼聲而言，在「敢有歌吟動地哀」出現之前，早就有五十年代的「新五四運動」，春雷驚蟄一般在大陸思想界激起了無數的迴響，當時「北大」、「人大」、「清大」的學生領袖，如譚天榮、林希翎、張元勛等，簡直是以悲劇英雄的姿态出現，逕自向統治集團擲出了決死的戰書。例如，張元勛就曾在秘密流傳的刊物「廣場」上，寫過下面血淚交迸的宣言：

「是時候了！

向着我們的今天，

我發言！

昨天，我還不敢，

彈響沉重的琴弦，

我只可用柔和的調子，

歌唱和風與花辭，

今天，我要唱起心裏的歌，

作為一支巨鞭，

鞭答死陽光中的一切黑暗！

為什麼無數牆壁隔在我們中間？

為什麼你和我不敢坦率在交談？

為什麼……」

雖然，由於外在暴力的鎮制與殺戮，使得這一股洶湧澎湃的思潮一度沉寂，悲劇英雄們也在牢籠與墳墓之間滴盡了他們青春的鮮血，然而他們的潛在影響並沒有消失，到了一文革



「期間，這股伏流顯然在中國大地上再度湧現，「敢有歌吟動地哀」中描述的人物與思想，有一部份就顯然承襲了「新五四運動」的悲劇精神，只是經過再一次血的教訓之後，他們已更深刻地地理解到騙局的真相，也更勇敢地迎向了命定的戰鬥。於是，在「敢有歌吟動地哀」流傳出來的不久之後，大陸上就出現了「李一哲大字報」所代表的大無畏精神，「動地哀」所刻畫的覺醒與救贖，在這裏顯示了它更激昂、也更成熟的一面：

「我們是所謂『不畏虎』的年輕人，但也並非不知道虎的凶殘，甚至可以說，我們是被那種動物吞噬過一回，但終於咬不住吞不下去的餘生者，臉上留着爪痕，不是漂亮人物」。

就是這些經過千錘百煉、背負生命的「咒」、「不是漂亮人物」的新生一代，在不消多久之後，終於面對凶殘的老虎與森冷的刺刀，而以集結的力量與實際的行動，把整個中國大陸上如沸如焚的憤怒、把億萬人民如泣如訴的心聲，強勁有力地表達了出來，他們顯出了震驚全球的「天安門事件」。那幾句揭地掀天撼心絞腑的悲歌，顯然蘊涵了無限的鬱憤與悲憤的決心，不但為中國近代史的悲劇作了活生生的陳述，而且也預示了一個嶄新的、戰鬥的時代

之來臨：

「欲悲閨鬼叫，我哭豺狼笑，

洒血祭雄傑，揚眉劍出鞘。

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，

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，

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。」

那個自命比秦始皇還要殘暴百倍的獨夫，曾經躊躇滿志地癡笑道：「問蒼茫大地，誰主沉浮？」他顯然以為憑他一己的梟獍心術與豺狼手段，可以隻手遮盡真理，扼殺自由，將整個中國的蒼茫大地與善良人民，推入萬劫不復的黑暗深淵之中。可是，他萬萬想不到的是：古老民族的再生力量與新生一代的覺醒意志匯合起來，終究不是任何外在的暴力或詭譎的詐術可以抑壓得住的，他們就在獨夫的臥榻之畔，就在北平的天安門前，以動地的哀歌把獨夫的迷夢震得粉碎，印證了「敢有歌吟動地哀」中，以文學的形式所顯示的歷史的真理。

對於那片大地、對於那些人們，我們儘管已經隔絕得太久了，可是，透過「敢有歌吟動地哀」的記述與刻畫，我們畢竟看到了那片蒼茫的大地上，每一次酷烈的動亂所烙壓出來的真實軌跡，我們也看到了那些善良的人們身上，熊熊燃燒著的思想的劍、生命的火，這使我們的內心，頓時感到無可逃避的震撼與灼痛。我們在那字裏行間，感受到的是何等真實、雄渾、而悲愴的生命！

而那拙樸的文字、如實的描繪、真切感受，絲毫沒有任何的造作與雕琢，更沒有任何幻美迷離的玄想，結果，却呈現了一個極度逼真、極度寫實，却又深具透視意義的文學世界。我們對於這樣的文學世界，久已遺忘，而如今，它却迫使我們不得不再一度去面對它的風貌、它的魅力、它的無限廣袤的精神內涵，因為它所表現的，是廣大而真實的中國生命經驗，是與我們血肉相連靈犀相通的生命經驗。

在大風格的、史詩式的現代中國文學作品出現之前，我們從「敢有歌吟動地哀」所傳遞的訊息中，似乎已經可以感覺到一絲為這種文學作品所必需的強烈脈動了。

## 不廢江河萬古流

詩人的直覺，有的時候是很靈異的。近代史上有一則非常奇怪的預言，就出現在德國詩人海涅的筆端，好像為日後人類世界的分崩離析、傾軋鬥爭，作了一次未卜先知的見證，證詞是這樣的：

「野蠻而陰暗的時代，正向我們步步進逼，有意寫一部新『啓示錄』的先知，勢須創造一羣前所未見的野獸，其兇猛狠鷙之處，足以使原先最可怖的獸羣，變成溫柔的鴿子與愛神。神正在掩面啼噓，對人類的子孫之不幸，對他們



長期浸淫的憂患，甚至對他們本身的命運，都覺不忍卒睹。未來的世界裏，將聞得俄國人的皮鞭、血腥、無神論，以及許多惡行的氣味。我寄望我們的後代，於出生之時，背上的皮膚應該更堅厚一點，好承受那酷烈的鞭撻。」

海涅這段文字寫成於一八四二年，六年之後，馬克斯才發表「共產黨宣言」；二十五年之後，「資本論」第一卷才出版，七十五年之後，俄國才發生「十月革命」，所以海涅寫下這段證詞的當時，俄國共產主義，連原始初胚的影子都還未曾顯現，樂觀主義的氛圍，正流行於整個的西方世界。可是，一個多世紀過去了，詩人的預言竟獲得了殘酷的證驗，史無前例的思想分裂與權力角逐，把大半個人類世界捲入到昏天黑地的痛苦漩渦之中，龐大的陰影橫亘在人們的腦際，無辜的血淚洒遍了蒼茫的大地。

然而，尤其奇怪的是，就在一八四二年，就在海涅寫下這段證詞的那一年，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上，另外發生了一件極觸象徵意義、極具深鉅影響的大事，恰好與這則預言相重疊。那就是古老而沉靜的中國，面臨當時西方第一強權大英帝國的暴力侵略，首次顯現了全盤崩潰的窘境，被迫簽訂了「中英江寧條約」，這是一連串喪權辱國江河日下的不平等條約的肇端。中華民族從此面對著陌生疏離的現代世界，走上了千迴百折的受難歷程。從現有的資料

中，我們無法具體判斷出當時的海涅，對中國未來的悲劇有沒有任何的概念，我們只知道：從那個時候開始，整整幾十年頭裏，中國在西方列強的侵侮和壓迫、掠奪和榨取下，已從一個獨立自主的文明古國，淪落為一塊任人踐踏的殖民地，「颶風驟雨驚風颭，落花飛雪兩茫茫」，中國人已走進了一場亘古未有的、心胆俱摧的悲慘夢魘之中。

從器用的層面到政制的層面，從政制的層面到意理的層面，從意理的層面到價值的層面，中國民族在狂熱與愚昧之間掙扎，在虛無與痛苦之間摸索，在偏執與傾軋之間分裂，總想要尋出一條自救自強的路子，然而政治上紊亂、經濟上的落後、觀念上的誤導、程序上的倒錯，使得整個民族的心理，充滿了挫抑與失落的感觉，從一個極端過渡到另一個極端，泱泱大國的沉著自信是早就銷磨罄盡了，虛驕妄誕的浮夸，也一變而為崇洋媚外的卑怯。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惡例的開端，就是買辦集團的崛起，這些畸零人物對於一個民族正常的秩序、與健康的信念之腐蝕，遠甚於歷代所有的宦官外戚之輩，他們永遠是衣履光鮮的，得意非凡的，整個民族的創傷與淪胥，反而使他們得以更迅速地累積他們的資產、購買他們的聲譽、建立他們的權威，不幸的是，作為民族中堅支柱的知識份子，到後來也浸假而有一部份在心態上傾向於買辦的作風，這就使籠罩在中國近代悲劇舞台上的濃霧，變得更其深沉了。而與此同時，西方列強挾其雷霆萬鈞的正面暴力與詭詐萬端的側面攻勢，在中國巧取豪奪，鯨吞蠶食

，根本如入無人之境，它們把中國的領土視作它們的禁臠，把中國的江海視作它們的內河，把中國的資源視作它們的財產，更把中國的苦力視作它們的「豬仔」。若不是列強之間，因為彼此制衡或分贓不均等等顧慮的牽制，中國事實上恐怕早被瓜分得七零八落了。總結起來看：這是中國民族、中國文化在一個強勢的外來文化全面撲壓的挑戰下，一時全然失去了合理的回應能力，以致於呈現為一派癱瘓的景觀。當西方文化猶在昂首挺進不可一世的時候，中國民族却已陷入到空前的歷史低潮與文化危機之中。

雖然西方列強曾經在中國、在印度、在非洲、在美洲壓榨了無數人的血淚與勞力，然而他們的美景也並不久長，一九一四年八月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；一九一七年十月，俄羅斯帝國全面赤化，一隻虎視眈眈的怪獸在荒原上倏然聳峙，西方文明也在顫慄與徬徨之間，漸漸沒入於歷史的陰影裏。浮士德那追求無限欲望的靈魂，首次呈現了內在的分裂與致命的弊命。儘管還有二次大戰的血流漂杵，還有文明重心的轉向美國、還有輦狀雲在東方的日本冉冉上昇、還有種種帝國主義迴光返照的殘餘表演，然而西方文明本身的危機是再也掩飾不了的實情，表現在文學藝術上的虛無與混亂、價值觀念上的游移與規避、大眾心態上的苦悶與瘋狂，在在都說明了這一事實。馬列主義本來只是西方文明的末流與反動，可是經由一些驚悍惡的野心家的運用，却為粗鄙渾樸的俄羅斯民族披上了最佳甲冑，於是洶湧的洪流從北

極四散奔流，整個的東歐已被淹沒在赤色的浪濤裏，西方文明的原有領域已經沖毀了一大半，另一半也在風雨飄搖之中欲振乏力，海涅的預言幾乎已經十足兌現了。

而在世界各大強權勢力，此消彼盈互爭雄長的角逐中，中國民族的苦難與悲哀，却更在不斷地延伸和擴大。本來，中國毫未準備涉及世界權力的鬥爭，一心只求爭取自我生存的權利而已，然而，歷史變形的苦果，却不容中國民族不去承受，中國竟隨著西方文明本身衍發出來的滔天大禍，而被捲進了這場劫運之中。事實上，中國還沒有從一場夢魘裏掙脫出來，却又立時陷進了另一場更其恐怖的夢魘之中；海涅筆下那「酷烈的鞭撻」，還沒有落在西方的文明人類身上之前，都已在中國的千萬人民背上鞭出了條條血痕。

x

x

x

儘管有許多赫赫不可一世的學者名流，曾經將近代中國種種的災禍與不幸，全部歸咎於中國民族天生的劣根性，歸咎於中國本身的貧窮、落後、愚昧與頑固，甚至一時頗有「中華民族不自殞滅，禍延帝國主義老爺」的說法，然而透過上面這些概略的描述，我們對於中國近代史的悲劇，却不得不抱持另外一種看法。誠然，鴉片戰爭揭露了中國最醜陋的一面，政治上的腐敗、經濟上的脆弱，觀念上的懵懂、心態上的閉鎖，都是不容否認的實情，然而，在其後百餘年間中國民族掙扎圖存的苦鬥中，帝國主義的侵略、資本主義的壓榨、強權外交



的玩弄、共產主義的擾害，又何嘗不是迫使中國載胥及溺愈陷愈深的重要誘因？事實上，鴉片戰爭本身，就是西方文明之自私與貪婪的具體象徵，爲了強迫推銷罪惡淵藪的鴉片，不惜耀兵挑釁萬里興戎，這根本是對人類的良心與尊嚴的一種正面否定。而日本侵華的戰爭，更是赤裸裸的帝國主義罪行表現。

要從近百年來紛紜擾擾的浮面爭議裏超脫出來，而逼近事實的真相，我們對於中國近代史的悲劇，不能不從一些比較明顯的脈絡與動向上來掌握與理解。透過以上的概述，我們已認識到，整個近代史的背景是一個動態的歷程，而不是一幅靜態的畫面，在這個動態的歷程裏，中國民族的顛仆與迷失，固然有其內在的原因，然而，更有極其強固的外在驅迫與操縱；其次，中國人面臨的情境是一種多重的困境，一方面，爲了適應現代的世界，中國必須有某一程度的蛻變，另一方面，爲了維持自我的生存，中國又必須有某一程度的堅持，而所謂的現代世界，本身無論是在意識形態上、抑或實際行爲上，都表現爲一個充滿了矛盾與爭逐的戰場，同時，按照大部份社會科學史家的觀察，從「現代時期」進入到「後現代期」的大過渡，亦正在以無比快速的節奏默然進行，這其間各種接踵而至的急劇遞嬗與變異，自是意料中事，這也使得我們當前的時代面貌，尤其具有異乎尋常的複雜性與尖銳性；然而，倘若我們逕自越過這一切客觀事象的障蔽，而直接以透視的眼光來看近代史的本質，我們

還是可以發現，終極而言，近代中國的問題，主要是一個民族的問題；近代中國的悲劇，主要是一種場合悲劇，其他枝節的問題與民族性格的悲劇，在整個救亡圖存的歷程中，縱然也有一定的影響，但所佔的比例並不若一般人所想像的那麼沉重。

當然，就中國而言，民族與文化二者其實是很難截然劃分的，長久以來，是中國民族創造了中國文化，也是中國文化孕育了中國民族，其互爲依存的一體性，已經歷過千百年歲月的凝融，已克服過無數次艱困的考驗，已表現過人類史上絕無僅有的第二度文化創造的高潮，故而較之一般民族與文化交錯繚雜的國度，實有基本上的不同。因此，結合著各項紛至沓來咄咄逼人的外來挑戰，近代中國的問題，在層次上自然轉形爲文化的問題：——究竟中國文化是否可能適存於現代世界？

由於百餘年來中國在現實上的挫敗與狼狽，我們曾經看到太多的中國人，從內心深處對自己的文化，表現了極度的鄙夷與厭惡之情，他們認定中國社會之所以貧窮落後、中國政治之所以混亂腐敗、民主科學之所以不能生根、學術風氣之所以不能振興，完全是由於中國文化的情性在作祟，寢假而至於在文學藝術上、在倫理心態上、在生命情調上，也全面否定了中國文化的價值。從五四時代起，這種情形愈演愈烈，所謂「打倒孔家店」、所謂「全盤西化」、所謂「一面倒」，無非是在這種截然否定民族文化的氛圍下，所衍發出來的激烈口號

；其末流餘緒竟至在文學創作上，也要「拋棄縱的繼承，只取橫的移植」，簡直不啻是視自己的文化爲草芥、爲寇仇了。而在國際上，一千別有有用的外國學者，也往往蓄意醜化中國的面目，他們對於中國歷史承繼的久長與連貫、地域與文化的統一與自足，對於作爲中國精神之根底的儒家思想，所特具的廣大和諧的人文主義精神，似乎懷著極深的嫉視與敵意，必欲加以扭曲詭譎而後快，他們一口咬定中國文化有「專制主義」、「極權主義」的傳統，換句話說，他們認爲近代中國所遭受的種種苦難與不幸，完全是咎由自取理有固然的事，這種說詞，明明是帝國主義理論的「建構化」與「凝塑化」，偏偏有很多高級華人還奉爲圭臬，以種種曲意的迎合或巧妙的擬喻，在加以渲染和擴大。這種情形，與「漢人學得胡兒語，站在牆頭罵漢人」的嘴臉又有何異？

好在由於近些年來，一般研究文化現象的學者，對於文化的本質已經有了比較透澈的認識，藉由他們平正而客觀的論述，使我們能够明白到，許多偏狹的抹煞、與武斷的否定，只是一廂情願的情緒化行爲，並不足以構成周延深入的論據。

文化，抽象地說，只是一個民族或一羣人們生命歷程的總體呈示，一切高級思想的創發、社會體制的運行、風俗習慣的約定、生產技術的型態、乃至日常生活的表現，都可以說是文化的一部份內涵；然而具體地說，經過漫長的時間之流的洗練，經過無數次創造與承續歷

程的綜合，文化最後所結晶出來的實質內涵，其實是一套精神系統。所謂「文化系統」，就是指價值、思想、信仰、及符號（有時包括文字）的系統，這一套系統雖然是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逐漸浮現的，然而由於在它形成的過程中，曾經過無數才智卓絕的菁英份子，一再的設計與調整；而且在長遠的歷史流程中，也會克服了繁多的考驗與挑戰，同時，通常這一系統的設計，本身即是爲了要使該系統中人，能經營理想的生活，發揮創造的潛能，所以「文化系統」一旦形成，往往有它獨特的生命與意義，而不只是一個僵固的傳統而已。因此，「文化系統」與「社會系統」就有了本質上的不同，「社會系統」只是一般社會結構、政治制度、經濟組織等等的複合體，本身並無精神內涵可言，「社會系統」與「文化系統」之間，固然有交互影響的動態關係存在，然而兩者並不能互相涵攝或互相化約，因此，那些根據社會的貧困或政治的腐敗，即進而指斥該一文化應該徹底拋棄的所謂學者，雖然言之鑿鑿，煞有介事，其實却顯然犯了最基本的邏輯謬誤。

關於文化系統的獨立性，一般歐美文化學家論之甚詳，中國的林毓生先生也會從歷史的實例、知識論的觀點、與形式的分析三方面來說明這一事實。最有名的例證是近代社會學大師麥克斯·韋伯（Max Weber）所著的「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」，韋伯認爲近代資本主義的文明，其所以能够在西歐的土地上茁生，單從歐洲政治、社會、與經濟的演



變來考察，是得不到合理的解釋的，主要的關鍵應求之於宗教改革以後，基督新教的宗教意識與倫理觀念，因為這套文化理念發揮了潛在的影響與實際的作用，資本主義的文明才能蔚然興起，趨於壯盛，所以這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一個極重要的思想與精神支柱。

基督新教的、尤其是喀爾文派的那種禁欲苦修的教義、與光耀上帝的意念，並沒有造成歐洲人心態的閉鎖與思想的逆退，反而締造了一個蓬勃凌厲的近代文明；則中國文化那一套克己復禮、仁民愛物的人文理想，何以一定會妨害到中國社會的生存、妨害到中國科學的成長、乃至妨害到中國邁向現代化的可能性呢？

x

x

x

從遠古以降，中國民族即是在困苦與憂患之中，逐漸掙扎生存下來的。黃河流域是中國文化的搖籃，然而它既沒有尼羅河谷的天然灌溉，也沒有美索不達米亞的新月沃壤，有的只是貧瘠的黃土與持續的水患，然而，就在這樣一個艱辛的環境下，中國先民胼手胝足，披荆斬棘，逐漸開拓了一個古樸的人文世界。夏代以前的情況，由於考古資料的不足，尚不能具體衡斷，然而殷墟的甲骨與銅器，已證明商代具有相當可觀的技術水準與社會體制，詩經的「商頌」描寫了商人平水患、務農耕、開疆土、施教化的實績，「率履不越，遂視既發，相土烈烈，海外有載」，一個威儀並茂的人文社會逐漸成形；到了周初制禮作樂、敷教修文，中

國的古典文化正式綻放了燦爛的光彩。後來孔子會一再提到：「周監於兩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從周！」表示他對周代燦爛的古典文化，實有衷心的讚慕。周代在社會體制上，固然與世各個古典文化一樣，是典型的封建社會，然而在文化類型上，却具有與眾不同的特色，是明顯的人文走向，這與一般冥觀走向的文化，如印度、希伯來等不同，也與一般實感走向的文化，如近代西方者不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對於這樣一種文化理念的主流趨向，早期的中國人實有極其明徹的自覺，中庸所謂「致廣大而盡精微，極高明而道中庸」，實不管是在指述這種文化理念的本質特色，申明了它的涵容性、深刻性、提昇性與和諧性，確認了它具有一種可大可久的精神基礎。

「天不生仲尼，萬古如長夜」，如果只視作一項象徵性的說法，則頗能勾勒儒家的主流思想，在中國的文化理念中的基本重要性。春秋戰國是中國古典文化解體與重組的蛻變時代，其時中國民族潛在的憂患與困境，一一具體而鮮明地浮現了出來，域外民族的侵襲、社會體制的崩潰、人欲戰禍的泛濫、邪說暴行的昌盛，使古樸的農業社會與原始的人文理想，面臨了極嚴重的挑戰，當時有無數的才智之士，起而回應這一挑戰，而以孔子為首的儒家學派，無疑提供了最高明而適切의 回應方式。孔子提出「仁」的中心概念，來肯定了生命與價值在文化理想上的終極意義，然後一切的創造精神、憂患意識、忠恕德行、人本理念，皆可以在

思想的本源上獲得合理的闡揚。以老莊爲首的道家學派，也提出「道」這一超越的理想與玄遠的本體，然後以向上提昇的意念來開擴生命的境界，再以向下迴落的參與來面對人間世的真相，把宇宙人生大化流行視爲一個活躍運行的整體，「上下與天地同流」，一方面以藝術的眼光來點化生命，所謂：「聖人者，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」；一方面又以生命的理趣來直透自然，所謂：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」。至於以墨子爲首的墨家集團，那種兼愛尚同的積極主張，那種摩頂放踵的淑世熱情，也充分表現了溥博沉雄的生命理想。

雖然這些影響深鉅的主流思想，其產生的實際背景，都是爲了要拯救時代的苦難、克服民族的挑戰、提供合理的出路，然而本質上它們已爲中國原來古樸的人文文化，開創了新的局面、注入了新的內涵、煥發了新的生命，於是，一個自憂患之中凝鑄出來的、充分代表民族慧命的「文化系統」出現了。經由這些主流思想的旁通統貫、交融交感，中國人漸漸有了在天壤之間立足的根據，有了廣大和諧的人文精神，有了體仁繼善的道德理念，也有了生生不息的創造意念。生命的意義被肯定了，文化的價值也自然顯現了，成爲幾千年來無數人們安身立命的基磐。中國人由這樣的主流思想出發，「拓生命之衝路，逐運數之波濤」，遂產生天人合一的宇宙觀、鑒往思來的歷史觀、自強不息的人生觀，完成一個高明深刻的文化系統所必備的諸般條件。

然而，正因爲「文化系統」與「社會系統」並不必然互相涵攝，所以這些可大可久的文化理念，並不能夠保證中國的政治、社會、經濟，一一在現實上歸入到合理的途轍之中。事實上，中國歷史的發展，是相當曲折而不幸的，自秦漢大一統時代起，帝王極權的統御、法家橫苛的治術、豪族貪婪的榨取、官吏昏瞶的凌壓，一直使中國的歷史充滿着無盡的陰霾，再加上草原民族持續的躍馬入侵，荼毒生靈，萬里朱殷，內憂外患，紛至沓來，所謂漢唐治世的黃金時代，其實也只如曇花一現而已。可是，就在這樣漫無窮盡的苦難裏，兩千多年來，中國的社會結構竟能維繫著某一程度的穩定，而不會崩潰解體；中國的心靈世界尤其能保持了某一程度的和諧，而不致分裂橫決，這不能不說是有一種悠久博大的、深入民間的精神力量，在發揮其涵容提昇的作用。

而兩千多年來，中國真正的知識份子，亦無不在造次顛沛的境遇裏，抵死爲民族運命而掙扎奮鬥，他們在現實政治上，不能夠發展經國濟世的抱負，就轉而在文化思想上，闢通博肆，深入探研，以講學、以傳經、以著述、以批評，默默延續民族慧命於不墜，「朱絃一拂遺音在，却是當時寂寞心」，他們這種孤懷獨往的深心悲願，却爲文化統緒增添了無數光輝奪目的正面資產，從各個可能的角度入手，他們把人文走向的中國文化，在精神內涵與價值理想上，推展到一個更開闊、更深微的境界，同時還會一度克服了來自印度的佛教文化，那



種強烈眩目的誘惑魅力，抵死堅持著人文走向的價值主軸，而完成了隋唐時代第二度文化創造的高潮。相形之下，其他各大「文化系統」，固然自有獨特的成就，或實際的貢獻，而為人文走向的中國文化所不及者，然而在如此漫長的時間考驗下，猶能以文化的理念來維持民族的統一、調整心靈的生機，則這種文化系統亦自有一定的價值，當是無可否認的事實。

吉朋的「羅馬帝國衰亡史」，開卷就說：「西曆紀元第二世紀，羅馬囊括了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和人類中最開化的部份」，當時的羅馬帝國，確實承受了整個西歐、北非、中亞的文明遺產，聲教四訖，富甲天下，繁榮鼎盛，至於極點，可是一個沒有深厚的文化主軸的帝國，畢竟無法長期保有生命的活力與社會的穩定，爛熟的豪奢已埋下潰決的種子，羅馬後期人們心靈的空虛、黝暗、野蠻，正可以龐然聳立的鬥獸場或競技場，作為最具體而微的表徵，所以，在基督信仰的衝擊與北歐蠻族的侵襲下，羅馬終竟趨向於全面解體的下場。從某一個角度而言，現代的歐美國，科技的發達、物質的享受、理性的昂揚，誠然輝煌無倫，然而却也不無心靈分裂與文化失調的現象，少數的有心人不斷大聲疾呼，要人們正視這個危機時代，悲觀的思想與反省的態度，已迅速傳播於歐美的知識界間，而一部份隨俗浮沉的社會羣衆，亦由於無法在宗教信仰消褪、功利主義高漲的客觀形勢下，從個內心深處尋得安身立命自在受用的精神磐石，而陷於彷徨不安的徬徨之中。美國目前是西方文明最驕傲的砥柱，可

是竟有人著書直指美國正像「現代的羅馬帝國」，其詞雖似危言聳聽，但若仔細看去，却也不是全然無的放矢。就這個意義而言，則中國歷代的知識份子，在久遠的歷史憂患裏，一逕自覺地以無比的心血來賡續民族的慧命、拱護價值的主軸、闡揚文化的義理，毋須使中國人能一直涵泳在一個浩瀚活潑、博大沉雄的文化源流裏，把趣向高遠的文化理念，具體落實於萬千人民的現世生活之上，不能不說是一種高瞻遠矚的努力。也就這個意義而言，則中國歷代的知識份子，始終抱持「人文走向」的主流思想，前仆後繼，薪盡火傳，抵死在黑暗苛暴的「政統」之外，掙扎保存下來的所謂「道統」，其實並不是一般人所以為的那種食古不化、頑固僵硬的骨董殘骸，而是象徵著維護一種與民族生命息息相關的人文理想。試看，在明末那個天翻地覆的動亂時代裏，像顧亭林那樣純正的知識份子，操危慮患念念不忘的，既不是個人的身家性命，也不是王朝的興亡更迭，而是人文理想的存廢盛衰，他所謂「亡天下」的慘禍，是指「仁義充塞，而至於率獸食人，人將相食」，這其實就是人文理想的全然泯滅，所以他雖然認為一般國事，只是「其君其臣，肉食者謀之」，可是「保天下」却是每一個人共有的責任。這已充分證明了中國知識份子捍衛人文理想的苦心所在。

一個「文化系統」的本身，容或只是某一特定的時空、特定的發展下，自然形成的產物

。然而當它經過長期的設計與調整之後，匯集了該系統中人的集體智慧，克服了歷史長空中的無數挑戰，而成爲一個客觀的存在時，這系統本身會有若干的性質或風格，超越了時空的圍限，具有了恒久的價值，應是可以想像的事。這些特質或風格，可能是經驗累積的結果，可能是理念創造的成績，可能是系統與環境相摩相盪下的結晶，然而其重點是在便利或改良該系統中人的生活，則是顯而易見的。由於人類生活與心理，有某一程度的共通性，故而，由某一「文化系統」所揭櫫的特定走向，對於其他「文化系統」中人，也可能具有珍貴的參考意義，此所以現代有許多人類學家、社會學家及思想家，一致主張珍視原有文化的價值理念，抵制文化全面「同原化」的趨向，以求保存人類文化的異質性。事實上，也就是反對西方文化以經濟或武力的優勢，來吞噬其他文化；或其他文化因崇慕西方，而根本放棄自我的風貌或理想。

中國自憂患之中開拓與承傳下來的文化源流，尤其是表現在人文理念方面的整齊架構，置於今日世界各大文化系統之中，似乎仍有它不可掩抑的璀璨光華。其觀走向的文化，誠然有它不可企及的宗教成就，實感走向的文化，亦誠然有它超邁羣倫的科學成就，然而人文走向的中國文化，在入道精神與倫理意念上，也自有其不可逾越的堅實基礎。至少，有了中國人文思想中那種廣大和諧的、同情交感的、乃至天人合一的基本傾向，便不至於在抽象思維

與具體制度上，發生如目前西方所困惑的「疏離」現象。人與上帝的「疏離」、人與自然的「疏離」、人與社會的「疏離」、人與自身的「疏離」，這在今日的西方，已不但是哲學思想上的迫切課題，也是現實人生中的真實情狀，可是，在人文走向根深蒂固的中國，天、地、人、我四者，在理念上却可以是親切渾融浩然同流的。只此一例，已可證明人文走向的中國文化，並不是全無現代的意義與價值。

而中國這種悠久博大的人文文化，不但有它一定的現代意義，並且還會在歷史的實踐上，顯示了它確有自我更生的真實機能，恰與儒道兩家主流思想中生生不息的創造理念相一致。自漢末至隋唐，印度佛教那種以出世涅槃爲終極目標的冥軀文化，挾崑崙山之勢湧到中國，其間又正值魏晉衰世，五胡亂華，不但「中原蕭條，千里無煙」，而且是非混淆，價值顛倒，中國的人文文化一時顯然呈現了末世的景觀。可是三百年間，經過無數仁人志士的努力，竟不但遏止了擾攘流離的社會動亂，匡正了沉酣淪溺的末世人心，開拓了長江流域的新興文明，而且以中國廣瀚的人文精神，把印度的小乘佛教提昇到另一個更高遠的境界，最後所產生的中國大乘佛學，如天臺宗的「止觀雙用」、「一心三觀」；華嚴宗的「六相圓融」、「一真法界」；乃至禪宗的「悲智雙運」、「見性成佛」，無不是深植於中國人文精神之中的產物。



由唐至宋，中國所表現的第二度文化創造的高潮，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奇觀，包括埃及、巴比倫、印度、希臘等各大古老文化在內，沒有一個文化如同中國這樣，在長期停滯與外力侵入之後，不但不陷於淪亡解體，反而以全新的生命力，掀起另一頁波瀾壯闊的歷史，這不僅彰示了中國民族與滅絕的創造潛能，也證明了中國長久以來所抱持的人文理念，實具有相當活潑的包容性與適應性。關於這一事實，「基本心理上傾向於全盤西化的胡適，也不得不承認，他對這一事實的陳述與評斷，也許是最權威的：『中國人曾有一段時期被極複雜而有誘惑力的佛教所征服，幾乎有一千年的時間，中國幾乎完全從印度傳來的所有事物，它的文化生活，一般說來已經『印度化』了，但是中國隨即覺醒過來，開始反抗佛教，並且有許多人很認真地努力使佛教同化於中國……因此中國經過了一連串的文學、哲學與學術的復興，得以維持住它本身文化的綿延與再生，中國雖然無法脫離二千年的傳統影響，但它確能够解決它自己的文化問題，且能繼續建立非宗教的中國精神的文化』。

時至今日，早已沒有人會否認中國文化有它實際上的缺憾、與範圍上的侷限，也不該再有人高唱那些胡天胡帝自我陶醉的調調，以為什麼：「孔子教義將決然而為後起的世界文化新生運動中，覓取文化真理的唯一最寶貴的教義」云云，狹隘的思緒與閉鎖的心態，都不能

反映中國原有的廣大和諧的人文精神，反適足以成為貽笑大方的迂腐之談，因為中國這一支人文走向的文化，在久遠的歷史行程裏，並沒有自覺而積極地拓展出科學的潮流、與民主的制度，已是無可推諉的事實，而科學與民主却正是現代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。

現代化是今日世界的共同趨向，工業化是今日中國的急迫需要，在整個社會轉形與文化調整的過程中，中國人將如何地以謙虛的態度、涵容的胸懷、批評的眼光，來接納其他文化、尤其西方文化的諸般長處，從而使人文走向的中國文化，能具有更豐富的內涵、更活躍的生機、更廣袤的視域，實在是當前最重要的課題。而在這樣亙古未有的大變局裏，中國的知識份子將如何站穩自己的立場、認知世局的真相、迎向時代的挑戰，亦自然是整個中國民族的觀瞻所繫，希望所寄。

然而比盲目迷戀昔日榮光的情形更可悲、更危險的，是民族自信心的徹底淪喪。百餘年來，由於少數買辦份子的蓄意提倡，多數無知人士的推波助瀾，崇洋媚外的心理已經在知識界、在文化界、在社會上潛滋暗長，浸假而成為時代的主流，政治上的「次殖民地」地位，已經由於無數中國同胞的浴血抗戰，而告消除，可是文化上的「次殖民地」心態，却已根深蒂固，從五四到如今，這種情形越演越烈，非洋人之言不信、非洋人之書不讀、非洋人之歌不唱、非洋人之物不用，這是近些年來中國上層社會普遍流行的實況，上行下效，風動草偃

，結果使得純正的人文精神，湮沒不彰，而西方的末流餘緒，充斥一時，中國儼然成爲文化上的邊陲，現代社會的畸零，看不到自己獨特的風貌或奮揚的信心。

而最可憂慮的，還是知識份子潛意識裏崇洋媚外的傾向，他們以種種擬似科學的論據，來說明中國必須徹底脫胎換骨，必須拋棄一切傳統，全心全意模仿西方文化。從五四到如今，他們的技巧雖然不斷改易，可是基本取向却是一貫的，說穿了，還是「中華民族不自殞滅，禍延帝國主義老爺」那一套全面媚外思想的變調，只是披上了一些學術名詞的外衣而已。他們最動聽的說詞，無非是中國文化如何保守、如何落伍、如何妨礙民主與科學的發展、如何不能適應現代化的趨向而已。

而他們的中心論點，幾乎都是以「科學主義」的偏狹立場，來闡述「絕對客觀」的必然真理，總認爲中國文化含有人性主觀的色彩，所以與現代世界、或現代知識不能兩立；總認爲主張中國文化的人都是別有用心，所以與他們那種「偉大而客觀的心靈」不能共鳴，因此，他們在心底深處，其實是極看不起中國文化、也極蔑視中國文化中人的，總認爲那些人非愚即誣，不可理喻。

其實，不但中國兼容並蓄、廣大和諧的人文文化，並沒有在理念上與科學發展積不相容，而且在實際上也曾經孕育過某一程度的科學成就，英人李約瑟的「中國之科學與文明」大

著，已明白彰示了這個事實。中國文化之所以沒有創闢出日新月異的近代科學，顯然只是發展的重點有所偏移，而不是文化的本質不可救藥。而中國文化中的人本主義源流，從荀子的「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」，經孟子的「聞誅一夫紂矣，未聞弑君也」，直到明清之際黃梨洲的「明夷待訪錄」，都與民權的理念相契合，而與專制的政體相對立，所以，中國之所以未能發展出民主的制度，至少有一大部份原因是由於歷史的轉折，而不是由於文化的保守。

尤有甚者，所謂「科學主義」，所謂「絕對客觀」，基本本身也有知識上相對的謬誤。在一定的範圍內，求取實驗的數據、嚴循邏輯的法則、從事概念的思考，才是真正的科學精神，而「科學主義」却是越出了某一純粹科學本身的範圍，越出了某一概念架構本身的界限，甚至也不恪守方法學上的規制，表現爲一種越位的態度，結果把生命現象、精神現象、或價值現象，也拉平到物質現象中來討論，這種情形，一方面助長了文化思想中的俗化趨向，就是將一切生命動向與人文智慧加以「物格化」、「獸性化」；另一方面也淆亂了純正科學研究的單純理與嚴謹性，所以即便在西方學術界，亦已受到相當嚴格的批評與糾正，而「泛科學主義」的迷信尤其早已被人明白駁斥。至於「絕對客觀」，其實只是架空的幻象，包括愛因斯坦、歐本海默、海森堡等劃時代的大科學家在內，真正的科學真理追求者都異口同聲表



示：在科學發明的歷程中，研究者本身的人文背景與創造靈感，實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，而近年原以傑出科學家知名的波蘭尼（Polanyi）氏，更為此特著專書，多方引喻，由極其嚴謹的論證，說明實證主義與科學主義所揭架的「絕對客觀」，實際上是對科學性質的誤解。真正的科學真理，基本上是在知識熱情的驅迫之下，在學術傳統的範圍之內，循著理性的直覺與智慧的啓悟才能獲得的。因此，人類所追尋的真理，是心靈創造的過程，其中理性的分析與綜合，理智與熱情的交融互攝，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，而後一代追求到的真理，無不是建築在前一代人的基礎之上的，這就徹底修正了「絕對客觀」的神話。

從這個觀點看來，人文走向的中國文化，在歷史上沒有自覺地拓展出近代科學的流向，固然是不可否認的事實，然而截然斷定中國文化，在本質上就與近代科學的精神相對立，却實在是道聽途說的誤解。因此，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，那些主張必須斬斷文化的源流、否定人文的傳統、棄絕民族的立場的人士，本身顯然在根本的理論基礎上，就面臨了無法自圓其說的窘境。而事實上，一部份長久以來，即以反對「中國傳統文化」為號召的買辦人物，儘管用盡了隱諱的言詞、迂迴的論調、前進的姿態，來申說他們之所以唾棄中國文化，乃是基於「絕對客觀」的理由，但帷幕掩飾不了污垢，買辦人物內心深處真正反對的，恐怕既不是「文化」、也不是「傳統」，他們所反對的其實只是「中國」本身，他們總覺得中國百事

不如人，中國千般不如意，中國令他羞赧得無地自容，所以他們在潛意識裏就對中國產生了深惡痛絕的疏離感，而一切堂皇的理論與花妙的詞辯，其實無非是用來掩飾自己崇洋媚外的買辦心態而已。

買辦人物總以為中國的一切，都與現代化的潮流格格不入，所以總想用「現代化」來擲揄中國的人文傳統，然而他們却不知道，就在現代化最徹底而先進的歐美社會，就在他們心底嚮往靈魂認同的西方聖地，也早已開始積極肯定了人文精神的重要，歐美的文化界，對於開放心態的培養、文化傳統的珍視、價值理念的重估、歷史古蹟的保存，都顯示了人文精神與現代化趨向絕非積不相容的敵體，事實上，「科學的人文主義」也已經蔚為歐美學術界的一個重要流向。

尤其重要的是，所有真正以學術的立場，來研究或比較「現代化」過程的專家，從沒有一人認為傳統的文化，是與現代化理念不能並立的東西，一生以鑽研「現代化」理論為中心目標的當代大師艾深思達（Eisenstadt），只用一句話來點破了事實的真相：「傳統的延續，本就是現代化成立的重要條件」。

而無論那些買辦如何否定中國的傳統，中國還是我們的，還是每一個中國民族的真正子

民的。中國的每一項光榮，每一份恥辱，每一次成功，每一回挫敗，每一條鞭痕，每一抹細紋，都是我們心底深處的一道刻痕；而中國的歷史、中國的土地、中國的國族、中國的文化，既是我們生命的始源，也是我們生命的歸宿，我們掩飾不了那份驕傲，脫離不了那種關係，也逃避不了那些責任。中國本就是與我們血脈相連靈魂相繫的，我們本就應該關心中國，關心中國的前途，關心中國的一切。

如果不從對中國的關心和熱愛出發，我們將以甚麼樣的立場來肯定自我、理解世界、面對時代呢？如果不從對中國的關心和熱愛出發，我們將以甚麼樣的面目來建立自己的宇宙觀、歷史觀與人生觀呢？如果不從對中國的關心和熱愛出發，我們本身的生命與心靈、掙扎與追尋、創痕與汗跡，又能具有甚麼樣堅實而廣遠的意義呢？畢竟，中國是我們註定了要擁抱的一個超越而又切近的母體。

雖然中國是苦難的，歷史的憂患曾在中國的大地上鑲刻了數不盡的血印，然而憂患之中誕生成長的中國文化，中國文化翼護下來的人文精神，卻從來也沒有真正斷絕過，它在中國先民的血液中奔流，也在中國子民的心靈中映現，在中國的河山大地上成長起來的中國子民，將如何揮開歷史的迷惘、克服時代的悲劇、開拓自我的境界，來為人文走向的中國文化重新造型呢？中國民族曾經掀起第二度文化創造的高潮，在那三百年間，中國的先民所表現的

那種廣瀚的心胸、堅定的毅力、明徹的智慧、卓絕的犧牲，迄今猶使我們如見其人，如聞其聲，凜然有生趣瀾漫的感覺。如今，再一次面臨外來文化的強烈衝擊，一個躍然重生的中國，是否可能在千鍾百煉電閃雷轟之下，由中國的子民們一步一步勉力締造出來呢？「祇恐飛塵滄海滿，人間精衛知何限！」我們不怕沒有那捨死忘生嘔心瀝血的志士，只怕歷史的濃霧掩沒了我們的方向，使我們走向與文化創造的途徑截然相反的路子上去，使我們忘却了自己的面貌，模糊了自己的立場。而沒有了作為個人認同對象與民族生命歸依的文化主體，我們是註定了會在外來文化的強烈誘惑下，失去自己的面目、立場、乃至靈魂的。

每一次的思潮，幾乎都是對前一次思潮的修正或反動，在崇洋為媚媚外成風的買辦思想，終於趨向沒落之後，我們已無限欣悅地感覺到有一種肯定自我的、擁抱中國的、面對世界的純樸文化思想，正在逐流醞釀成形。倘若天涯海角花果飄零的中國知識份子，在恒久的淒寂與拂逆之後，在長期的沉潛與證悟之下，終竟能由晦暗掙向明朗，在這一塊中國僅餘的乾淨土上，迸發出現代中國的生命智慧，凝塑出現代中國的文化形象，則毫無疑問地，正可使萬千中國子民在悲愴的心靈中，久已激蕩著的憧憬與熱望，竟致了一個滙流合鳴的基調。

而至少，有一點是無可置疑的，倘若未來的中國子民，能够在重重憂患之中締造出任何嶄新的文化成就，則這文化成就必然仍是屬於中國的，具有中國的風格與特質，具有中國的



經驗與體認，甚至帶有中國泥土的芬芳，中國情調的悠揚，因為由中國大地上綻放出來的那種廣大和諧、同情交感的人文精神，應該足以承載和涵納它的子民一切的貢獻，而只要人類的人性良知一日不滅，人文精神就一日還自有它不可替代的價值與地位。

因此，即使海涅的預言繼續有效，即使人類的動亂繼續惡化，即使中國還要在歷史的變形與外力的凌迫下，飽經無盡的滄桑和挫抑，然而我們對於賡續中國慧命、充滿人文精神的中國文化，却仍舊懷有沉著的信心。而一般盲目攻訐中國文化的曲學阿世之徒，又何嘗能夠從根否定中國人文理念的高明與深刻？有一段文學史上的故實，恰可以用來形容這個情狀：在中國第二度文化創造的歷程中，文學方面到了唐朝，已有鬱勃復興之勢，而初唐四傑，承先啓後，卓然成家，使有唐一代詩風，由柔靡纖麗的齊梁餘緒，轉向於高雅壯闊的盛世氣象，可以說是人文精神在文學創作上的昂揚與鼓盪，但是當時一般輕薄之徒，却爲文哂笑不已，杜甫對他們的評斷是這樣的：

「爾曹身與名俱裂，不廢江河萬古流！」

（六十六年十一月十二、十三日「人間副刊」）

## 附錄：從西方的沒落談中國之未來

廿世紀已經過去了四分之三，距離歐威爾那本著名的預言幻想小說，所標示的「一九八四」年，也只剩了十年的光景。在這樣的時刻，放眼縱觀整個人類文化的處境，確實使人不得不憂心忡忡。世變方殷，河清無日，混沌擾攘，劫禍頻仍，羅素所揭櫫的「世界的新希望」，仍然遙不可期，而赫胥黎那夢魘似可怕的「美麗新世界」，却似乎已隱然在目。單就西方的歐美世界而言，自啓蒙運動至十九世紀，那種直線進步的盛況，那種無限樂觀的遠景，一進入廿世紀，彷彿已隨風而逝，無影無踪。時至今日，就種種的事實與理論綜合起來看，恐怕已沒有幾位嚴肅而誠懇的西方學人，還抱持著過份天真的樂觀主義了。

假若要指出一個年份或日期，來表明西方文化自蒸蒸日上，忽然顯現為重重危機的明顯分野所在，則一九一四年八月，是一個極適當的年月，因為就在這個時候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，粉碎了歐洲無數理想家的夢境，使沉浸於繁榮發達的美景中的西方人，首次面對了冷酷的幻滅與慘痛的事實；後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，雖然幅度之廣、殺傷之重、影響之鉅，遠甚於第一次大戰，並進一步造成了歐洲的衰頹與美俄的勃興，但自文化史的觀點來看，其實只是第一次大戰所直接導衍的後遺結果而已。所以追根究底，西方文化的種種危機，明白而深刻的暴露出來，還須推源至第一次大戰。而若要指出一個西方文化中人，經過認真的反省與整合的研究，而在著作中，首次論列西方文化已面臨困境，則出版於第一次大戰之後四年，由德國歷史哲學家史賓格勒（O. Spengler）所著的「西方的沒落」，無疑是一個最有名的例子。

x

x

x

「西方的沒落」下卷之問世，距今也已有半個世紀之久，故而倘若這書只是一時聳人聽聞之作，則如今已年深日久，早當為人遺忘無疑。可是，數年前蘇俄文豪索忍尼辛「致俄共領袖書」中，第二節論及「西方之弊病」，其所列舉的現象與徵狀，赫然與史賓格勒的說法，不謀而合；而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，也會不斷提到西方勢力已形式微的事實，並數度引用

「西方的沒落」一書，可見史賓格勒這一本在西方家喻戶曉的名著中，確有不少顛撲不破的真知灼見，才能為一般有心研循世態的文化界人士，重視至此。

當然，「有南威之容，乃可以論淑媛；有龍泉之利，乃可以議斷割」，史賓格勒若非自科學至哲學、自政治至經濟、自宗教至歷史、自藝術至文學，皆能極深研幾、深造有得，也不可能寫出這樣一部上下古今無所不包，涵蓋整個人類文化的鉅著，所以這書的理論體系與論證內容，浩瀚繁複，層層深入，決非三言兩語可以說盡。今僅任選書中一些對西方文化現象的評析與預斷，持與目前所見的實際情形對照來看，以證明史氏實在深具歷史的透視力：其一、史氏認為金錢的力量，將會超越政治範疇，從而操縱輿論，製造民意，使民主政治終於成為徒託空言的理想而已，我們試看今日西方的企業集團，對政治現實影響之深，可知此言實非泛泛之談；其二、史氏認為文化發展至後期階段，都市興起，鄉野萎縮，結果大都會中龍蛇混雜，擁擠不堪，性慾橫流，人情涼薄，而少數幾個都市，竟會成為整個世界的中心，發號施令，旁若無人，完全不可能顧及到廣大的鄉野民間，我們但看今日的紐約、東京、巴黎等城市的人口之龐大，狀況之混亂，便知史氏之言已十足應驗；其三、史氏認為文化後期，創作力衰退，風格蕩然，所以藝術上多有浮誇、虛假、光怪陸離的現象出現，這也是信而有徵的事情；其四、史氏認為文化僵化而成「文明」後，必然趨於擴張，習於鬭爭，終於



戰亂四起，民疲國憊，而民族的元氣爲之耗盡，這在如今也已歷歷可睹；其五、史氏指出文化末期，抽象的哲學思考，淪落爲講堂上職業性的言詞遊戲，而原先的宗教虔誠，也只成爲一些空泛的口號與浮表的形式，這些在我們看來，也都已一步一步成爲事實。此外，史氏以純學理的探究，指出西方的數學、物理學等，均已完成了自己的最終形式，而不復能有進一步理論發展的潛力；而理性主義之後，終將有反理性的懷疑主義與虛無主義的出現，這些，也都是頗具深度的見解。

以上所示，不過略舉數端，在史賓格勒的原書中，也只能算是末流餘緒罷了，因爲現象本身，不是孤立自存的，現象的背後，往往可以尋繹出一些原理或本質。史賓格勒精思入神，靈彩四射，他正是經過深入的探索與統合的思考後，自經緯萬端的歷史現象出發，建構起一套文化發展的基本律則。這一套律則，當真可謂是上窮碧落，下歷紅塵，提要鉤元，溯源求本，包羅了整個人類文化的內涵與重點，根據這一套律則，史賓格勒一方面指出每一文化，均有自身獨具的主題與風格，另一方面，也發現各大文化，皆有共同遵循的命運與歷程。從而對比諸大文化相應的精神、思想、藝術、政治等階段，而論斷如今的歐美世界，已面臨了「西方的沒落」。

史賓格勒的理論，也許尚有甚多值得商榷之處，但西方文化面臨危局的事實，如今看來，則似已彰彰明甚，在歷史哲學與文化哲學的領域內，許多宏通博肆、高瞻遠矚的當代哲人，如湯恩比、索羅金、史懷哲、宋巴特、諾斯羅普、貝第葉夫等，也都先後自不同視域或觀點，而導引出與史賓格勒相同的結論，索羅金曾出版一本「危機時代的社會哲學」，即是羅列了這些學者論述現代西方文化，而各自指陳文化危機的看法。

西方文化是否能够自我調整，突破困境，再創燦爛的成就？似乎言人人殊。依史賓格勒的看法，這是不可能的，因爲史氏認爲文化有如機體的生命歷程，誕生、茁長、衰老，而後一去不復返，西方如今既已步入沒落的階段，自然應如逝水東流，萬牛莫挽了。可是湯恩比則認爲：每一文明均是一連串「挑戰與反應」的過程，當一文明蓬勃成長時，對於內外環境的「挑戰」，總是能作成功的「反應」，而當文明自身發生問題，自決的能力趨於衰退時，則應付不了內外環境的「挑戰」，而致走上衰落解體的途徑。如此，則一個文明的沒落，主要是由於自決的失敗，故而倘能自行凝攝，痛切反省，應該尚有克服「挑戰」、獲得提昇的機會。湯恩比由此導出「文明在審判中」的結論，雖然過份強調了教會的意義，頗有把人類文明引渡到「上帝之城」的企圖，但確已爲西方文化，指出了一些生機。索羅金也認爲：西方目前的「感性」文化，誠然已在沒落瓦解之中，但若能因勢利導，改弦更張，走上「理念

「或「中庸」型態的路子，則未始不能另行轉出一番柳暗花明的境界。

透過西方的沒落，來檢視中國之未來，我們也許能從重重陰霾之中，隱約看到一線曙光。因為十九世紀以來，中國一直處在西方文化的重壓之下，被迫得喘不過氣來，政治的侵略、經濟的剝削、技術的凌蓋、思想的引誘，使中國不但在現實局勢上，動盪翻覆，步履維艱，終至國土沉淪，生民倒懸；而且在意識型態上，造成了知識份子的分裂對立，爭吵不休，結果是中華文化，花果飄零，祖國兒女，憔悴異域。如今，西方文化因內部的危機與傾軋，恐已無暇他顧，從最後一個殖民帝國葡萄牙的海外撤軍，已可確定西方不易再挾暴力而重來，「自胡馬窺江去後，廢池喬木，猶厭言兵」，目前正是被西方文化覆壓下的其他文化，開始擺脫依傍自力更生的大好機會。當然，這裏立刻要牽涉到蘇俄的問題，但蘇俄其實正是孫中山先生所謂「西方霸道之鷹犬」，馬列主義本就是西方文化的末流遺毒，如今在事實上，既與西方文化呈對峙抵消之局，而俄羅斯民族中那種虔誠的宗教情懷與淳樸的農民天忱，在將來終有一天能推翻共黨專政，而回返到正常的文化發展歷程之中。史賓格勒認為俄國如今是在西方「偽形」籠蓋之下，正就是這個意思。

中國文化一直是遭遇著「懷其實而迷其邦」的局面，儒道墨諸家哲人，明明早已拓展出生生不息的中道思想、天人合一的生命情懷、人本主義的政治理想，但是在帝王極權的現實

政治中，却一直得不到正常發展的機會，甚至「焚書坑儒」的陰影，還不時籠罩到中國知識份子的頭上。雖然如此，歷代的知識份子，還是前仆後繼，薪盡火傳，在顛沛困頓的情形下，把中國文化的種子，一代一代承傳下來，於「政統」之外，自行樹立了文化的「道統」。

張橫渠所謂：「繼往聖之絕學，開萬世之太平」，顧亭林所謂：「多聞於來學，待一治於後王」，一方面表現了氣象磅礴的文化理想，另一方面，却也隱蘊了多少知識份子的辛酸與血淚。像這樣一種生於憂患長於苦難的文化，能在數千年的專制暴政中，大體上維持了人們心靈的穩定與和諧，我們實在看不出：在民主體系建立、暴力鬭爭隱退之後，有何不能適存於現代世界之處。也許有人認為中國文化會妨礙科學的發展，但照史賓格勒的看法、照李約瑟的「中國之科學與文明」的論著看來，事實似乎恰恰相反。

x

x

x

當然，中國文化目前最迫切的課題，還是一個基本生存的問題。否則，隨覆巢以俱下，如春花之壓泥，再多少的精神價值、道德理想、文學成就，也都無從說起了。今日的世界，天涯咫尺，聲息相聞，中國既無可能自外於世界，則如何在工技上、在科學上、在潛力上，努力趕上歐美各國的水準，以爭取保障生存的基本權力，自是當務之急；而在西方文化本身確已問題重重的時候，如何保有民族文化的風格與特色，而不完全自「化」於西方、自動去



承受西方本身的危機，以保持整個人類文化的繁複性、多樣性、與互容性，也確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。而事實上，今日的中國大陸，已無文化可言，且按照史賓格勒的說法，一個民族，若不能在自己的本土上，落地生根，發展文化，則這一民族也終將淹滅無踪，故而，歸根結底，今日整個中國文化的擔子，實已完全落在這一塊中國僅存的乾淨土——臺灣寶島之上。

湯恩比的鉅著「歷史研究」中，有一節論及「撒離與復返」，認為：凡具有創造力的個人或團體，在生命的歷程中，大抵會有一段「撒離」沉潛、埋頭苦幹的時候，然後才會挾其高度的心智能力，「復返」斯世，創造出光輝卓越的成就。就個人而言，這一段時間是離羣索居、潛心用功的階段，在學問上、思想上、精神上，作全盤的深研切究，而建立起自己的體系。就團體而言，西元前八世紀的雅典、西元十三世紀的義大利、十七世紀的英倫，都有過一段暫時擺脫世務、全力凝攝內部的時期，故能在文化上提出獨特有效的模式，一旦「復返」介入世界，便分別造成了希臘文化、文藝復興及近代西方的文化創造之高潮。

今日，我們無論在現實上、在文化上，都處於一種「撒離」的情況，倘能趁此時機，因心衡慮，集思廣益，在苦難的考驗中，在橫遊的侵襲下，淬厲奮興，凝攝開拓，為中國文化提供出一套切實可行的藍圖，為中國民族設想出一條合理生存的途徑，則來日我們「復返」

時，才能發揮旋乾轉坤的大慧，締造揭地掀天的偉業，濟民水火，登於衽席，把中國民族與文化的問題，一次解決。也唯有如此，我們如今的「撒離」與流浪，才能具有積極的意義。

滄海桑田，長陵邱隴，歷史的流衍奔騰，其實是相當無情的，可是，「雲海塵清，山河影滿，金甌千古無缺」，畢竟是每個有情人共同的願望。

(原載六四、九、廿七中國時報「人間副刊」)

## 但爲君故 沉吟至今

### 後記

「瓊霞如緒水如綫，爲誰無盡寫江天？」在一連串風雨如晦的日子裏，我寫下了這一系列早就想寫的文字，算是對自己的感受與朋友的期勉，作一交待。我目前的認知能力與思考方向，其實已不容許我再寫過份感性的文字，然而中國本身那深沉的歷史悲愴與現實苦難，却使我掩抑不住自己的感情，所以冷靜的分析有時不免和激情的呼籲纏結在一起，雖則如此，我並不後悔，這樣的文字本就如實地表達了我當時的心境。

這一系列的文字，或討論民族苦難下留學生出國的意義、或指陳時代冷漠中知識份子的命運、或檢視現代中國男女感情的趨向、或介紹近代史上幾個中國知識份子的風範與典型、



或剖析時間長流中民族的意義與價值、或表彰中國歷史上俠氣崢嶸的人物與活力瀾漫的時代、或探索中國大陸上新生一代的心智動向、或肯定中國文化的某些重點與特色，乍看起來似乎各不相干、紛紜零散，然而在構思和寫作的過程中，心中却自有一條明顯的主線，自始至終貫穿於其間，那就是對中國命運的關心與焦灼。事實上，這一系列文字，本就是環繞着中國民族、中國歷史、中國文化而展開的，一切的敘述與議論，無不起始於對中國問題的思考，而歸結於對中國前途的探索，「中國」一直是整個文路心程集中輻輳的核心，若是抽離了「中國」二字，這些文字也就徒然剩下一具空洞的殘骸，全無內在的靈魂可言了。

翻開近百年來的思想史，一方面反人性、反自由、反文明的理論，套上各式各樣富麗堂皇五光十色的外衣，在地球的各個角落施展其言偽而辯的蠱惑與煽動；另一方面人類長久以來就已存在的理想主義和人道精神，也仍在世亂滔天河清無日的情形下，默默放射着它恒定的光芒。二十世紀是人類文明面臨大考驗、大過渡、與大調整的關口，在這樣一個轉捩性的時代裏，中國七億多純樸善良的人民，中國數千年人文主義的源流，若是掙不脫歷史變形所造成的迷誤，而長久墜落在幽黯的陰影裏，則不但是新生一代中國子民最大的罪戾，也是整個人類文明最大的諷刺。因此，作為一個現代知識份子，無論他是從世界的眼光來看歷史、抑或從民族的立場來談問題，最後歸結到文化的層面上時，他都不能不對近代中國的苦難與

挫抑，獲取應有的理解、投以應有的關注。無論如何，未來人類文化中，四分之一以上的創造潛力與生命動向，必然是要着落在中國這一片壯闊堅實的大地之上的。

而我們對中國民族的再認識與再肯定，並不是一種骸骨的迷戀，而是一種自我的浮現，在近百年來無數激湍奔湧的外來衝擊中，我們曾經在文化上喪失了自己的立場、醜化了自己的面目，徘徊在虛無和狂熱的邊緣，把自己的心靈撕得片片碎裂。如今，在痛定思痛的情形下，我們透過歷史的迷霧極目遠眺，目的還是在為自己尋得一個啓航的方向。我們毫不希望，未來的中國，竟像神魂俱逝的古希臘一樣，要由別的民族中懷古的詩人，來為它吟唱哀悼的輓歌，每次我回想到一代詩僧蘇曼殊所譯拜倫「哀希臘」詩中的句子，心中就感到無可言宜的鬱悶與蒼茫：

「故國不可見，荒涼問水濱，

不聞烈士歌，豪氣散如雲……」

我惟一尚可聊以自慰的是，中國還不只是鄉愁的幻象，而是存在的實體。至少，在中國人的心靈裏，中國仍將一直是一個安身立命的永恆母體，我們仍將可以切切地期待自己這受

盡了憂患與滄桑的民族，能如傳說中每經一次劫火的焚煉，便躍然重生一次的火鳳凰一樣，在現代化的潮流中，昂首而起，振翼而飛，撥開了百年的烏雲與陰霾。

雖然在我個人而言，那些舞文弄墨、尋章摘句的浪漫行徑，那些下筆萬言、力掃千軍的滔滔雄辯，甚至那種彩筆紛披、靈思泉湧的賞心樂事，都已隨着流逝的青春歲月以俱去，不再是我願意致力營求的事象。然而在這一系列文字中，我仍刻意使用了不少中國的意象與詞彙，甚至連文章的標題都一律取自古典詩詞的句子，我的目的只在顯示：中國的人文文化之中，仍有不少成就就是不可一體抹煞的。至少，這些意象活躍句構生動的詩詞，就不但展示了歷史承續與躍動的意味，而且也能和現代人的某些感受相印證，我企圖藉由這些詩句本身的風貌，來反駁五四時代那些風靡一時的主張，例如：「中國文字尤其有缺點的地方，就是野蠻根性太深了。造字的時候，原是極野蠻的世代，造出的文字，豈有不野蠻之理？一直保持到現代社會裏，難道不自慚形穢嗎？」

據說有些人是為上帝而寫作的，有些人是為世界而寫作的，有些人是為自己而寫作的，甚至有些人只為一項「純粹的理念」或「完美的表達」而寫作，我想，他們都是幸福的人。至於我，我只為中國而寫作，為中國的苦難、的悲愴、的希望而寫作。

# 時報

## 書系書目

郵撥一〇三八五四號  
電話三〇六六八四二  
直接函購，九折優待

- ①當代中國小說大展 一〇版 高上秦主編 第一、二輯 各九〇元
- ②洋人在臺北 十版 高上秦主編 定價五五元
- ③開放的成熟 一二版 歐尼爾夫婦著 定價六〇元
- ④神秘的百慕達三角 廿三版 白勒斯著 定價卅五元
- ⑤父母經第一輯 一三版 金諾特博士著 定價四〇元
- ⑥人小鬼大集 廿八版 姑隱著 定價卅五元
- ⑦印度神話故事 五版 葉昂夫人著 定價四五元
- ⑧洛神 八版 南宮博著 定價五五元
- ⑨史前文明的奧秘 一〇版 鄧尼肯著 孫慶餘譯 定價六〇元

- ⑩思古幽情集（第一冊 名勝古蹟篇） 九版 施翠峰著 定價五五元
- ⑪西湖的彼岸 六版 李歐梵著 定價五〇元
- ⑫兒女眼中的爸爸 一〇版 中國時報家庭生活副刊徵文選集 定價四〇元
- ⑬楊貴妃 八版 南宮博著歷史小說 定價六五元
- ⑭創造的愛 四版 索羅金原著 孫慶餘譯 定價卅五元
- ⑮風潮·風潮 三版 安平著 定價卅五元
- ⑯龍套的哲學 三版 也行著 定價卅五元
- ⑰春來燕歸人未歸 四版 中國時報海外專欄選集 定價四〇元
- ⑱現實的邊緣 五版 中國時報人間專欄選集 定價四五元
- ⑲食物補療大典 一二版 田敦理、程熙合譯 定價七五元
- ⑳健身大典 五版 宗以誠、林本根、馮程、吉祥合譯 定價五五元
- ㉑一個離婚婦人的日記 八版 光泰著 定價四〇元
- ㉒驚堂 三版 孟瑤著 定價四〇元
- ㉓思古幽情集（第二冊 神話傳說篇） 七版 施峰翠著 定價五五元
- ㉔琉璃瓦 四版 施叔青著 定價四〇元



- 35 最佳科幻小說選 三版 王溢嘉譯 定價四〇元
- 36 顧正秋的舞台回顧 三版 平裝五五元 精裝七五元
- 37 國際問題論叢第六集 二版 賴景瑚著 定價四五元
- 38 人文心靈的震盪 二版 杜維明著 定價四五元
- 39 人間小故事 七版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徵文選 定價五〇元
- 40 父母經(第二輯) 五版 中國時報家庭生活編輯室主編 定價五五元
- 41 心理化學 二版 葛雷特博士原著 任凱琳譯 定價四〇元
- 42 逃避婚姻的人 五版 光泰著 定價四〇元
- 43 白宮煙雲 二版 海倫湯瑪絲著 黃秀清譯 定價四五元
- 44 夢與醒的邊緣 二版 司馬長風著 定價四五元
- 45 人生的錦囊 一、二版 中國時報家庭生活專欄編輯 定價五五元
- 46 身體奧秘 二版 中野昭一著 本公司編輯部譯 定價四〇元
- 47 據說如此 二版 陳百範著 定價四〇元
- 48 世界軼聞大典 二版 本公司編輯部譯 定價四〇元
- 49 怎樣照顧幼兒(從出生到五歲) 四版 道生博士原著 林道譯 定價卅五元
- 50 男人的更年期 二版 田多井吉之介著 莊有為譯 定價五五元
- 51 當代中國武俠小說大展 四版 中國時報編輯部編 定價六〇元
- 52 時髦的行業(第一輯) 六版 孫思照主編 定價五〇元
- 53 一位精神科醫生的日記 四版 鄭泰安醫師著 定價五〇元
- 54 馬來風情 初版 劉昌博著 定價五〇元
- 55 三十年代作家評介 二版 丁望著 定價五〇元
- 56 草原上的小屋 初版 蘿拉英格爾著 黃楊譯 定價卅元
- 57 智者羣像(時報海外版周刊叢書之一) 初版 邱秀文著 定價四〇元
- 58 日本觀風小記 初版 樂恕人著 定價四五元
- 59 臺語溯源(時報海外版周刊叢書之二) 四版 亦玄著 定價卅五元
- 60 夜讀隨筆 初版 丁望著 定價四〇元
- 61 血洗高棉 六版 中國時報編輯部譯 定價四五元
- 62 中共特權階級的生活 初版 康銘淑著 定價卅五元
- 63 跑步健康法 三版 秦鳳樓編譯 定價五〇元
- 64 人性的證明 初版 余阿勳譯 定價四〇元
- 65 影壇長青樹伊麗莎白泰勒 初版 中國時報譯 定價五〇元
- 66 時報法律顧問 一一版 林世華律師著 定價四〇元
- 50 突破健康迷信 二版 本公司編輯部譯 定價四〇元
- 51 中國古典小說中的愛情 三版 葉慶炳主編 定價四五元
- 52 財源滾滾 七版 邱永漢著 定價五五元
- 53 壯麗的明天 二版 曉東譯 定價卅五元
- 54 健康座右銘 二版 宗以誠譯 定價五五元
- 55 寂寞的夕陽 二版 光泰著 定價卅八元
- 56 南海展痕(第一冊 尋幽探勝篇) 三版 施翠峰著 定價五五元
- 57 南海展痕(第二冊 原始民族篇) 三版 施翠峰著 定價五五元
- 58 美國雜碎 二版 楊乃藩著 定價四〇元
- 59 工商錦囊 二版 楊乃藩著 定價四〇元
- 60 了解我 八版 吳慶宜、劉華合著 定價卅八元
- 61 凜風血雨天安門 初版 夏之炎著 李永熾譯 定價卅八元
- 62 萬古雲霄一羽毛 初版 李永平等譯 定價卅元
- 63 文藝風雲 初版 司馬長風著 定價五〇元
- 64 寧為女人 一八版 洪小喬著 定價卅八元
- 65 亂世佳人費雯麗 初版 羅景台譯 定價五〇元
- 66 國際問題論叢第七集 初版 賴景瑚著 定價四〇元
- 67 天王巨星克拉克蓋博 初版 陸君和譯 定價五〇元
- 68 皮膚與美容 三版 張武夫著 定價卅八元
- 69 公共關係面相術 一三版 飛雲山人著 定價四五元
- 70 時髦的行業(第二輯) 三版 孫思照主編 定價四〇元
- 71 古老的順城河 初版 馬瑞雪著 定價卅元
- 72 金瓶梅的藝術 二版 孫述宇著 定價卅五元
- 73 雲漢悠悠 初版 姜貴著 定價卅五元
- 74 臺灣要更好 六版 陶百川著 平裝七五元 精裝一〇〇元
- 75 成功的職業婦女 羅久蓉、莫昭平譯 定價五〇元
- 76 四人幫事件前後 初版 康銘淑著 定價六〇元
- 77 口腔衛生漫談 三版 榮民總醫院牙科著 定價四五元
- 78 美國式生活 二版 魏沉著 定價卅八元
- 79 青青子衿 一〇版 陳曉林著 平裝五五元 精裝七五元
- 80 夏濟安日記 七版 夏濟安著 定價六五元
- 81 浮生夢記 二版 沈二白著 定價四五元
- 82 鳥呼風 六版 顏元叔著 定價四五元
- 83 非非集(彙科有話要說) 二版 張曉風著 定價卅五元
- 84 方舟上的日子 四版 朱天心著 定價五〇元
- 85 以蜂蟻為師 一一版 夏元瑜著 定價五五元
- 86 西貢淪亡記 六版 歐清河著 定價五〇元
- 87 國際問題論叢第八集 賴景瑚著 定價四〇元



- ①露泣蒼茫 羅龍治著 平裝六〇元 精裝七〇元  
 ②愛情爆炸事件 五版 洪小喬著 定價卅八元  
 ③勒馬長城 四版 遼東著 定價五五元  
 ④從傳統到現代 四版 金耀基著 定價六〇元  
 ⑤尼克森回憶錄 三版 中國時報編輯部譯 定價卅元  
 ⑥魯迅正傳 三版 鄭學稼著 平裝一二〇元 精裝一五〇元  
 ⑦成功 張嘉琪譯 定價五五元  
 ⑧花香銅臭讀紅樓 二版 趙岡著 定價五〇元  
 ⑨國際社會與國際關係 二版 關中著 定價六五元  
 ⑩時髦的行業第三輯 三版 孫思照主編 定價四〇元  
 ⑪我見我思話東瀛 三版 鄭羽書著 定價四〇元  
 ⑫聯想樓隨筆 二版 邱言曦著 平裝五〇元 精裝八〇元  
 ⑬談笑文章 六版 夏元瑜著 定價四五元  
 ⑭洋妞羣像 二版 莫珍妮著 定價四〇元  
 ⑮龍哭千里 三版 溫瑞安著 定價五五元  
 ⑯狂飈英雄的悲劇 三版 羅龍治著 定價四〇元  
 ⑰大屠殺 景翔譯 定價九〇元  
 ⑱這一代 安平著 定價四〇元  
 ⑲梁實秋論文學 二版 梁實秋著 平裝一二〇元 精裝一五〇元  
 ⑳梁實秋札記 三版 梁實秋著 平裝七〇元 精裝一〇〇元  
 ㉑即將消失的行業 邱秀文著 定價卅五元
- ③笑談西遊記 二版 姚詠蓀著 定價五五元  
 ④時髦的行業第四輯 三版 孫思照主編 定價五〇元  
 ⑤我的第一步(上冊) 高上秦主編 平裝七五元 精裝一〇五元  
 ⑥我的第一步(下冊) 高上秦主編 平裝七五元 精裝一〇五元  
 ⑦千年貓 二版 倪匡著 定價四〇元  
 ⑧韓國經濟的挑戰 二版 秦鳳樓編譯 定價四五元  
 ⑨我們如何創造了經濟奇蹟 二版 王作榮著 定價四五元  
 ⑩故園情 二版 唐魯孫著 定價七〇元  
 ⑪困學集 傅存先著 平裝七〇元 精裝一〇〇元  
 ⑫中國人 叢書著 定價四五元  
 ⑬愛的尋求 陳蒼多譯 定價四五元  
 ⑭長在手上的刀 二版 林清玄著 定價七〇元  
 ⑮黑色的部落 二版 古蒙仁著 定價七〇元  
 ⑯往事知多少 九版 陳香梅著 平裝一三〇元 精裝一六〇元  
 ⑰愛與性 五版 文榮光醫師著 定價五〇元  
 ⑱婦幼衛生 六版 詹益宏醫師著 定價六五元  
 ⑲現代鍊金術 三版 邱永漢著 定價四〇元  
 ⑳未完成的悲劇第一輯 三版 莊易著 定價五〇元  
 ㉑時報文學獎 高上秦主編 平裝一一〇元

# 精裝一五〇元

- ①時報報導文學獎 高上秦主編 平裝一一〇元 精裝一五〇元

# 精裝一五〇元

- ②劍俠李白 江南書生著 平裝七〇元 精裝一〇〇元  
 ③現代女性相術 五版 飛雲山人著 定價五〇元  
 ④中國現代化與知識份子 四版 金耀基著 定價六〇元  
 ⑤為歷史作證 高上秦主編 平裝一四〇元 精裝一八〇元

# 精裝一八〇元

- ⑥政治革新與現代化 胡佛著 排版中  
 ⑦民主的春雷 胡佛著 排版中  
 ⑧追尋民族音樂的根 許常惠著 定價五五元  
 ⑨山河錄 溫瑞安著 定價七五元  
 ⑩動亂中的三大洲 賴景瑚著 定價四五元  
 ⑪懷人紀事集 樂恕人著 定價七〇元  
 ⑫時報兒童畫選 中國時報主編 定價一六〇元  
 ⑬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 洪義男編繪 定價五〇元  
 ⑭美好的人生 李若石譯 定價四五元  
 ⑮畫我故鄉 三版 藍蔭鼎著 平裝一三〇元 精裝一七〇元

- ⑯花魁 高陽著 定價五〇元  
 ⑰羅莎夫人 羅久蓉等譯 定價六五元  
 ⑱針鋒密謀 翟俊平等譯 定價六五元  
 ⑲夢幻騎士 古蒙仁著 定價七〇元

- ⑦期待批評時代的來臨 沈謙著 定價六〇元  
 ⑧時報法律顧問第二輯 五版 林世華律師著 定價五〇元  
 ⑨現後西貢—西貢淪亡記續集 歐清河著 定價七〇元  
 ⑩美學的厄運 陳繼法著 定價七〇元  
 ⑪五四與中國 周陽山主編 平裝二二〇元 精裝二六〇元  
 ⑫悲涼之旅 金恒煒·張文翊合譯 平裝八〇元 精裝一二〇元

- ⑬誰來關心我 鄭羽書著 定價六〇元  
 ⑭民間戲曲散記 邱坤良著 定價六五元  
 ⑮中國傳統醫學史 陳勝崑著 定價七〇元  
 ⑯科學與古老的中國 蔡仁堅著 定價六〇元  
 ⑰中國飛行 梁景峯譯 平裝一五〇元 精裝一九〇元  
 ⑱追憶集 張研田著 定價四五元  
 ⑲向前看中國 吳建國著 定價六〇元  
 ⑳中國大陸抗戰文學 高上秦主編 平裝九〇元 精裝一三〇元

- ㉑時空的筆記 李利國著 定價八〇元  
 ㉒香火 吳念真、陳銘礪、林清玄著 定價五五元  
 ㉓心身醫學 鄭泰安著 定價六〇元  
 ㉔未完成的悲劇第二輯 莊易著 定價五〇元  
 ㉕臺灣經驗與中國統一 卜大中編 定價四五元



- ①未來社會的競爭 秦鳳樓編譯 定價五五元  
 ②呂炳川音樂論述集 呂炳川著 平裝一〇〇元  
 精裝一四〇元  
 ③茶邊論畫 林聲琴著 平裝一〇〇元 精裝一四〇元  
 ④季辛吉回憶錄 羅久蓉／莫昭平合譯 平裝五五元  
 精裝八五元  
 ⑤你是音樂家 游昌發著 定價五五元  
 ⑥皮膚保健 吳英俊醫師著 定價五五元  
 ⑦形而下之道 凌岡泉醫師著 定價五五元  
 ⑧新文學的傳統 夏志清著 平裝一一〇元

- 精裝一五〇元  
 ⑨青舍散記 傅述先著 排版中  
 ⑩中西比較文學論集 排版中  
 ⑪虎口餘生錄 李永剛著 排版中  
 ⑫萬里風煙散文集 葉維廉著 排版中  
 ⑬飲之太和 葉維廉著 排版中  
 ⑭尋找老臺灣 馬以工著 定價六五元  
 ⑮中美關係問題論集 丘宏達著 排版中  
 ⑯向現代開拓 楊蔚著 排版中  
 ⑰共黨治下四年的越南 何燕生著 定價五五元



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

時報書系 ⑭

青青子衿

著者 陳曉林  
 發行人 儲京之

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
地址 臺北市大理街一三二號

電話 三〇六八四二

郵政劃撥 一〇三八五四

印刷 文群印刷有限公司

地址 台北市萬大路四九三巷廿八弄一號

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

十一版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三十一

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二一四號

定價新台幣五十五元

如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，請寄回調換

本書原由言心出版社出版，自再版起改由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印行。